

敦煌变文

DUNHUANG
BIAN

邱华栋

著

敦煌变文

DUNHUANG
BIAN

邱华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读者出版社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敦煌变

作者：邱华栋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04月

ISBN：9787020198030

字数：141千字

(Free书分享更多搜雅书)

第一窟

第275窟，一个沙门

第275窟是一座纵长方形的洞窟，盝形顶，这是屋顶的一种样式，就是中间凹进去、有四个正脊围成的平顶。进去之后我颇感意外，因这个洞窟的正面没有开佛龕，而是直接塑造了一尊交脚而坐的大型弥勒佛像彩塑，高三米多，靠近弥勒佛像的时候，会为佛像的高大感到震撼。

这是北凉时期开凿的洞窟，有一种浑朴大气的感觉。只见眼前这尊弥勒佛交脚而坐的彩色塑像，面相敦厚圆实，神情是庄严的，没有明显的微笑，而是有某种凝视的禅定。佛像头戴三面宝冠，宝冠的正面又雕出一尊化佛。

仔细看这尊佛像的面部，鼻梁高隆，目光向下凝视，眼珠突出。这样的面相带有印度佛教塑像的某种特点，只不过已经有些西域化了。佛像交脚坐在双狮子座上。座位两边的狮子，约一米高，并不威猛，倒像是两只大狗。佛像的背后是倒三角形的靠背，上面有圆形连珠图案。佛像的脖子上戴着璎珞，靛蓝色，稍显褪色，上身似乎是半裸的，可以看到肩膀上披着一件薄薄的巾帛，腰间穿一件羊肠裙，也是三角形，但圆弧线下垂，盖住了小腹。左手向下伸出，手掌向上，施与愿印，右手向前推出，手掌应该是张开的，施无畏印，但现在佛像的右手掌已经缺失。

洞窟的南北两侧，也就是佛像左右两边的洞壁上侧，各开了一排小佛龕。靠里面的各有两个阙形龕，靠外面的各有一个圆拱形龕，叫双树龕。在阙形龕内，塑造了交脚菩萨像，和洞内的佛主尊像是一样的，同样是肩披薄薄的帛纱，头戴三面宝冠，与大像呼应。不同的是，这四个阙形龕内塑造的四尊交脚菩萨雕像的手势有些变化，有的是施无畏印和与愿印，有的做转法轮印，有的则双手交叉叠在胸前。

在两边各一个圆拱形双树龕内，塑造的是思惟菩萨像。两尊思惟菩萨像的动作相呼应，北侧双树龕内的思惟菩萨塑像，右手支着下巴，右肘支靠在右膝上，右腿又支在左腿膝盖之上，左手在抚摸着右脚。南侧双树龕内的思惟菩萨像就像是镜子里的映像那样。这些交脚菩萨像，实际上塑造的是西方净土世界兜率天宫里的弥勒形象。北凉时期，河西地区战乱频繁，作为未来佛的弥勒佛因信仰的现实需要而大为流行。

洞窟南北两壁的小佛龕下的洞壁上，都绘有壁画。北壁画的是五铺佛本生故事，也就是释迦牟尼前世为求得正果而忍辱负重、牺牲自我的五个故事。

第一个本生故事，是《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本生》。说的是古代印度有一个叫毗楞竭梨的王，为了能听到上等佛法，做出有求必应的承诺。于是，一个叫劳度叉的婆罗门前来应征，说他能出上等佛法偈语，但要求毗楞竭梨王甘愿忍受在他身上钉一千颗钉子。画面上，毗楞竭梨王交脚坐在中间，旁边是劳度叉，左手扶着钉子，右手挥动锤子，正在往他身上钉钉子。毗楞竭梨王身上有一些绿色的斑点，是已经钉进去的锥形钉子的印痕。王的左边，画有一个人在掩面而哭。

第二个本生故事，是《虔阇尼婆梨王剜身燃千灯本生》。简言之，讲述的是虔阇尼婆梨王为了能听到真言妙法，忍受劳度叉在身上剜了一千个洞，点燃一千盏灯的故事。

第三个本生故事，是《尸毗王割肉贸鸽本生》。讲的是尸毗王为了拯救一只被鹰所追杀的鸽子，甘愿割掉自己身上的肉来喂食老鹰，换取鸽子的生命。

第四个本生故事，是《月光王施头本生》。讲述古印度有个月光王乐善好施，有个叫劳度叉的婆罗门前去索要月光王的头，月光王告诉劳度叉，他已经布施了九百九十九颗头颅了，现在是第一千颗，就让劳度叉把他的头砍掉拿走。

第五个本生故事，是《快目王施眼本生》。讲述快目王将自己拥有的一双能看到四十里之外的明亮眼睛，施与一个瞎眼婆罗门的故事。

只有舍生取义，才能获得笃信佛法的圆满，是这五铺佛本生故事壁画要表达的内容。画在北壁上的五个佛本生故事，表达的是大乘佛教的“六度”思想，这六度分别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

在这个洞窟的南壁，画的是佛传故事，也就是释迦牟尼一生的故事壁画。释迦牟尼的含义，指的是释迦族中的圣人。在南壁，现在可见三幅佛传故事壁画，表现的是出家之前的悉达多太子在结婚之后不喜欢游玩，仍想出家为僧。国王就十分焦急，和大臣商议，让太子出去到城外转一转，散散心。结果，就有了悉达多出游四门的故事。他从城的东、西、南、北四个门分别出去一趟，在东门外见到了老人，在南门外见到病人，在西门外见到死人，出了北门，见到了一个僧人。由此，悉达多太子感悟到，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出家为僧，寻求佛法真谛，才能求得解脱。于是，悉达多太子舍弃世间的一切牵挂，最终夜半出城，云游出家。

因岁月漫漶，壁画缺失一组，但悉达多出游四门的故事，应该就是南壁壁画要表现的内容。在画面上，可见绘画风格稍嫌简约，浑朴生动。

她还在那儿，她还没有走。我不会见她，我也不想见她了。

什么是牵挂？这就是，我心里有她，这一点是确定的。这也就是我走进这个洞窟的时候能感受到的我的心象。可我出家了，我不再是一个俗世的人，我要忘记她。可这谈何容易？她就是那么一路打听着跟过来的。我说，洞窟你不能进，你进去了佛祖会生我的气。可能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太过肃然，她感到害怕，但她就在洞窟外面徘徊，走过来走过去。虽然我没有朝外面看一眼，可是我知道她就在外面，就在等着我出去，和她一起回去。

我不可能回去了。我一路走，到达沙州，从沙州过来是骑着一头驴。后来，驴腿瘸了，不能走了，我就徒步。我走啊走，走到三危山的对面，那个时候是傍晚，太阳刚刚落山，我忽然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在三危山那锯齿状的山体映衬下，晚霞的千万道金光在山间闪耀，就像是佛陀的光芒化为灿烂的云霞从山的背后放射出来。那个瞬间，我彻底被震撼了。我感觉到这里是神圣之地，是奇妙之所，是我可以忘却尘世烦恼，斩断情丝之处。那万道霞光，难道不是指引我在这里停下来的智慧之光吗？难道不是沐浴我的启示之光吗？

我不由自主地跪下来，双手合十，对着三危山的万道金光诵念经文。等到金光消失，我看到三危山的山体变得黢黑，金光隐去，我的内心已被点亮。这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河谷地带。一片树林横亘在山崖前。我身边，有几座和尚的葬塔，塔尖伸向天空。

我快步向山崖那边走去，我隐约看见那边有些什么动静。有一条浅河，在一片赭红色的山崖前流过，一排大叶杨树长得很整齐，叶子哗啦啦作响，似乎在欢迎我的到来。我看到，在眼前的红色山崖上，已经有几十个禅修洞窟被开凿出来。我走到山崖之下，眼前的红土石崖上，可见有很多洞窟，也许不很多，起码已经有几十座。都是一些向佛之人，请工匠在这里开凿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看到了三危山晚霞消失之前的金光四射。我快步朝洞窟走去，我发现有的洞窟开凿得很高，需要借助木梯爬上去。那些洞窟里可能有人，但他们不会出来，他们在里面坐禅，进行着禅修。

我走进了一个洞窟。我必须按照天意对我的指引，随意走进一个洞窟。我不知道这是谁修建的，供养人是谁。洞窟里面没有人，我一眼就看到在这长方形的洞窟之内，有一座佛像迎面坐在那里，交脚而坐。佛像好像在招呼我：进来，进来吧，你进来了，就忘却尘世了。你进来就能斩断烦恼丝了，进来吧。

洞窟里的光线十分昏暗。此时，已经是傍晚，太阳疾速地跌落到三危山北面之后，大地变得晦暗，天地之间升腾起一阵寒凉。我能感觉到这种寒意，不禁搂住自己的肩膀。我走进洞窟，内心顿时感到了安详。借助一点不知道从哪里映射的微暗光影——或者就是我的眼睛在起作用，我看到在这个不大的洞窟里，两壁都有佛龕，也都有菩萨雕像。在洞窟的四壁，包括我头顶的天井——其实不是天井，叫藻井，是覆斗形的，都画着壁画。

是谁在这座洞窟里塑了佛像，在四壁上画下了佛本生和佛传故事壁画？是谁，在这人迹罕至的山崖上，开凿了这些洞窟？又是谁，引导我走进这洞窟？我不知道，我心里有着千般的感慨和万般的疑惑，都要在这里化解了。

我放下背囊，感到又冷又饿。我要休息了。现在，这里是我的洞窟，我必须休息了。我躺下来，虽是夏季，可晚上依旧是寒凉的。

远处传来了一阵阵的狼嗥。狼嗥的声音凄厉而悠远，不知道这只狼在召唤着什么，也许是在召唤同伴，它发现这里有了人，正在洞窟里。可我不怕狼，我的背囊里有利刃。我不怕坏人，也不怕野兽。我只要在洞窟里，就有佛祖保佑我。我看到了佛光万道。我躺在洞窟里。我累了，我走了那么远的路来到这里，是为了把我内心与尘世的一切因缘都了断，无牵无挂也无碍，就这样才是最好。

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年，在凉州，我家是大家族，田产、畜产都有很多，且几代人都和河西地区的其他大家族有联姻。可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就我一个男丁。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我父亲娶了两个小妾，生下来的都是女儿。我妈妈去世很早，我的家族对我这根独苗倍加宠爱。

有一天，我在门口和一些富家子弟玩耍。那时，我们这班富家少爷都喜欢在街上遛鸟斗狗，起哄架秧子，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很多人对我们侧目而视，赶紧躲避开，也并不搭理我们。我们倒都上学堂，可凉州大儒的那些说教，真是让人感觉要喷饭吐血。我们生来都衔着金汤匙，对那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屁话”并不在意，更不用说好好读书了。

说的还是那一天，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一如往常，在凉州城的街上遛，手里拿着各种玩意儿，牵着大狗、拎着鸟笼子的都有。拐过街角，看到几个乞丐躺在那里要饭。他们看到我们来了，装瘸装傻的、装眼瞎的，都立时好了，站起来就跑，我们就在后面追，拿起土坷垃扔过去，砸这些臭烘烘的要饭的。

接着，远远地，一个游方僧人身穿黄色袈裟走过来，右手里拄着一根拐，左手里托着一个钵。见到我们并不躲避，一看就知道是外面来的。我们中有一个小子装作不留意，手一松，一只本来牵着的大狗带着绳子就冲了出去。

俗话说，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这只大狗欺负人欺负惯了，汪汪叫着就向那个游方老僧人冲过去。眼看着就要一口咬住僧人的大腿把他扑倒，想不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僧人一低身子，手里的拐杖就横扫过去，只听一声惨叫，腾空扑过去的大狗，在半空中被拐杖砸中右腿，倒地之后就呜呜叫着，翻滚着，狗腿已被打断了。

纨绔子弟们一看这老僧人身手不凡，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有的小子嘴里就开始不干不净的：老秃驴你找死啊，你在凉州还敢造次！把我的狗腿打断了，你得赔，你得赔！我看你这秃驴还能走出凉州的城门不！话是这么说，可都不敢上前，气势似乎没有那么雄壮。毕竟是狗先扑人的。

老和尚不搭理我们，起身兀自往城门外走。我站在那里没有动。我忽然感觉有点灵异，似乎我在哪里见过这个和尚。我们中间的小子一看和尚要走，七八个人一下子冲过去，挥拳就打，打算来一个群殴老和尚。就在这时，我看到老和尚在凉州城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眼睛都不往后面看，一伏身，连着一个、两个、三个扫堂腿，就把七八个少年全部打倒，小子们在地上滚作一团，浑身都是灰，哎呀哦，啊哟哎，叫个不停。

老僧人手里的钵还托着，神情镇定。他走过来，定神看着站立不动的我：少年，你叫什么？

我说我叫令狐安。

他笑了，令狐家的，好啊。我是乐傅和尚，从敦煌来。他走过来，用手摸了摸我的脑壳，手感很重。我看你骨骼清奇，目光灼灼，很有些慧根。你跟他们这帮混账小子不一样。你会继承我的衣钵，今后你会出家为僧。等到有人找你，让你来敦煌千佛石窟找我，那就是我的圆寂之时，也是你的出家之时了。你要记住啊。

乐傅和尚朝我微微一笑。我正在疑惑之际，只见他转身就走，在傍晚的霞光中，噌噌噌噌，步法很快，向西门疾走。我望着他的背影，恰巧看到西门外的晚霞铺在他身上，就像是他在放射着满身金光，一下子就看不见他了。

那天，其他的事情我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这个乐傅和尚和我说的话。

又过了几年，我年满十八岁，家里给我定了一门亲，是凉州大家族赵家的女儿赵娉婷。赵家祖上在汉代就是官宦，先从南阳迁到长安，又从长安迁到凉州。我们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赵家小娘子赵娉婷刚满十六岁，长得煞是好看。我们本来就认识，她是家里的独女，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刚好和我家相反。她是赵家的掌上明珠。经过说媒的撮合，我们就正式订婚了。

在凉州，大家族之间订婚是一件大事。令狐家族和赵氏家族举行了一场欢宴。一时之间，两家大宅子都是张灯结彩，在凉州也传为美谈。我和赵娉婷属于青梅竹马，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有两句诗可以形容她的容貌：“名花夺于颊红，初月偷于眉细”。赵娉婷的美丽，比绽放的鲜花还要娇嫩，比初升的月亮还要皎洁。所以，这一次的订婚宴十分隆重，两家大宅里都是热闹非凡，订婚仪式很隆重，令狐家、赵家的几代人物全部出场。

夏天里，凉州天气炎热，不时有飞鸟热得受不了，从空中坠地。这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正午时分，正是订婚宴开餐的时间，礼宾司仪在举行过订婚仪式之后，高声宣布：诸位宾客，开宴！于是，一阵爆竹声声，炸得欢天喜地，锣鼓唢呐响起来，我和赵娉婷双双走过来，在众人瞩目之下互相施礼，然后拜见双方父母、各位亲友。转了一圈，正要坐下来吃饭，我冷不丁看见从宅子门外，走进来一个身穿黄色袈裟的年轻和尚，手里托着一个钵。有人拦着他，他格挡开，二话不说，径直走到我跟前：令狐公子，师父乐傅和尚派我来，让我把钵交给你，此时，他已在千佛洞圆寂了。他把手里的钵递给我，我犹豫着接过来之后，这个年轻和尚转身就走，一下就消失在门口了。

我手里举着那个我曾经见过的钵：我要出家了。

我不想再详细叙述我是如何摆脱家庭的羁绊，来到这里的。起先，当我在订婚欢宴的第二天，手里托着那个钵，到我的父母面前说，我要出家为僧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然后，我又去告诉赵家这个事。小娘子赵娉婷她一下子愣住了，她完全想不到我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和举动，她不理解，感到受到了羞辱，当天就想投井而死，被父母亲拦住，一下子卧床不起。

我被父亲母亲看住，锁在宅子里，不让出来，我就绝食。几天之后，还是那帮小时候的玩伴帮了我。他们了解我，一旦我做了决定，是不会改变的。入夜，他们翻墙进入我家，打开窗户，用绳索将我拉出去，然后搭人梯让我翻越了令狐家高大宅子的院墙。

我是半夜逾城而去。半夜逃出家庭，我到哪里落脚呢？我手里托着钵，那是乐傅法师给我留下来的。我就先到凉州仙岩寺落发为僧，成为沙门比丘。我的家人听说后，派人围住仙岩寺，让僧人把我交出来。我攀上树逃到了后山。而后，我独自上路，历经数十天的波折，才来到敦煌千佛洞，来到这个洞窟中。

如此说来，我是响应了乐傅和尚的召唤，来到了三危山下的敦煌莫高窟。

一大早我醒来，感到身体僵直，饥饿困乏，就走出洞窟。我看到有些游方僧人和禅修僧人，在这片红石崖下，远远近近地走动。我一边吃着干饼，一边攀援到红

石崖顶，但见崖顶的西面是无尽的沙丘。我转身，看到此刻的朝霞正把三危山映照得一片金光。这又是一片佛光胜境的景象，我心潮澎湃。我似乎看到乐傅法师年轻时来到这里，也和我一样看到了这万道金光，决心在这里开凿石窟、修成正果的那个时刻。我的心顿时宁静了。

后来，我在崖外的寺庙挂单后，每日都到洞窟中苦修坐禅。给我钵、给我传递消息的那个年轻的僧人，我再也没有见过。我在千佛洞找他，没有见到他。修禅十分艰苦，在这片山崖的北区，一些修禅的和尚开凿了不少生活窟，平时，他们就住在那边。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没有人去问别人的事情，也没有人问我。每日，天亮之后，我们纷纷从生活窟走出来，前往南区的禅修窟。

在山崖上，更多的洞窟正在被开凿。有的洞窟的开凿需要好多年，供养人也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供养人，有穷苦的、卑贱的，也有平常人家和富裕户，还有达官贵人做供养人。供养人都要从沙州雇用开凿石窟的人。在莫高窟，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知道我是乐傅和尚生前点化的人，对我另眼相看。乐傅和尚在这里有石窟的开创之功。可到底哪一个石窟是他最先开凿的，没有人说得清楚。也有人告诉我，在我经常进行禅修的、有交脚菩萨坐在西壁的这个洞窟，就是乐傅最早开凿的。只不过这几十年，从前秦到北凉，有很多人在最早开凿出的洞窟上继续凿进，画壁画，做彩塑，已经不是原先那些石窟了。

在这个洞窟中，我在北壁下面的禅龛坐禅。每天都是如此。这个洞窟里的佛传壁画，仿佛画的就是我的生平，可那是释迦牟尼的生平啊。我经历了佛祖曾经经历的那些场景，一直到夜半逾城，我去仙岩寺出家为止。其实，我很早就意识到，生、老、病、死，是人活在世界上的终极面对。有很多问题在我脑海里翻转。每天坐禅，我和壁画上的佛传故事对话。我想到乐傅和尚点化我，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已经在思考死亡。在我的身边，在大家族里，死亡经常发生，人人在长大、变老，不可逆转。在凉州，死亡对于一些人来说是解脱，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仪式感的日子，而新生命也不断在家族中出生。人为何而生？每个阶段，又怎么变老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人之为人何为人？死亡是寂灭，是完全没有吗？生命最终的归宿就是死，那么，转世又是怎么回事？来世呢？这是不是骗人的把戏呢？人不过横竖就是一辈子，是不是就像佛陀的涅槃，真能够达到不生不灭？

我发现我的母亲在千佛洞这边徘徊。她由几个凉州的家族男丁陪伴，前来找我了。他们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找我。我起先躲开了，可最终还是和母亲相遇了。

我双手合十，站在宕泉河边的白杨树下，低头不说话。

母亲由两个族人男丁搀扶着，还是发髻高高、衣着华美，可她的神情很悲戚：儿子，自你出家后，你父亲已经一病不起了。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你。你就非要出家吗？你跟我回去。小娘子赵娉婷都快哭瞎了眼睛。你回去，你还俗还来得及。你是我令狐家的一根独苗。你太狠心了！

我双手合十，低眉顺眼，内心的滔天巨浪正在吞没我。我赶紧从她身边跑开。我要消失在北区那些洞口低矮的生活窟，进去就藏起来，不让他们再找到我。

我在里面坐禅，三天不吃不喝。我不能再让我母亲看到我。另外，我要斩断和她、和生我的这个女人的联系。六根要清静，要斩断人间的亲情与恩情。我哭了，我的泪水像是念珠一样滚动，在我的胸膛上、在我的手臂上、在我的手掌上。我伸出手接住我的眼泪，这些眼泪都化成了晶莹的水晶珠子。我拿一根线把它们都穿起来，我把这些晶莹的眼泪变成的珠子穿成了佛珠项链，我戴在胸前，感觉很冰凉。泪水流干，我的心变得坚硬。等到我再走出去的时候，我知道我母亲已经走了。

我站在红石崖边最高的地方，眺望凉州的方向。那里是生我之处，我母亲也在那个方向上消失。我再看一眼，然后，我就会忘记我的来处。

我必须在洞窟中艰苦修行。这是我的命运，乐傅法师生前做了那么多，我又能做什么？我问我自己，我达到自身的圆满，修成我自己的罗汉果，是不是都很艰难？我又找到这个交脚佛像所在的洞窟，我最喜欢这个洞窟的壁画。佛传壁画，还有五铺佛本生故事壁画，这些壁画，都是留给我的启示。

我母亲走了之后，又过去了大半年。开春了，一切都在萌发着生机。戒，定，慧，我也在每日精进。

有一天，我正在坐禅，忽然听到洞口传来一阵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一个人爬了进来。我定睛观瞧，这个人掀开头上的一顶草帽，竟然是个女人！她是赵娉婷。我实在太诧异了，我站了起来，走过去：你怎么来了？那么远的路，你一个人来的？你是怎么爬上来的？

我看着她，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人。掀去帽子，露出秀发，摘掉遮在口鼻处的罩巾，她比我记忆中的赵娉婷要成熟了，她长大了。她还是那么美丽，那么动人，让我情不自禁想到有一个族人写她的诗：名花夺于颊红，初月偷于眉细。现在，她的脸庞更加圆润，她看着我，分明在笑，又在哭。她激动万分，一下子扑过来，就在这洞窟中的方寸之地，她抱住了我。她的脸和我的脸如此靠近，她的眼睛和我的眼睛里的目光都像箭一样射进了对方的心灵深处。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内心的火焰足以把我烧成灰烬。赵娉婷她吹气如兰，赵娉婷她

身上的香粉气息吹进了我的鼻息，赵娉婷的头发在我的脖颈间轻拂。她热烈地亲吻我，把脸拱在我的耳朵边，此时此刻我方寸大乱，我怎么能把持得住？

我就是你的女人，你要跟我回去。我死也要把你带回去。你赶不走我。她说。她的眼睛里都是火。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身体已经发生变化，我沸腾着。此刻，她就像是一条蛇，盘踞在我的身体上。在这个禅窟，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让我匪夷所思。我压抑住情欲，我知道我的修为还远远不够。我推开她，我要破戒了，再这么下去，谁人能把持得住呢？我的怀里坐着一个本来就曾属于我的、饱满的、活生生的女人，她眼睛里春水荡漾，明眸善睐，正一往情深地看着我，我怎么办呢？哎呀，我怎么办呢？

我口中不停地念佛，请求佛祖加持。我必须稳定住心神。我不看她，我坐下来。我奋力摆脱她，坐进我的禅龕。这可能又是佛祖在考验我的，我双手合十。禅龕很小，她进不来，但她就坐在我对面用手摸我。我口诵戒律，闭上眼睛，赶紧稳定心神。她说她的话，有的话飘进了我的耳朵，断断续续的。她来这里，几百里的路，有族中的男人陪同，她就有了安全的保障。关键是得让她回去，让她死了这条心，既然我出家了，我就是出家人。

我是僧人，我不能和你回去。赵娉婷显得并不急躁，她已经经受了我在订婚宴上决定出家的所有打击和折磨，早就变得成熟了。她脱掉外衣，露出粉衣，就想让我破戒。我也差点破戒。啊，今天，我无论如何不能破戒，在这个洞窟里，我们俩，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我们相对而坐。我们是佛前的童男童女，我们一起禅修吧。

我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她说什么，我都不再开口，也不再看她。我的目光不能和她那热切的目光相遇。

一天过去了。她出去了，然后她又回来，带来吃的，素食锦，放进我的钵内。还有热水。只要有水，我可以不吃饭，三天不出去。可我无法把她强行推走。好吧，既然你来了，你就是佛祖的试金石。你来了，赵娉婷，我和你这一世有一个未了的因缘，那么，也许是我前世欠你的。我只能修成我的罗汉果，来世再报答你。赵娉婷，你娉娉婷婷，你婀娜多姿，你香气逼人，你眼波如流，你浑身发热，你青春活泼。很好，这就是你的生命应该有的样子，可我不能和你回去，我已经出家为僧。我在这里修行，我就是佛祖面前的坐禅人。你愿意在这里，我赶不走你。你愿意待着，你就待着吧。

过了一天又一天，我考验着我自己。她和我说什么话，她如何拥抱我，如何在我的肩头因哭泣和困倦而睡着了，我都不是无动于衷可我表现得无动于衷。我是不是佛前的阿难？我不知道交脚佛像怎么看我，佛像的眼珠子突出，多少有些呆板。佛祖啊你是怎么想的？你这泥塑凡胎，真的有灵性吗？洞窟里那几铺佛本生故事，就像是一幕幕的场景，在我的眼前流过。我不愿意去重复那些佛祖前世的故事。那可能也是我的故事。佛祖释迦牟尼降魔成道的故事正在发生。佛祖面对魔女的诱惑时做了什么？在《普曜经》中，魔女有三十二种绮言作姿，诱惑佛陀：

一曰张眼弄睛，二曰举衣而进，三曰訶并笑，四曰展转相调，五曰现相恋慕，六曰更相观视，七曰姿弄唇口，八曰视瞻不端，九曰嫫媪细视，十曰互相礼拜，十一曰以手覆面，十二曰迭相捻握，十三曰正住佯听，十四曰在前跳躒，十五曰现其髀脚，十六曰露其手臂，十七曰作鳧雁鸳鸯哀鸾之声，十八曰现若照镜……

啊，我渐渐地能够直视赵娉婷的眼睛了。这么多天过去，现在，我确实能够直视她的眼睛。三十二种绮言作姿，她都施展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的眼睛里不再有情绪，清澈见底。我不摇头，也不点头；我不肯定，也不否定。我禅定。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她会觉得我陌生吗？她只有觉得我是陌生人，她才能离开。

我不再走出洞窟了。任凭她怎么说，想怎么做，我都不再走出去了。外面那大千世界，早就化作我内心的净土。我不再出去，她看我，我看她，没问题。任凭她怎么对待我，我就是不说话，我修行。她感觉我变成了木头人？她哭了，又笑了，摇晃我的身体，我也跟着摇晃，可我的心意十分坚定，越来越坚定，我不会走出去。有一次她走了，我渐渐入定。我看到了更多的画面，可能是饥饿的原因，我看到了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更多画面，口诵《阿弥陀经》：

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华，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

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华。其土众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众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食时，还到本国，饭食经行。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她又进来。她步履很轻，带来一些鲜花和水果。那是幻象，也许是。她来到我坐禅的小龕前，惊讶地看着我。她伸出手触碰我，我不知不觉，是的，真是这样的，我变成了一具石头坐禅者。可我的灵魂心意都还在这石

头身躯里，人已经无法动弹。她推我，摸我；她哭，她笑。我都了解这一切，我看到这一切。

是的，我已坐化为石头禅者，在我坐禅小龕中看着她。我能听见她的呼喊，能感受到她的深情，她的眼泪，她的心形状。可我已经变为石头禅者。她慢慢安定下来，她凝视我，仿佛要把我刻进她的记忆之碑。她触碰到我的眼泪做成的那串佛珠，一瞬间，在我的右手腕上散落下来。她一颗颗地捡起来，聚拢起来，收入一个香囊里。她想了想，把我眼前的钵拿起来，揣在怀里。然后，她离开了。

她走出去的时候，身影在洞口挡住了阳光，洞窟内暗了一下。接着，她出去了，外面是光明世界。而洞窟之内，复归为一片永远的寂静。

第二窟

第285窟，一个凶徒



这个洞窟内因有大统四年、五年（公元538、539年）的榜题，可以判定为西魏时期所开凿，也是敦煌莫高窟中有纪年题记的早期洞窟。

这是一个禅窟。禅窟，就是佛教徒用于修禅、坐禅的洞窟。一进来就能感觉到，在这个洞窟内，有一种凝思的氛围。洞窟的主室正面，也就是西面，开有三个佛龕。方形的覆斗形华盖式藻井顶，藻井周围绘有垂幔和流苏，向四披过渡。四披有飞禽走兽和佛教图案组成的天象图，构成了洞窟覆斗形顶那十分繁复华美的图案。你如果仔细看，在覆斗顶的东披，绘有伏羲和女娲的形象，其他很多鸟兽飞仙等，带有中国神仙想象和佛教的融合。南披和北披则绘有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令人仰头观瞧的时候，心里顿生敬畏和向往。流线型飞动的大鸟和尾翼十分飘逸，并且有奇幻的感觉，看上去稍许有些头晕目眩。

在正面的三个佛龕中，最中间的是大佛龕，塑造了一尊端坐的佛像。佛像后面的两侧壁画，画的是印度密宗的帝释天等形象，下面还画了四大护法天王像。在大佛像左右的小佛龕中，各有一尊禅僧像盘腿而坐，似乎是结跏趺坐。这是依照现实中的僧人形象塑造的，禅僧坐像神情舒朗，眉毛宛如柳叶上扬，嘴角上翘，似笑非笑，显示出禅定的内心，一片清静沉静与一心向佛的安详。

在南北洞壁，各开了四个小禅窟，一共八个。每个禅窟，或者叫禅室，仅仅容得下一个人坐禅，说明这是一个典型的禅窟。在洞窟的北壁上，画有八铺壁画，都是说法图，也就是弘扬佛法时，为不识字的人讲说佛法的看图说话。八铺说法图的下面，每一铺下都是一组供养人的画像，并带有题记。上面说到大统四年、五年的墨书题记，就是写在这里的。

第一铺说法图是常见的二佛并坐图，也就是释迦牟尼和多宝佛并坐说法的壁画。其余的说法图，全都画的是一佛二菩萨的标准配置。

在洞窟的南壁上端，画的是莫高窟的第一幅五百强盗成佛的因缘故事。此后，其他洞窟所画的五百强盗成佛图，都比这个洞窟要晚。所谓因缘故事，一般就是讲述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故事。强盗成佛这样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话说，在古印度迦陀国，有五百个强盗聚集在一起，他们经常拦路抢劫，滥杀无辜，阻断和邻国的交通要道。后来，国王派兵前来围剿这五百强盗，把他们抓到后，处以酷刑，剜眼、割鼻、剁手、削耳，还把他们放逐到荒野上，让这些强盗自生自灭。

五百强盗在荒野上痛苦哀号，佛听见了，从天而降，给他们讲说佛法。这些强盗听了佛法之后醒悟过来，产生了悔意，并皈依佛法。佛就往他们身上撒神奇的药粉，他们的伤口全部愈合，器官都长好了，眼睛也复明了。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在南壁上端，整个因缘故事是以长卷的方式来展开。从左到右，依次画出强盗和国王派出的身披锁子甲、骑马奔跑的官军作战，战败后强盗被捕，然后被施以酷刑，强盗们哀号受刑之后，被流放在山林中，然后是佛祖现身说法，五百强盗听讲佛法，而后皈依的场景。这个绘画长卷，显示了无名画家那卓尔不群的表现力。不仅画面上的人物动作感十足，角色鲜明，而且画面上的人物无论是强盗还是官军，无论佛陀还是鸟兽，都处在更为宏大的场景之下，那就是对自然的描绘。城池、高屋、山峦、河流、树木、水池，都成为画面上栩栩如生的背景。在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但见在山丘环绕之下，还有鸭子、鹭鸶等水禽水鸟在水波荡漾的池子中游动。狐狸、山鹿等动物在山林里隐现，佛陀的身后翠竹掩映，整幅画面带有青绿山水风景画的悠然和生动。

洞窟南壁的下端，画的是宾头卢度化跋提长者及其姊妹因缘故事，和佛度恶牛因缘故事。这两个因缘故事画在莫高窟所有洞窟的壁画中，仅存在于这一处。宾头卢度化因缘，说的是一位叫跋提的长者皈依佛法后，他姐姐还是不信佛。佛祖派宾头卢前去度化跋提的姐姐。宾头卢就以各种方法来感化跋提的姐姐信佛，最终使她皈依佛门。在这铺因缘壁画中，只画了宾头卢倒悬空中、跋提给众人施饼的场面来表现这个因缘故事，构图比较简单。

佛度恶牛因缘，简单说，就是佛在通过有五百头恶牛的沼泽地时，降伏了领头一头恶牛的攻击，并为恶牛说法，恶牛死后转世到忉利天宫，得了须陀洹果。五百个放

牛人也皈依佛陀，成为比丘，最后得到了阿罗汉果，都修成了正果。

这个洞窟内，供和尚坐禅的小禅室，画了沙弥守戒自杀因缘故事壁画。这个因缘故事说的是古代印度有一个安陀国的长者，把儿子送到一位高僧那里受戒为小沙弥。后来，小沙弥去一个人家化缘，得到那家女儿的爱慕。女子百般引逗，沙弥守戒，坚决拒绝了少女的示爱。最后无法拒绝，引颈自杀。后来，国王知道了这件事，火化了小沙弥的遗骸，起建一座塔，进行纪念和供养。

我杀了好几个人。我是一个凶徒，有人追我，但我逃走了。我要逃得远远的，可这天地玄黄，到处都是人，我能逃到哪里去呢？那就向西！向人迹罕至的地方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主意。要是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待着，就会很容易被抓到，我就一路向西逃。可有一句话叫作“法网恢恢”，说的是佛法无边，有罪是逃不脱的。罪孽已然生成，我心里很是焦躁不安，备受煎熬。我逃啊逃，白天在脸上抹一些泥灰，晚上在脸上抹一些炭灰，这样在白天里我的脸看不清，晚上我的脸看不见，就没有人认出我了。

出姑臧城的时候，我看到城门边贴着我的画像。作为通缉对象，我正被官家追捕。我脸上有泥灰，还戴着一顶草帽。我把草帽的帽檐往下面一拉，半张脸隐藏在草帽的阴影里，就这么想着蒙混过关。我这么做是作茧自缚、欲盖弥彰，果然，守卫城门的人一把就把我抓住，我心里一惊，右手按住我腰间的短刀。我的帽子被抬高了，守卫看着我的脸：叫花子，你的脸太脏了，真臭，滚吧！他很嫌弃我，就松开了我。

我身上是很臭，那是因为我杀了人之后，在逃跑路上掉在了泔水池子里。守卫没有认出我，我出了城门。其实，我瞥了一眼贴在城墙门边上我的画像，不知道是哪个笨蛋画的，日奶奶的，画得一点儿都不像我。

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画画。在我家边上有一座庙，我在庙里玩耍，有两个画工往庙里的墙上画菩萨罗汉，进来个人，说画工画得不好，他想试试。

那个人就是老赵。我是个闲汉，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有时候顺手牵羊，偷点香客的东西。当时，我看到这个人戴着一顶草帽，帽檐压得很低，一直看着庙里请来的两个穿着青色衣服画匠在画菩萨。庙里的方丈也在，站在地上看画稿的模板，边看边指手画脚，对他们画的东西很不满意。

我溜达来溜达去，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这一天是阴天，庙里的香客少，我什么都没有摸到。我感觉那个戴草帽的男人看了得有半个时辰，然后掀开草帽的帽檐，对方丈说：方丈大人，我学过一点儿绘画，我给您画两笔试试。

方丈同意了，让两个画工停下，让这个人上场。这人就掀掉草帽，露出扎了发髻的脑袋。他拿着画笔，上了架子。我这个闲汉也走过来看他画。

只一个上午，他就画出来一幅观音菩萨像，那个美丽逼真，哎呀哦，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观音微微低着眼睑，似乎略带一点温柔的羞涩，峨冠博带，身上珠宝翡翠什么都有，雪白的肌肤——没错，在墙上，能看出观音像那雪白的肌肤在薄薄的轻纱之下若隐若现。我就继续蹲在那里，看这个人画画。他站在高高的木架子上，往墙上画那些菩萨罗汉五台山。眼看着一片青绿山水中出现了佛像、菩萨、金刚力士，还有五台山道场，清晰可见，蔚为壮观。

方丈对他十分满意，把两个画工赶走，让他留在庙里画壁画。我溜达过来，有时候，他让我给他当帮手，递递颜料盘子，或把画笔蘸湿了递给他。后来，他站在木架子上把四壁画完——其实，主要是东西两壁。南北屋墙的中间开了门，供人们进进出出，南门北门边都是罗汉像，那是塑像，背景简单画一下就好了。

画藻井的时候，他在木架子上搭了一块横着的木板，然后躺在木板上，仰脸画那佛国胜境，嘴里还在哼着佛曲。佛曲在他嘴里是一副懒洋洋、要死不活的那种腔调。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一个信佛的人，他画这些纯粹是为了谋生。因为庙里方丈看他画得好，就给他加了钱，让他来画这佛国胜境图。只听说他姓赵，他不说他的身世，好像是从外地逃来的。这是庙里的和尚告诉我的。

我就跟老赵学画画。他教了我几个月，我很聪明，很快掌握了绘画敷彩技法。有一天晚上，闲聊的时候，老赵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我说：师父，我不知道。你来姑臧，是为了混口饭吃吧？

他把门关好。徒弟，我看你人很聪明，我就和你说实话。我在南方，曾遇到一个游方僧人。这和尚告诉我，他在这个寺庙里待过，被方丈夺走了他手里的两尊金佛。方丈还把他赶走了，他愤愤不平。这个游方僧人继续云游，不知道去哪里了。可他说的话，竟然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了。我就很想到这座寺庙里，找找金佛。

我的眼睛亮了。我觉得赵师父把我当他的贴心人了。我说，师父，您找到金佛没有？

他抓住我的肩膀，看着我：徒弟啊，你会不会帮我一个忙呢？

我说：当然啊，师父，您比我爹对于我还重要，我当然万死不辞。

他点了点头，好，我告诉你，这几个月我都在寺庙里找金佛，琢磨方丈会把金佛藏在哪儿。我终于找到了！就在方丈室里屋的地下室里，有一道地门是个暗门，从那

儿进去之后，我不仅见到两尊金佛，一大一小，还有一些金元宝和银元宝，都是方丈藏起来的不义之财。

我感觉赵师父想干一件大事。我的心狂跳起来。没有人听到金佛金元宝不兴奋的，我也一样。我兴奋地说，师父，你说话，你说咋样就咋样！我一定跟着您干到底。

徒弟，你跟我一起，把金佛和元宝偷出来，然后，我们师徒二人远走高飞，怎么样？

听到远走高飞，我浑身冒汗，师父，怎么干？偷了金佛，我们去哪里躲避呢？

赵师父说：怎么偷，我告诉你。怎么逃，我也告诉你。那就是，向西走，我们去敦煌郡，然后再到于阗去。总之，跑得越远越好，只要我们手里有金佛和元宝，走到哪里都不怕。

我下了决心，说：好，师父，那我就跟定你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天晚上，按照赵师父的计划，我跑到方丈屋子里，给他来了一个调虎离山。我着急慌地对方丈说：方丈大人，不好了！弥勒殿那边的佛像身上，盘着一条大蛇，太吓人了！

方丈一听，说：那我去看一看，你来带路。他就跟着我，来到了弥勒殿。赵师父就趁着这个机会溜进方丈室，下手盗取金佛和元宝。

我带着方丈来到弥勒殿，却没有看到蛇。本来我在弥勒佛像身上放了一条菜花蛇，可眼下不见了。我在柱子和烛台周围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看来这条蛇很不配合，提前溜了。我很心虚：方丈，真有一条大蛇，可它现在跑掉了。刚才我在这里打坐，真的看见了。

方丈有点不高兴，他忽然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他是一个很灵的大胖子，他觉得我在调虎离山，就说：那你跟我走，到方丈室，我给你说说佛法。

我心里很忐忑地跟着他回到了方丈室。进门后一进里屋，他就发现地上一面毯子掀开了一角，一道掀门就在眼前，暗室就在下面。他很生气，打开这个木盖掀门，下面出现了台阶。他走进进去之后很快就上来了，说：你这个贼人！你里应外合，把我寺的金佛和元宝都偷走了！

我百口莫辩，我知道赵师父肯定偷走了金佛和元宝，然后逃走了。我被方丈骂得狗血喷头，他大声责骂我，问我谁是同谋犯？看我不吱声，威胁着要把我交给官府，对我处以凌迟。

我吓坏了，情急之下，我抓起供桌上的一柄铜制佛像，猛地砸到他的脑袋上。我——不做二不休，砸了五六下，就把他砸死了。我杀了方丈，怎么办呢？我想了想，就把他推到那个暗室里面，重新盖上木盖掀门，挪过来地毯，方丈室里屋恢复了原貌。

我的心怦怦跳，我觉得自己上当了。那个赵师父也骗了我，眼下他拿了金佛和元宝，一定跑掉了，撇下我来顶罪。他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

现在，我变成了杀死方丈的罪人。真是一念之间，我就成了杀人犯，这可怎么得了？我一定要找到赵师父，他跑到哪里了呢？我忽然想到，赵师父说过，他有一个相好的女子，就在姑臧的南城，是一个漂亮的寡妇，开了一间布匹店。他兴许躲到那里去了，我要去找找。

我揣着一把利刃，绑腿上也绑了一把尖刀。我收拾停当，就去那个布匹店找他。我找到了那家店铺，可店铺的门关着，没有开店。难道他们跑了？我围着屋子转了一圈，从后墙翻进她家的院子，看到后屋门也紧闭着。当时已是傍晚时分，天色昏暗，我听到屋子里似乎有什么声音和响动，我就蹲在外面偷听。

果然，赵师父和他的相好、那个布匹店寡妇在屋子里正淫乐呢。哎哟，一阵阵快活的女子浪声传出来，搞得我脸热心跳。这两个狗男女！等着我宰了你们。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们消停了，然后在说话，说的都是未来的打算。

他们说话的大意，就是要连夜收拾好，往敦煌走。赵师父还嘲笑我，说我就是个笨蛋，估计已经让方丈当贼抓起来了。我听到这里，气得冒烟。老赵和小寡妇就要远走高飞、逍遥法外了。可他们想不到，我都听到了。我在屋外是恶向胆边生，我是一个泼皮，可是我并不想杀人，结果今天我失手一下子把方丈打死，根源还在老赵这里。想到这里，我怒火万丈，拔出短刀，推开门冲了进去。

油灯光影的晃动中，只见赵师父和小寡妇这两个狗男女光着身子，正打算起身穿衣服。我大喊一声：姓赵的，你把我害惨了！他们猝不及防，惊慌失措。我冲过去就是一顿猛刺。我学过一些拳脚，我知道人体哪个部位容易受到伤害。我的刀刺出去，扎在这对狗男女的身上。寡妇的尖叫声十分恐怖，赵师父闷声不响倒下了。我欣快无比，感觉到惩奸除恶的那种快意恩仇。

他们倒下去不吱声了。我停下手，把他们翻过来，仔细察看，两人都死了。

我转身看到了在床头柜上放着的包袱。我打开，里面有两尊金佛，一大一小，还有一些金元宝和银元宝。我想，我必须冷静地想一想，我应该去哪里。我去水盆边洗手，脱掉血衣，换上小寡妇给老赵准备好的干净衣服，把金佛重新包好。我翻遍了寡妇的屋子，找到一些碎银子，也都拿上，然后趁着夜幕，向西边逃去。

从姑臧到甘州，从甘州到肃州，从肃州到敦煌，这一路我走走停停，十分辛苦。我在逃亡的半道上，买了一头驴代步。我逃到甘州，驴累坏了，我就把黑驴卖给一家餐馆，又买了一匹枣红色走马，继续逃往肃州。到达肃州，枣红色走马也累坏了，我又买了一匹白马。在肃州的一座寺院门外，我买了几卷佛经抄本带上，装成礼佛之人，继续往敦煌逃窜。

我到达敦煌。在城内四下溜达，我感觉这里的人十分警觉。或者是我自己做贼心虚，总觉得有人在观察我。我很小心，时刻惦记着我那装着金佛和元宝的包袱，每到一地方，就小心地先把包袱藏好。可能在敦煌，本地人就是喜欢观察来这里的外来人。在东西大道之上，敦煌刚好是一个驿站之城。东来西往、南来北往的人多，驿站也很多。在驿站的客房里，有柜门可以上锁的小柜子，我就把包袱放进去，用铜锁锁起来。

我在敦煌住了几天。有一天，我碰到一个豪门大族出行的人马车队。这个豪门是敦煌的大族，他们要去敦煌莫高窟千佛洞，供养自家的家族功德窟，礼佛诵经。我站在客栈门口，看着豪门大族前去千佛洞礼佛的阵仗，前面有开路的马队旌旗招展，吆喝着闪开！闪开！接着是盖着帘子的豪华马车五六辆奔驰而过，里面肯定坐着女眷。车身雕梁画栋，装饰有流苏，车轱辘高大无比，驾车人威风凛凛，一副牛烘烘的样子。这种马车善于走流沙路。骑在马上男子有好几十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

我听说，在敦煌东南方五十里的一面红石崖上，已经开有洞窟几百个。在那里，开窟人、画匠、泥塑匠、礼佛人、游方僧人、坐禅修禅僧人有很多，是一个既清静又热闹的地方。我觉得那里可能是我最好的藏身之所。我想，在敦煌城内容易被官府追捕，不妨去敦煌千佛洞探探虚实。一来，我可以在那里找个洞窟，当个画工画壁画，挣点儿饭钱——我带的碎银子花得差不多了快没钱了；二来，栖身于五方杂处之地，没有人会关注我，我可以好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继续向西走到于阗呢，还是就地找个营生隐居起来。

我就骑着我的白马，驮着几卷佛经，装扮成一个礼佛之人，前往莫高窟千佛洞。

我到了千佛洞，这里果然十分热闹。虽然处在鸣沙山的窥伺之下，红色崖壁之上，仍然开凿了很多洞窟。开窟人、画匠、修禅僧人来来往往，少说有几百人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走动。崖壁上开好的洞窟就像是黑洞洞的眼睛，凝视着东边的三危山逶迤而去。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有一道白杨树林和一片平缓的坡地。

骑在马上，我眺望着这片香火繁盛之地，我的心忽然变得安稳了，杀了人的那种罪恶感减轻了一些。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希望能变成一个正常人，有一个正常的结局。回想起来，我不是非要杀人，可我就是很倒霉，情急之下一下杀了三个人。

这个下午，我策马来到了洞窟前，一个一个洞窟探望。见到洞窟里有人坐禅或者在画壁画，我就和他们打打招呼。崖壁边搭着好多脚手架，一些开窟人正在开新洞窟。有不少僧人出没于洞窟之间。洞窟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红色崖壁上，进进出出很多人，这里看来正是我躲避的合适之地。

我把白马系在洞窟前的一棵杨树上。那里有一些拴马桩，有不少骡马拴在那里。我找了一个二层的洞窟，攀援进去。一走进去，就感到光线暗了下来。这个洞窟是一座方形功德窟，不知道是谁开凿的，完成没几年，里面的壁画十分鲜艳，主龕的佛像端坐在那里。这也是一座禅修窟，在南北两壁的下端开了一些禅修的小龕，小龕中的坐禅禅师像也都栩栩如生。下午的阳光已经西移，反射进洞内的光线很清淡，显得朦胧一片。很奇怪，进入这个洞窟之后，我忽然感到格外的安详。我把身上背着的装有金佛和元宝的包袱和几卷佛经，小心翼翼地放到主佛龕佛像的脚下。抬起头，我看到佛陀像在对我微笑。是的，佛像在对我微笑，我也朝佛像微笑。

我在主室铺开带来的铺盖，躺下来，感觉很疲乏，一下子睡着了。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我做了很多梦。在梦中，都是各种人要来抢我带的金佛和元宝的情节，总之，我睡得并不踏实。醒来后我发现天已经黑下来，我就点燃蜡烛，赶紧看我那个装有金佛的包袱。它还在佛像的脚下，安然无恙，我放下心来。

我举着蜡烛，仔细察看这个禅窟的佛像和壁画。佛像塑造得很简洁，面目慈祥。壁画却华丽万端。因我跟着赵师父画了大半年的壁画，对很多佛传故事、因缘故事、经变故事画都比较熟悉，这时，我在烛光之下看到了洞窟里的《五百强盗成佛因缘》长卷故事壁画。

这个五百强盗皈依佛祖的因缘，说的是在古印度迦陀国，有五百个强盗啸聚山林，他们经常拦路抢劫，滥杀无辜，阻断交通。后来，国王派兵围剿，抓到以后处以酷刑，剜眼、割鼻、剁手、削耳，还把他们的放逐到荒野上，让这些强盗自生自灭。

我看到眼前的壁画中，表现出五百强盗在荒野上的树林里痛苦哀号的情景。佛听见了，从天而降，给他们讲说佛法。这些强盗听了佛法，醒悟过来，产生了悔意，最后全都皈依佛法。佛就往他们身上撒神奇的药粉，他们的伤口愈合，眼睛也复明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因缘故事以长卷的方式展开在南壁上。从左到右，依次画出强盗和国王派出的身披锁子甲、骑马奔跑的官军作战，战败后被捕然后被施以酷刑，强盗们受刑后被流放在山林中，佛陀现身说法，五百强盗皈依的场景。这个绘画长卷，让我看得心惊肉跳，大汗淋漓。我忽然有一种被一股神秘启示醍醐灌顶的感觉。我作为一个杀人逃犯，真是鬼使神差，跑到了这个洞窟里，在这样一个晚上，看到这样一铺因缘故事壁画，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把蜡烛放到主龛上，面对着交脚佛像，跪了下来，大声祈祷起来。我开始向佛祖倾诉自己的罪过。佛陀啊，我杀了人，而且不止杀了一个，杀了三个！我是杀人犯，是逃亡者，逃到了这里，鬼使神差，进了这个洞窟，看到了这一铺壁画。在佛祖的面前，我要忏悔……

我就一五一十，向佛像诉说，我是怎么杀了方丈，我手里的铜佛像砸到方丈的后脑壳和太阳穴上的时候，就像是砸在我自己的脑壳上和太阳穴上一样痛苦。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想杀他，可我下手了，这是为什么？佛祖啊请告诉我。我感觉受了赵师父的欺骗，他把我推到了绝境，于是我去找他。他害了我，我听到他和姘妇小寡妇嘲笑我的话语，我又恶向胆边生，起了杀心。佛祖啊，我不想杀人，可我怎么又起了杀心？我用刀把姓赵的和那个寡妇杀了，我是不是犯了滔天大罪？我当然犯了大罪，杀了这两个人，我就一下杀了三个人。佛祖啊，我是杀人的罪人，现在我在你的面前跪着，我痛哭流涕，我要忏悔。我可能受到了金佛和金元宝的诱惑，金子放出的金光早就腐蚀了我的灵魂，我的贪婪让我最终背负了杀人的罪孽，我向杀人的深渊越走越深，不能自拔，我怎么办呢？佛祖啊，我现在就在你的面前，我不知道前路如何走。我不知道，我是要生，还是要灭……

我汗流浹背，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我看到那尊端坐的佛像在冲我微笑。在烛光的影子中，佛祖是不是对我有所点化呢？就在这时，我听到在我的身后传出一个声音：

真是佛法无边，回头是岸！你这个罪人，果真前来忏悔了。

我吓坏了，猛地转身，明灭的烛光之下，我看到北壁东端的坐禅佛龛中，有一个坐禅像正在说话。

我惊呆了，浑身毛骨悚然。我问，你是谁？

我是敦煌净土寺的不空和尚。我在这里坐禅，就是为了等你来。

我举着蜡烛冲到他跟前。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一尊泥塑或者石像呢，怪不得我方才进洞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他简直就是一尊坐禅像。刚才，他听到了我所有的忏悔，他现在知情了，这个不空和尚，我应该怎么对付他？我内心的恶在翻腾，杀人的欲望蒸腾而起。我要杀了他，杀掉这个知情人！这样就没有人知道我是杀人的凶徒了。我拔出尖刀，恶狠狠地说，你听到我刚才说的一切了？

当然，我全都听到了。佛法无边，回头是岸，我劝你放下屠刀，收起杀心。

胡说！我十分恼怒，我看他真不想活了。他坐在佛龛里，就是一个小个子，我一下就能扭断他的脖子。我转身从包袱里掏出绳索，冲过去一把揪住他，把他从坐禅佛龛中拉出来，三下两下就把他捆起来。

他被我五花大绑捆好了。我喘着气，在想怎么处置他。他本来是低着头的，这时，面朝我，大笑，说：凶徒，你这样做没用的，你捆不住我的。我有缩骨术。说完，他肩头耸动，左右一晃，缩成更小的身子，一下子从绳索中解脱出来，站了起来。

我惊呆了。缩骨术！这个僧人有点神奇。可我的杀心并未消泯。我大怒，我说：我要杀了你！我举刀向他刺去，他一闪就躲开了，面露微笑。我再刺，他再跳开，十分灵活。几次躲避之后，他说：凶徒啊，你内心的恶还没有散去。这样，我站好了，你来刺我吧！我就是来度化你的。凶徒，你刺不死我！我叫不空，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不空吗？是因为我已经内空如洞，没有血肉。你刺我，我的身体不会有一滴血流出来。你来刺吧！

我冲过去，猛地把手里的短刀扎进他的胸膛，然后我大步退回去。我举着蜡烛看着他，只见不空面带微笑，胸前的短刀刀柄兀自在颤抖。他用手缓缓拔掉短刀，说：你看，我的身体上没有伤口，没有一滴血流出来。你忏悔吧！凶徒，罪人，皈依佛祖吧！

我又去抓他，他一闪身，跳到主龕的龕台上，坐在佛像边上，开始大声念经，声如洪钟，要度化我。一听到他念经的声音，我就开始头疼了，我抱着脑袋。这个不空，果然是空空如也，分明刺中了身体却不流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烛光掩映中，主龕台上，我包袱里面的金佛和金元宝熠熠闪光。我的眼睛里都是金子的光芒。我眼神凶恶。我看着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他一手施无畏印，一手施与愿印，大声说：凶徒，你知道吗，佛法无边不是无妄之语。就是佛法无边，让你把金佛送回到敦煌千佛洞来的。我告诉你，你的赵师父在南方见到的那个游方僧人，法名法乘，当年就是从敦煌净土寺中偷了金佛两尊后逃走的。他逃到姑臧的莲台寺挂单，被方丈发现他有金佛，威逼之下，他把偷来的金佛交给方丈，方丈将他驱赶，并将金佛藏于暗室。法乘去南方当了游方僧人，因赵师父帮助了他，他就告诉赵师父这个秘密。赵师父随即起了贪心，他杀了法乘，之后去姑臧莲台寺寻找金佛。他果然发现了方丈的暗室，然后设计让你帮忙偷窃金佛。却未料到，一步错步步错，你杀了方丈，之后你又杀了他和一个寡妇。你就一路逃向敦煌。在这里，你在佛祖面前，把金佛拿了出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前不久，我在敦煌净土寺中，接到从南方送来的法乘的骨灰。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法乘有遗言对我说，要我在某天的某时某刻，在这个洞窟里，坐等一个人，他会前来物归原主，把金佛送回来。就在昨天，我按照法乘梦中告诉我的时间在这里坐禅。你果然出现了，还送来了金佛，而这金佛本来就是净土寺的原物。你说，这是不是佛法无边，你是不是应该放下屠刀，回头是岸？

我惊呆了，双目有撕裂感。我崩溃了。我跪倒在地。天哪，果真如此啊。就是这样的，我相信他说的话。我把金佛重新送回来，是按照佛祖旨意。我磕头如捣蒜，

说：不空法师，度我！我应该怎么办？不空法师，救我！

不空和尚跳下龕台，走到我身边，双手合十，俯身对我说：你现在就跟我去敦煌，前去官府自首，言明你犯下的杀人罪行。之后，我会让你剃度出家，皈依佛门，这样你会被免去死罪，因你把净土寺丢失的镇寺之宝金佛两尊，都送回来了。现在，你在佛祖面前大声忏悔，求得安宁吧！

我点了点头。在这个洞窟中，我经历了一番痛彻心扉的洗心革面的历程，这就是我的命运，我必须皈依佛门。我向佛像磕了几个头，然后跟在不空和尚的身后，走出了洞窟。

第三窟

第254窟，一个画匠



这是一座修建于北魏时期的洞窟。从洞窟的性质来看，此洞窟属于禅修窟；从洞窟的建筑形制来看，属于中心柱窟。

站在面向莫高窟崖壁的地方，从远处看，可以发现这座洞窟面向东方，位于褐黄色崖壁的中间，位置相当好，属于敦煌早期开凿石窟中占尽地利的石窟。

石窟分为前室和后室，入口的洞窟门较为开敞。在洞窟门的上方，距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地方，还开凿有一面明窗，这就使得洞窟的采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光线可以通过洞窟门和明窗这两个地方，从上、下端照射和流泻进洞窟的前室，从而使得进入这座洞窟的禅修者能一下子就观看到中心柱佛龕中的一尊交脚菩萨坐像。进而，又能观看到前室两侧的壁画，心里顿时会产生一种向佛之心的虔敬与激动。

进入洞窟之后，在前室中，抬头能够看到洞窟的顶端有一个人字披，使得前室空间向上耸起，十分宽敞庄严。中心塔柱成为了前室和后室的分界与支撑点。后室相对于前室来说，空间要小一些，洞窟顶端是平顶的，西壁，也就是后壁，有壁画、有佛龕，内容十分丰富。

洞窟的中心塔柱四面都开龕了，东面对着洞窟门的一面开龕较大，一尊交脚释迦牟尼佛像最为显眼。这一个交脚主尊佛像的左右两侧，雕塑有两尊弟子像。现在，洞窟里只存有交脚主尊佛像北侧的一尊弟子立像，没有了头部，只剩下头颅以下的塑身像，右手举起在心口处，左手臂残存大部分，但不见手掌，站姿很自然轻松，僧衣有流水纹路，分为绛色与蓝色，十分生动。南侧应该存有一尊弟子塑像，今已不存。

在中心柱交脚佛像座台的下部，绘制有带背光的十尊罗汉像，大都将脸朝向中心塔柱的佛龕中的交脚佛像，呈现姿态各异的膜拜神情。由于颜色脱落，绛色和青金石蓝绿色比较明显，画像的眼睛大部分是圆白点，十分生动。

在洞窟的前室南北两壁，分别开龕，对称雕塑有交脚菩萨像两座，只是比中心柱东面的大佛龕中的交脚佛像要小很多。中心塔柱的南、西、北面开龕较小，并分为上下开龕，分别塑有两尊佛像，对称分布。

在这座洞窟的南北两面洞壁的上方，各开凿有四个佛龕，分别有四尊，一共有八尊盘腿佛像。中心塔柱的顶部，人字披顶与塔柱的连接部分，绘制有五幅外方形内圆形的藻井图案，又由旋转的方形图案将之框定。在五幅藻井中间，有长条靛蓝色边框隔开，严整中充满了灵活变动的感觉。

由于这座洞窟分为前室和后室，其功能区分布十分清晰。在前室，进入到这里的信众首先能够礼拜佛像，也就是那一尊交脚释迦牟尼佛像，然后可以听僧人宣讲佛法。此时，他们内心涌动着向佛的虔诚，在僧人引导下点燃敬香，手托燃灯，或者手捧鲜花的花瓣，撒花礼佛。然后，信众在僧人的带领下，从左至右围绕着这座洞窟的中心柱，环绕礼佛，就进入到了洞窟的后室。

这是顺时针观览洞窟的过程。在这一观览过程中，僧人会带领信众一边观览，一边缓慢讲解中心柱四面佛龕中的塑像以及壁画的内容，信众就开始观想。于是，前室和后室的所有雕塑、壁画的信息就开始在信众心中成像，产生观想的联想。

一般来讲，围绕中心柱一周之后，信众回到前室，并不是马上离开，而是由引导僧人在前室对壁画中的佛教故事进行讲解。

面朝洞窟，开始向左边顺时针行走，在洞窟前室人字披洞顶南壁的一处佛龕的下方，首先映入信众眼帘的是一铺《释迦降魔成道图》。这一铺属于表现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的出生、悟道、成佛和涅槃的佛传故事壁画。这是一铺长方形的壁画，但中部凸起一小块，占据了这面洞壁的大部分空间。在壁画的中心，绘制了释迦牟尼的一尊坐像，这是整幅壁画的中心关注点。人们会将目光瞩目于释迦牟尼神态镇定安详的、带背光的坐像，并很快进入到观想的状态，对释迦像的上、下、左、右绘制的各种形态的动感画面进行观想。

这一铺壁画绘制的是释迦牟尼的故事。他本来是悉达多太子，曾过着十分优渥的生活，但他在从四个城门出城的过程中，看到了人间的生、老、病、死的痛苦画面，于是对人生产生了怀疑，开始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众生痛苦根源的解决之道。他经历了苦修，最后，在菩提树下即将获得证悟。壁画中展现的，正是释迦牟尼证悟的这一刻。

这是关键的时刻，因他彻悟之后，必将为众生带来解脱之道，由此也惊动了魔王波旬。魔王带来了魔鬼的队伍和三个妖艳的女儿，将悉达多太子包围起来，先后以武力、权力和女人对他威逼利诱。但悉达多太子不为所动，经受住了多重的考验，展现出智慧、定力和慈悲心，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外部的魔王和内部的心魔，修成正果，立地成佛。

这一铺壁画是进入到这座洞窟的信众观想的起首壁画。人们会看到，在镇定自若、降魔成道的释迦牟尼坐像周围，绘制了很多生动非凡的形象。左右上半部的图像中，各种妖魔鬼怪手持长长的利刃，向释迦牟尼发起了进攻。在画面的左下方，三个美丽妖艳的魔女搔首弄姿，展现出让人无法抵挡的诱惑。而在画面的右下方，对称绘制，表现三个魔女已经变得丑陋不堪，姿态委顿。一具骷髅像伸出长长的舌头，既是哀号，也是最后的示威，可没有用，她们对释迦牟尼的诱惑失败了。

于是，魔鬼妖怪纷纷失败，花枝从折断的长矛中长出来，花瓣也在天空中飘飘洒洒，显示释迦牟尼经受住了考验，成就正觉。

继续顺时针向后室走，在左侧洞壁下方，有一铺非常显眼的壁画，绘制了舍身饲虎的画面。这一铺壁画一般命名为《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从内容上说，这铺壁画属于表现释迦牟尼佛的前生经过无数次的转世修行的本生故事画。

这是一铺左上角有一块方形凸起的壁画。画师为了顺应洞壁的结构，形成了这样的画面分布。这铺壁画向右连接着一铺长方形的千佛图，下端距离地面八十多公分，这就是整个洞壁南侧的画面结构。这一铺壁画相当有动感，中心靠右，是画面的中心，绘制了一只猛虎紧紧咬住横卧着的萨埵太子的腰腹部，而一只虎崽还在吃母虎的奶水，另外还有六只小虎环绕在萨埵太子的身体周围，正在啃噬着他。萨埵太子紧闭双眼，表情是舍身之后的坦然和超然。

仔细观瞧，可以看到这铺壁画的内容，呈现的是萨埵太子舍弃肉身，以身饲虎的全过程。分为发愿救虎、跳崖舍身、以身饲虎、亲人哀悼、起塔供养五个连续的场景，共同展现在这一铺壁画中，时间不同、空间并置，显示了画师对壁画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以卓越的叙事表现出非凡的绘画技巧。

在一些佛经的记载中，萨埵太子第一次舍身饲虎时，老虎因为饥饿而无法下嘴咬动他的身体，萨埵太子竟然将脖子刺出了鲜血，让老虎先舔舐他的鲜血以获取力气，

进而能够进食他的身体。这一决绝的奉献精神实在是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因而成为了最能体现佛的慈悲与奉献精神的写照。

按照顺时针的方向，继续在洞窟内向后室行走，可见在左侧洞壁连接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的是一铺长方形的千佛图。然后，就走到了后室的正壁，也就是西壁。在这面洞壁上，绘制了千佛像，一尊尊带背光的佛像是未来佛的启示，等于说，从佛本生故事到佛传故事壁画，再到千佛图，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宇宙图景，就完全显示了出来。

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洞窟西壁正中间偏下方，对着整座石窟的中轴线，在中心柱遮挡之下，绘制了一幅白衣佛，只见这尊佛像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施无畏指，全身披着流波纹的白衣，似乎是白色的袈裟，结跏趺坐。这尊佛像的皮肤也是白色的，神态安详。

这是一幅非常神秘的白衣佛像，他为何坐在千佛环绕的浩瀚之海中？他又是什么佛？这的确是非常神秘的。

沿着后室继续顺时针环绕，就来到了洞窟的北壁前。只见北壁的上半部与南壁对称，开了四个佛龕，有四尊佛像安坐在佛龕中。在北壁的下半部，与南壁对称，也绘制了千佛图。千佛图光芒四射，在未来佛的世界里姿态万千。

由于北壁壁画、佛龕与南壁完全是对称结构，与南壁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相对称的、处于同一水平高低的位置上，也绘制了一铺壁画，绘制在一尊佛龕之下。这一铺壁画的题材也属于佛本生故事，也就是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的转世修行的故事，根据主题来看，叫作《尸毗王割肉贸鸽图》。

相对于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那一铺壁画的动感来说，这铺壁画的画面强调了某种静态的构图，也显示了尸毗王割肉贸鸽的镇定自若和安详。

壁画里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天神化作雄鹰在追杀一只大臣化成的鸽子，跌落在久负盛名、富有慈悲精神的尸毗王面前。尸毗王救了鸽子，可老鹰却说，我也要饿死了，你怎么能把我的食物拿走呢？尸毗王说，我一向慈悲为怀，发愿救度众生，一定要救了险些落入你口的这只小鸽子。

老鹰说，我也是众生之一啊！你救了它，却饿死了我，那还算什么普度众生吗？

尸毗王说，我割下身上与这只鸽子一样重量的肉给你吧。说罢，就用刀割下一块自己腿上的肉，放在秤盘上称量。可是，奇怪的是，这块肉却比鸽子的重量轻一些。于是，尸毗王继续割下身上的肉，秤上还是显示比鸽子的重量要轻。其实，那是化作鹰的天神在作法。

尸毗王于是就不断地割下身上的肉，直到把浑身的肉都割下来了，秤盘还是显示鸽子比他的肉要重。于是，只剩下骨架的尸毗王决定自己也坐上秤盘，以加重分量。终于，秤盘显示现在他和肉跟鸽子等重了。

他这一慈悲如海的奉献精神，感化了天神化作的鹰，也感化了大臣化作的鸽子，它们现出原形。天神问他，你后悔这么做吗？尸毗王说，我绝不后悔，发愿救助众生为业。天神被感动了。顷刻之间，尸毗王的肉身也复原如初，且更加光芒四射。

这铺壁画的中心位置，绘制的是右手上托着一只鸽子、面朝右下方看着正在割自己腿上的肉的尸毗王。在他身边环绕着一些女性，她们流着泪，手持枯萎的花枝。这铺壁画最令今人惊叹的是，在画面的上方出现了几身翩翩飞翔的飞天。其中一身飞天刚好在凸起的方格中飞动，婀娜多姿的身体如孔雀的羽毛一样轻灵。

在洞窟的北壁，与南壁的《释迦降魔成道图》对称的也有一铺故事画。

由于有烟熏火燎的痕迹，经过各种研究确认，一般认为，这一铺壁画的内容表现的是释迦佛降伏龙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释迦佛降伏了龙王之后，将自己的佛影留在了那乾诃罗龙窟的石壁当中。

只见释迦佛端坐在画面的中央，正面朝前，正在说法。在他的左右两侧，绘制了多位僧众，从左边和右边都朝向释迦佛。右边从下向上数，一共有五排人物图像。最底下一排是沉溺于人间诱惑、正在受到诱惑的人。往上第二排是交头接耳的菩萨图像，第三排是身后有背光的成道僧众面朝释迦。往上第四排是飞翔的飞天，第五排靠近人字披壁顶的一排是千佛图。

由此，环绕这个洞窟一周，人们再次走到了洞窟的前室。面向中心塔柱的佛龕之中的释迦牟尼佛的交脚塑像，已经是经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接受了佛法照耀，由内而外展现的澄明与安详。

而洞窟西壁的那一幅白衣佛像，他为何坐在千佛环绕的浩瀚之海中？他又是什么佛？这个神秘的佛影，最终会自己说话。

我跌跌撞撞地爬进洞窟。我还活着，惊魂未定。我差点儿死了，这是让我庆幸的地方，可也许，我和已经死了也差不多。就在刚才，我经历了一场死亡事件——我师傅死了，是因我而死，而且死在了我面前。

那么，我的心是不是已经死了？我肯定已没有了自己的灵魂。我是一个活鬼，也许我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了。我不能确定，正如我无法确定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和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鬼一样难看。

我在洞窟里躺下来，大口地喘着气。洞窟里很阴冷，此时是夜晚，天已经黑了，可我对这座洞窟非常熟悉，我是摸黑进来的。到了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远走高飞了。

我不得不远走高飞，因为，因为什么呢？话要从头说起，话也会很长，不知道我不能一口气说完。

我躺在这个洞窟的前室，在我面前，就是那一尊在中心柱佛龕里安详地看着我的交脚释迦牟尼像。我太熟悉他的面容了，他就是我塑造的呀！可是，我分明感觉到了看到了他对我的谴责，即使佛陀是那么宽怀和慈悲，他也不会原谅我的罪行。因为，我要杀掉我的师傅，我的恩师，是他教会我塑像、绘制壁画，在敦煌莫高窟这片开窟之地寻找到了生计，十多年来，我就是依靠这一门手艺活下来，而我刚才想的却是杀死他！

我现在已经和死了一样，可我还活着。但愿我死了，这样我就能和我的师傅和解了，他不仅一直在谅解我，还真正宽恕了我。

我点亮了蜡烛，惊魂未定。我逐渐适应了洞窟里的黑暗，感觉外面的星光从那扇明窗流泻进来。

忽然，外面的天空中下起了一阵流星雨，流星划过夜空，让这片沙州中的绿洲陡然变得明亮，让洞窟外的黑暗世界闪了一下，又重新陷入沉寂，而我黯淡的心境也没有丝毫的转变。

我必须在这座洞窟里忏悔，直到我的罪孽被释迦牟尼佛原谅之后，直到我完成了洞窟最里面也就是西壁下方的白衣佛像之后，我才能离开。

我的回忆慢慢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就在半个月之前，这座洞窟就差西壁那一尊白衣佛像还没有画了。我和师傅一起回到了沙州，去那里领取薪水，也就是好几石的粮食。在沙州，我师傅目光如炬，他看着我说，一个人要是内心里有心魔，那是画不好佛像的。他指着西壁下端正中的空白之处，对我说，我把这个地方的白衣主尊佛像留给你，让你来画。

我心里的确有心魔，师傅早就看出来。那是因为，我此前要杀掉他，可是几次都没有成功得手，或者是在关键的时刻，我退缩了。

师傅说得对，我有心魔，这心魔时不时跳出来控制住我，我无法摆脱杀掉师傅的念头，就是为了那些钱财。可我也不断被佛陀的慈悲所感怀，只要在这个洞窟里，只要是面对那一铺铺的壁画，看到佛本生故事，我就下不了手。

师傅说，这座洞窟非常灵验。你要是有心魔，即使你画好主尊佛像，佛像也会因你的心魔而消失。

我不信，可就在前几天，我在西壁下端中心的位置，画上了一尊佛陀像。我很虔敬，师傅也在旁边，他指导我用青金石来画衣服，用千年不会改变的岩彩和矿物质原料画主尊佛像。画了一天，到晚上，我画好了，十分志得意满。

可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从北面的生活窟出来，来到这座洞窟里，西壁下端中心的位置，我昨天画上去的主尊佛像的位置，竟然是一片空白！我画的佛像消失了，没有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分明画好了啊！我师傅也看见了，他手把手教我画上去的，可现在，西壁那里空无一物，其他的千佛像都在，从上到下，铺满了西壁，只有正中间的佛陀的主尊像不见了。

师傅很严厉地看着我，对我说，你看看，这就说明你有心魔。你心里有鬼！不收服这心魔，你是无法画出释迦牟尼像的。

我师傅严肃地看着我，目光就像是一把利剑，一下子刺穿了我。其实，他早就把我看穿了，就像我几次起了念头要杀他，都没有付诸行动，他肯定都是知道的。可他还和我在一起，他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自己控制住心魔。他就是要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魔鬼，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看错了我。

他想证明这一点，而证明这一点的只能是我——他的徒弟的行为。

我躺在洞窟里，把蜡烛点亮了。这座洞窟，我是那么的熟悉。我熟悉这个洞窟就像是熟悉我的亲人。我知道，这个洞窟的开凿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这座石窟初凿时，周遭的世界就陷入了兵荒马乱。在这片土地上，杀戮和战争是常态。由于时局混乱，战乱频仍，前前后后好几拨发愿开窟的窟主，包括商人、官吏和僧人，都参与过集资钱粮，雇用过石匠，窟主自己也是命运多舛，生生死死。就这样，在千凿万钎中，历时很长才终于开凿成功。

我常常想，为什么这些商人、官吏和僧人，要在这荒郊野外的崖壁上集资开凿石窟啊？师傅告诉我，那是因为在沙州敦煌、在整个河西由绿洲串连起来的市镇之上，战乱让人们的生活破碎不堪，让生命微如草芥。可人们总是怀着希望、怀着生存下去的梦想。这梦想和寄托，就要由石窟来承载和完成。

我姓王，叫王龙，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亲在河西地区生活，做一点小生意。他们在一场战乱中被杀了。那时，我已经十多岁，忽然父母双亡，家被焚毁，我茫然无措，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有一个老人指引我去找寺庙寻口饭吃。我后来找到一座寺庙，被收留下来打杂。可寺庙也不是清静之地，寺庙的住持是一个伪善之人，他欺骗信众的钱财，还到处骗人说，寺庙里没有钱，而要修建宝殿，需要很多很多钱。无论官吏还是行商，都被他骗了，他们给了他很多粮食和金银布帛。

住持把那些粮食都卖了，换成金银锭块，藏在寺庙的一个地窖里。我是晚上偷窥他才发现的。那些年里，住持对我很坏，横挑鼻子竖挑眼，总是看不惯我、找借口收拾我，甚至连我吃多了，他都会让寺庙里的伙夫打我。我身上、脑袋上的疤痕，都是拜他所赐。

不只住持是一个大坏蛋，在这个寺庙里出家的和尚，有一多半都是坏人，说话口音也是五花八门的。他们本就来历不明，在别处骗了人、伤害了人，或者杀了人，就跑到远得不能再远的河西地区这个偏僻之地出家入寺。

他们只要给住持钱财，住持就让他们在这里剃度出家，还美其名曰“无门槛，不拣择”。出家之后，有的家伙恶习不改，还经常干坏事。有的偷偷在外面喝酒吃肉，有的还在外面养女人。他们有几个不仅与女人通奸，还把女人带到寺庙里，藏在后院的库房。

住持装作不知道——他只喜欢钱，别的他都不管。因此，这个寺庙就是藏污纳垢之地。

我暗暗下了决心，我要报复。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找到了一个机会。

那个机会是一些强盗匪徒带给我的。那十几个人，一看就不是好人，言行做派都显出是坑蒙拐骗、打家劫舍之人。那时，我碰巧去市镇化缘——每天，寺庙里的胖住持就勒令我们分头去化缘。施主布施食物我们还不要，我们就要财物。住持说，要扩展寺庙、盖大殿，需要更多的布施。化缘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家伙了。他们住在一个旅店里，在饭堂里敞胸露怀，大口喝酒吃肉。一个领头儿的把头发盘起来，浓密的连鬓胡子仿佛也跟着往上长，腰间扎着黑色的布带，布带间有一把短刀柄露出来。

我顿觉机会降临，走近他，小声问他，大人，你们想不想发财？

那个领头的一脚踢向我，你一个小臭和尚，能有啥发财的门道？滚开！

我躲开了他踢我的那一脚，说，你要是想发财，我就告诉你哪里有财宝。

他定睛又看了看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有消息告诉他，就一把揪住了我的衣领子，把我像一只小鸡仔那样拎起来，抓在半空。我才知道他的力气有多大。

小和尚，你告诉我，财宝在哪里？

我说，你放下我，放下我，我在你的耳朵边告诉你。

他把我放下来，但还揪住我的裤腰带，怕我要他。他有些恼羞成怒了，右手已经按在腰间的短刀刀柄上。

我就一五一十在他耳边告诉他，住持在寺庙后院的一个地窖里面藏了很多财宝，在什么位置，有多少，怎么才能够盗取到。我还给这个家伙出了一条计谋，那就是，想办法让寺院在夜里失火，然后，他们趁着夜色和火灾的混乱时刻，伺机下手。

这伙人的首领肯定是老江湖，他觉得我没有说瞎话，但他对我告诉他这些话的目的有些疑心，问我，你告诉我这秘密，什么居心？

我说，寺庙住持对我很坏，经常打我，我就想报复。里面还有一些坏和尚，这是一个罪恶的寺庙，不如一把火烧了。

那家伙看着我，眼睛盯着我的眼睛。然后，他点了点头。

事情后来果然按照我设想的那样发生了。几天之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寺院后的禅房里睡觉，忽然被救火的吵嚷声惊醒，发现外面火光冲天。那天还有风，风助火势，火焰熊熊。几十个和尚在慌乱中去取水灭火，只有住持带着两个贴身的和尚去后院守地窖。我知道，佛殿偏门进去之后的大柱子边上有一个地窖的暗门。强盗团伙的几个人早就埋伏在那里了。

住持一行三人刚进去，我就跟过去，很快就听到几声闷闷的惨叫声传来，他们在里面被那一伙埋伏的盗贼杀死了。然后，强盗们就在地窖里搜刮住持藏起来的金银财宝，装了好几袋子，准备趁着火灾的混乱和茫茫夜色逃之夭夭。

十多个盗匪都蒙着面，那个匪首也背着一袋子金银财宝，在离开寺庙后院的时候，他看到了躲藏在廊柱阴影中的我，就拿着刀走过来。

我以为他要杀我，可是没有，他把刀夹在胳肢窝下，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座小金佛，递给了我，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

我手里感觉沉甸甸的，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他们一溜烟不见了。

我站在不远处，呆呆地看着寺庙的火势被北风助力，越来越大，甚至还延烧到了附近的民居。很多人都在救火，呐喊声、哭叫声、奔跑声……我感到不妙，如果这大火烧到了民居，那可就殃及无辜了。报复之火本是我起意，可产生的后果我已经控制不住了。

我正在火光映照中思忖着应该怎么办，忽然，在我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人。这人推了我一下子：小子，这事与你有关吧？

我转身一看，火光中站着一个人精壮的汉子，他有着一张宽脸膛，八字眉很浓密，身上背着一个包袱，扎着绑腿，似乎从很远的地方赶路而来。

我不说话，只是轻蔑地看着他，意思是你想怎么样？

他说，小子，你跟我走吧，躲开这个是非之地。要是不跟我走，你一定会倒霉的。我是一个匠人，我姓白，叫白翰才，我要去沙州敦煌莫高窟画壁画，你给我当个帮工，跟我学画，怎么样？我看你小子有些悟性，只是没有遇到好人，在这个地方待着，你早晚会变坏，一事无成不说，还会死于非命。

眼看着寺庙已经被大火吞没，此时我内心已经在想着要逃跑了，他这么一说，我就点了点头。跟着他向西走，走得远远的，肯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就跪下向他一拜，双手将那尊小金佛奉上，白师傅，我就跟着您走了！

他愣了一下，接过了金佛，说，我们走吧！

白翰才师傅是一位画匠，他从中原洛阳而来。在洛阳，他听说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可能要攻打北魏都城平城，还要南下攻打洛阳。为躲避战乱，他就从洛阳到长安，又从长安出发向西，翻山越岭后进入到河西地区，来到这个地方。

他一心向佛，在寺庙旁边供居士住的客店里住着。睡到半夜，忽然被外面的嘈杂凌乱之声吵醒。他几乎立刻想到，寺庙失火，明天官府肯定要调查原因，那所有的外来者都是可疑对象，他在这里没法待了。碰巧看到我在寺庙前后进进出出，神情奇怪，还看到了匪徒首领递给我东西的那一幕。聪明的白师傅窥探到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了那一番话。

我没有和他说太多。他已经看出来我和这场火灾有关，没准儿也已经断定我就是这场大火的始作俑者。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永远都不想让他说出口。

我拜他为师，感觉到有了一个依靠，跟着他星夜出发，直奔沙州敦煌。我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本就是无父无母之人，浪迹天涯是我的命运，跟着一个画匠去敦煌画壁画，那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何况我还能学会一门手艺，这就更好了。

到达敦煌之后，我们在城镇租了个房子。

那年月，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经常听到在河西大道行走的商旅被抢劫、商人被杀害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对如同朝露一样转瞬即逝的生命喟叹中信仰了佛教。

在敦煌城东南方向五十里的地方，有一个闻名遐迩的莫高窟，在一面崖壁之上，开凿石窟已经有一百多年，而且每天都有新的石窟在开凿。这是我师傅白翰才要在那里找生计的原因。我们在敦煌住下来，没几天，就看到有一个大户人家贴出招画匠的告示。

白师傅带着我去应招，然后被雇用。几天之后，我们就骑着毛驴，跟着一个拉着开凿石窟材料的牛车队，前往莫高窟。

一路上，周围的黄沙梁子一道接着一道，真是令我困惑和厌倦。我讨厌这样的景色，干燥、沉寂、荒芜，没有生命的绿色，让人心里发慌。这样的世界哪里有生机可寻？等到我看到远处一条蜿蜒淌过的河流冲刷出一条深沟，深沟里伸出了高高的白杨树的树冠，我就高兴起来——莫高窟就藏在远处的崖壁之上。又往前走，进入到河沟里，看到了一种果树，树上结满了红黄色的果实。我的心瞬间安定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在几十年前，从龟兹来了一位高僧，他在被北凉兵所毁坏的敦煌周边种了很多柰树。柰树是一种李子树，到了夏天会结出很多酸甜可口的李子，能够让身居沙漠地区的敦煌人吃得口内生津。这柰树，也种到了敦煌莫高窟前面的河沟里。

自从到了敦煌莫高窟，我从头学起，入行很快。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涂涂抹抹的，在孩童时期，喜欢在墙上用木炭画一些人脸和动物，当时遭到了父亲的呵斥。那可能是我最早作画的缘起。

跟着白翰才师傅抵达莫高窟，我们看到在眼前的砂石崖壁之上，有开凿洞窟的工匠正在干活，能够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匠人们就住在洞窟右侧崖壁底端的一些生活窟中，每天天刚亮，借助天光，他们就从生活窟来到南边新开凿的石窟干活。等到洞窟开凿完成，就是画匠和雕塑匠上手的时候了。

画匠是最受欢迎的匠人。那些敦煌的世族大户，一直在从长安和洛阳的市镇上寻找优等画匠，延请到沙州敦煌的寺庙里住下来，让他们到莫高窟来画壁画、起佛像。

我跟着白翰才师傅，从第一步做起，那就是找颜料。有些颜料是我们在敦煌城镇买到的，有些则需要附近的三危山里去寻找。白师傅的眼力非常棒，找回来一些带颜色的矿石，由我粉碎、研磨成粉状，就地取材永远都是最恰当的事情。壁画的颜料主要有朱砂、青金石、石青、石黄、白土、银朱、高岭土、赭石、铅粉等矿物质，还有红蓝花、茜草、胭脂、藤黄、花青等植物颜料。至于黄金、白银和珠粉这类宝贵的原料，则是专门采购之后由都料匠监督使用的。

壁画有两种制作画法，一种是干壁画，就是在墙壁上直接画。这在一些早期的岩洞或者石窟中常见，但这样的壁画很容易褪色和损坏。到了本朝，也就是大魏朝，流

行的是另一种壁画绘制，也就是湿壁画。

在莫高窟，石窟开凿完成之后，要在洞壁上敷一层乃至好几层泥皮。敷上泥皮之前，我师傅要检查洞壁，看看开凿石窟的石匠是不是按照他的要求，在凿平的洞壁上再留下一些凹进去的凿痕，这是为了让泥皮与洞壁结合紧密，不至于脱落。

先要在洞壁上用草泥抹上去做底泥。底泥一般比较厚，约有一指节那么厚。然后在底泥上再抹上一层麻筋、芦花混合之后的细泥，有的还上胶，这样画上去的壁画就不容易变化。我们发现，莫高窟附近的红土中含胶质，黏性好。

洞壁上的泥层做好之后，白师傅就让我在泥层上细细地涂上白色的底料，就像是蛋壳那么薄薄的一层，是白石膏。刷上胶之后，着色就很容易，效果也好。

泥层做好，白色的石膏底料刷好了，石窟的洞壁就可以任由画师驰骋了。本来无一物的洞壁上，即将出现一个个佛光普照的大千世界。

这个世界的绘制者，就是我师傅白翰才。

白师傅画壁画，并不像有些画师那样，手里有粉本。有的画匠的粉本是木板上的铁线描本，有的则是画在绢子上的粉本。白师傅的粉本都在他的心里头。他画释迦牟尼佛、菩萨、罗汉，画僧人俗人，画飞天乐伎，画鸟兽虫鱼，画妖魔鬼怪，都在他的心里，所以，他没有粉本。

我很佩服我师傅，没有粉本就能画壁画的师傅，你说，我怎么样才能从你这里学到手艺啊？我在心里说话。

他看着我，他听到了我心里的话，就说，你就看着我画，你早晚在心里就会有粉本，你就画好了。

我看到，在画壁画之前，他要在洞壁上勾线和起稿。白师傅先用带着土红色的线绳放线，线绳量好尺寸，把一面洞壁分隔成几块，然后，就开始布局壁画的内容。

我帮助他使用墨斗。随着带着土红色料的线绳在白色洞壁上打出壁画范围的土红线，以及一些图案和花边的边框，白色洞壁就被分割成了块状。

一开始，没有人知道白师傅会在已经形成的块状洞壁上画什么，在哪一块区域里画什么。即使是那些出钱开凿石窟的窟主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在洞窟中有什么样的题材和布局，哪里开佛龛等等，他们也不知道最终出来的壁画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在敦煌，有很多世族大户，家族庞大，他们姓索、阴、李、张、翟、曹、阎、罗、阚、令狐等等，这些大姓家族互相联姻，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几百年来，莫高

窟的洞窟供养者，大都是这些世族大户，是他们以窟主的身份雇用匠人开凿洞窟、绘制壁画，起雕塑。是他们出钱，请来了画院使、画行都料、都画匠、都塑匠等匠作首领。

但洞窟里的壁画具体怎么画，是由我师傅说了算。

他带着我，先用线描，这个阶段是起稿阶段。通过土红线的勾勒，一幅幅线描的画面开始在白色洞壁上出现。啊，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从无到有的过程。我看到了说法图、降魔成道图、佛本生故事画、佛传故事画等各种佛经里常见的场景渐次显现。不过，这些场景还都是线描。

在起稿阶段，白师傅会叮嘱我要随时注意他在勾线时运用的不同技法。勾线勾线，勾出线来，就是壁画成功的基础。我看到他在有的地方，勾线用笔比较用力，就像是曲铁盘丝，在有的地方勾线则宛如飘带那样飘逸，比较有流动感。

师傅说，勾线的粗细不一样，表现的层次就比较分明。师傅还提醒我，要看他在勾线时运用的刻线法，这是关键。对人物的形体结构刻出线来，这样在后面的着色和定稿阶段，人物与壁画颜色的分别就比较明显，不容易被遮蔽了。

然后，就进入到着色阶段，这是绘制壁画的关键阶段。五颜六色的颜料即将变成墙上大千世界的颜色，我就开心起来。

着色一般以青、绿为主色，还有土红、大红、赭色这几种常用的红色，还有白色和蓝色等等，都是常用的颜色。我就拿着盛装颜料的木碗和陶器盘子，端着让他取用。蓝色颜料一般是青金石粉做成，红色颜料是铅丹和铁红，绿色颜料也是一种矿物质磨成粉，白色的是白垩，也就是石膏粉，黑色的颜料是炭黑做成的。

光有这些颜料还不行，为了让壁画显得鲜艳光亮，在烛光照映下，能够发光，要使用一些黏性强的胶质物，比如鸡蛋清，有时候还要熬制动物皮胶，以及植物胶等等。

白师傅对颜料的使用非常熟稔，他很清楚有些矿物质颜料不宜混合，大都是用单色，因而画面上特别压得住。

着色之后，最后的定稿阶段是对全洞窟的一铺铺壁画进行再调整。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完善和统一的阶段，使得洞窟之中的不同题材的壁画构成了和谐共生、互相映照的效果。这样就会让进入洞窟的信众、供养人和僧人在观想壁画的同时，获得对佛教的虔敬心。

在阴凉的洞窟里，我们常常一干就是一整天，饿了，就啃几口干饼子。我从镇上买了不少胡饼，是烤制的，上面撒了很多芝麻。还有牛肉干，和胡饼一起吃，很香。

我们带的皮囊里有水，可以解渴。除了解手，我们常常大半天都不会出去。外面天黑了，我们都不知道，往往是从下午开始，莫高窟的阳光已经偏到西边，无法提供间接的照明，我们就点着蜡烛在石窟里干活。

那些年，在敦煌莫高窟这片开窟的砂岩地界，一个洞窟接着一个洞窟不断出现。很多供养人在筹钱开窟，战乱使得他们更加信仰佛教的光辉能够普度众生。

我跟着师傅就这么在一个个的洞窟里画壁画，几年之后，我就长到二十岁了。

白师傅也积攒了不少钱财。那些世族大户作为窟主开凿石窟，延请匠人，都愿意出钱，出物，也很大方。白师傅的画工手艺特别好，给他的报酬也很多，我都看在眼里了。支付的工钱除了酒水饭菜，大部分是粮食。这些粮食又被师傅换成了银子，他都藏起来了。

白师傅很吝啬，他不愿意花钱在自己身上，也不愿意给我更多的钱。我的工钱是说好了的，这几年，每年都增加一点。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所以，我的钱也是我师傅白翰才拿着。

白师傅说，等我娶媳妇的时候，他就都给我。可我什么时候才娶媳妇呢？

这个时候，我想到他还收着我当年给他的那一尊金佛。这尊金佛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它属于我还是属于他？

当然，现在属于他了，那是我给他的见面礼和学费，也是封口费。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从来都没有提起那场火灾，一句都没有说起过。

可在我心中，那场火灾却依然存在。很多年之后，我偶然碰到一个香客从那里来，说到了那场火灾的后果：寺庙里烧死了七个僧人和挂单的外来和尚，附近的一些民居也烧了一大片，死了好几户人家的小孩和老人，财产损失很大，无可计量。无能的官府抓了一些在城内居住的粟特人，说这些来自河中地区的飒末健城的粟特人，就是放火的人，把他们都给关起来了。直到他们的首领萨保交了不少钱，才把他们放了。

粟特人是最会做生意的一种人，他们在敦煌也供养一些石窟，也出钱开窟，请画匠绘制壁画。粟特人的长相很特别，连鬓胡子沿着脸盘子长了一圈。

这事让我心事重重，我觉得，烧死的所有冤魂会来向我索命。而我的师傅，他知道，我是罪魁祸首。

冬天里的莫高窟，取暖是一大问题，特别是绘制壁画时，因为不能在洞窟里生柴火，会熏黑了壁画。冬天到了，在莫高窟那边，我们画匠的活计大都停下来，只有

开凿匠人还在那里忙活。

一般干完一个洞窟，我们都会到敦煌城里待一段时间，那是短暂休息的时候。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城内休息，购买颜料，准备着开春进场。有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女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住在我们附近的客店里。她们是从洛阳来的，说一口的洛阳话，似乎是卖艺的，在说书的场所出现。

有一天，白师傅和我就和她们相遇了。白师傅一听她们说洛阳话，就勾起了思乡之情。他离开洛阳已经五六年了，连我这个徒弟都长到二十岁了。他就和这两个女子说话，了解到那个四十岁的女子姓姚，她说，你就叫我姚娘子吧；这是我女儿，我的夫君姓史，她叫史梅开。

姚娘子说，夫君死后，她带着女儿一路向西，从洛阳到河西凉州，又来到敦煌，为的是在这里找口饭吃。她听说这里的世族大户喜欢迎娶中原女子，心想要是能找得到一户人家，把女儿嫁了，她自己也改嫁，就是上上之选。

这母女两个的眉眼长得特别俏丽，走路飘飘摇摇，又能说会唱的，十分惹眼。我发现姚娘子对我师傅很有好感，两个人用洛阳话聊了几天，她就开始对白师傅明送秋波，搔首弄姿的。

可是我感觉师傅似乎对姚娘子的兴趣没有那么大。我知道，他心里还有更加宏大的计划。那个计划才是他最想做的事情。

姚娘子见我师傅似乎对她无意，很是着急。她问他的家世，他好几天不回答。但他并不拒绝和她们一起吃饭聊天。

有一天，白师傅喝多了杏子酒，那是敦煌人用李广杏酿的果酒，有点劲头，我师傅就告诉她他的身世。

他的身世并不坎坷。父亲是一个宫廷画师，在宫廷的复杂斗争中被赶出了长安宫廷，举家迁居，来到洛阳，在洛阳的寺庙里绘制壁画为生。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寺院里绘制壁画，耳濡目染加上父亲的调教，白翰才就掌握了各种绘画技法，特别是佛教题材的绘画手法。他父亲还教他读书，读四书五经，读佛经佛法，读文人别集。

后来，父亲去世了。他长大之后，家道中落，他娶了一个洛阳商販的女儿为妻，生了几个孩子。

洛阳是一个大都，繁华程度仅次于长安，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些年，战乱频仍，洛阳遭到很大破坏。一次大火中，他家全部被烧毁，妻子和孩子都被烧死了。他就只剩下了孤零零一个人。伤心之地不留人，他就来到了敦煌。

你举目无亲，你可以和我成亲啊。姚娘子目光迷离地看着我师傅说。

我师傅的目光躲开了，说，姚娘子，我不想再婚的事情。我已经在佛祖神像前发愿，要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一座石窟，用以怀想我的父母亲，还有我被大火烧死的家人们。我不想再续尘缘了。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牵挂太多，非常累心。

姚娘子沉默了一阵子，说，那你就更需要一个家了。你需要女子的温暖，你需要的。

白师傅说，不，我有执念，我不会再成家，我要自己做窟主，开一座功德窟，供奉释迦牟尼佛，普度众生。

姚娘子说，那你先把我给普度了吧……

说着，她向他的怀里倒去。她的身体软软的，就像是喝醉了一样，她要把自己交给他，让我师傅为所欲为。

白翰才一把扶住了姚娘子，拉下脸来，娘子，这不成。你不能坏了我的功德。然后，我师傅起身走了。

这是师傅后来告诉我的。从那以后，他就和姚娘子保持了距离，不再理会她，也不再和她吃饭聊天了。

我觉得白师傅有些不近人情了。你就是要发愿开一座石窟，也不至于推开一个温香软玉般的女子嘛。这两者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

不仅他不搭理姚娘子了，我师傅也让我离姚娘子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史梅开远一点：小子，我看那个史梅开姑娘对你有意。我看她可不简单，她会让你跌到苦海里，不能自拔的。

苦海？怎么可能？一个姑娘会让我跌入苦海？我真不明白。我听在耳朵里，可我的心却飞到了史梅开姑娘那里了。

我跟着她们娘儿俩去敦煌的说唱园子，去看她们唱戏。舞台上的史梅开就像是一朵美丽的梅花，穿什么都好看，唱什么都动听，演什么像什么。

我被她迷住了，特别是，她在舞台上总是看着我，有意无意地向我抛媚眼，我都接收到了。一来二去，我感觉到史梅开姑娘似乎对我特别有意。我被她眼神撩拨得无法自拔，陷入到对她的幻想里。

过了一些时日，我每天都想她，她在我的想象里芬芳四溢。我不能自拔了，啊，我二十岁了，早该陷入对一个女子的爱恋之中。

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找她。在敦煌，本来就不大的地界，找到她很容易。我去找她的时候，姚娘子就故意避开，让我们两个人说话。

我们就说说东，说说西，说到了很多事情。

比如，我不经意地就把我和师傅这些年当画匠，挣了很多钱财的情况告诉她了。

她有意无意地问，那你的钱呢？

我的钱？都不在我这里，让我的师傅保管了，他都藏起来了。说是今后我娶媳妇的时候再给我。

她笑了，那你问他要过来属于你的钱财，你自己保管才对呀。要是我们在一起，你也要花钱才能娶我的啊。我娘要的彩礼并不多，可也是要彩礼的呢。

她的话点燃了我内心积郁的一些愤恨。我暗暗觉得白师傅对我并不好，我都二十岁了，可我的钱还都在他那里，他一两银子都不多给我。你就是要开凿你的功德窟，也要给我这个徒弟一些钱啊。

想到这里，我生气了，内心里怨恨的柴火堆被点燃了。

我抽了一个机会问师傅要钱。白师傅一下子火了，你肯定是被那个狐狸精给搅和的，我告诉你，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到财物给她！他举起一根棍子就兜头打了过来，把我的脑袋上敲起了一个包，还差点儿把我的耳朵揪下来。

我狼狈地逃走了，在外面流浪了一天，去找一个老朋友，住在人家那里。

史梅开听说了，就直接来找我，安慰我。到了这天晚上，她钻进了我的屋子，倒在了我的怀里。

要是今后回想起这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我是很难忘记的。我对女人什么都不懂，只记得她浑身香香的，白白的，就像是一团月光。她的眼睛亮亮的，但有点寒光，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光。

那天晚上，我觉得我是火焰而她是躲避火焰的白狐狸，我只记得我是一只老鹰而她是假装躲避我的小白兔，最后，她被我一下子叼在了嘴里。后来我才知道我完了，其实，我是一只野兔，被她这个美女蛇咬在了嘴里。

躺在我的怀里，她在说白师傅的坏话。白师傅拒绝了她母亲姚娘子的投怀送抱，还让我离她也远一点，这让她很生气。

她说，你要把属于你的钱财拿走，然后，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我思考着她的提议，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离开这里跟着她跑到中原去，或者去长安和洛阳，又有什么不好呢？那是繁华地啊，什么都有，我为什么就不能去那里谋生呢？再说了，白师傅他要在这里开窟供养，献出他的一生，可是我才不愿意陪着他终老于此呢。我必须另谋出路了。

我说，那我把属于我的钱拿出来之后，就跟你去中原。你愿意带我去吗？

她看着我，你能拿出来你的钱财吗？你知道你师傅把财物都藏在哪里吗？

我说，我当然知道。他的那些金锭银锭，都埋在莫高窟的一个生活窟里面。只有我知道他埋的具体位置。

她的眉毛扬起来，寒光一闪，那你真应该拿走属于你的那一份。

可是，我的师傅会拦着我啊！我忧心忡忡了。

她的目光变得冰冷而凶狠，那就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我的心思活泛起来。一旦心里蠢蠢欲动，行动上就会有所跟进。可是，想到她咬着牙说出来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这样的话，我还是很紧张。但我肯定是一个坏种，曾经让强盗放火烧了那座寺庙。现在，我又蠢蠢欲动了。心魔在内心滋长。

我说，我还有一座金佛，也被他拿走了。

什么？你有一尊金佛？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是的，一尊纯金佛像。我就把我当年的事情告诉她。

她说，那座金佛属于你。你也应该拿回来，连同这些年你的工钱，全部拿回来，我们就远走高飞。他要是阻拦你，那就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她又说一遍。

我咬着牙说，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可是，说完之后，我就身体发软，我感觉我害怕杀人。我怎么可以向师傅动刀子呢？

那些天，我兜里还有不多的几个钱，我都花在她身上了。我也很害怕我师傅，不回去，想办法躲着他走。结果有一天我还是在街上碰到他了。

他出来买颜料，看到我了。小子，站住！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肯定是被狐狸精给迷住了，给我回去！

我不回去，要跑，被他追上之后，兜头一顿暴打，然后把我揪回了住处。回去之后，他让我跪在一块石板上面。跪了半天。

我心里开始萌生对白师傅真正的恨意。

那个冬天，我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一天，我跟着师傅，准备着春天要用的工具和颜料。他兴致很高，说，小子，我带你去郊区猎兔子吧。

我兴奋起来。这些年，我曾经跟着他在莫高窟三危山里猎兔子，他制作弓箭，有铁箭簇，我们射杀过野兔、野山羊、狐狸、野狼、野鸡、野鸽子等等，还用丝网捕捉麻雀，都是为了改善生活。

在莫高窟的生活非常清苦，没有肉吃，就只好自己去打猎。白翰才师傅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带着我用弓箭猎杀动物，剥皮切块，煮着吃烤着吃，都很好吃。

在莫高窟附近的山峦和沙地中，最大的野生动物是野生双峰驼。可是这家伙体形庞大，很难猎杀。还有野马，跑得飞快，也抓不住。沙鼠很多，不过有的沙鼠带有鼠疫，一定要小心。刺猬也很多，可这家伙带着刺，很难吃。我曾经养了几只刺猬当作小宠物。沙蜥很多，但这东西就更不能吃了。

我发现，白师傅带着我追猎莫高窟附近的野生动物，是为了在壁画中体现它们的身形和身姿，只不过，在他画的壁画里，一些野生动物就变成了九色鹿、青鸟、带翅膀的飞马和守宝龙，跃动起来非常鲜活。

这一天，我们骑着毛驴来到敦煌的野外。在山间，有时候能遇到黄羊——用箭射杀黄羊是最好的。我们驱赶草丛中的野兔，隐藏的兔子纷纷现身，四下乱窜。

白师傅和我张弓搭箭，射杀了几只兔子。

继续走，越走越远，就到了一片开阔地带。远山辽远，近处的沙丘潜伏着，像是伺机扑向我们的怪兽。空中有飞鸟飞过，我张弓想要射去，被师傅拦住了。你不要射杀飞禽，你只要去射杀走兽。

忽然，前面出现了一只奔跑的黄羊。黄羊这动物傻是傻一点，可跑起来非常敏捷。但这一只，是落单的黄羊，出现在干燥的冬季，还是很奇怪的。可能是前山上的枯草太少了，它下来寻找低地上的枯草吃。这只黄羊没有察觉到不远处的我们对它觊觎不已。

我师傅驱动毛驴跟过去，然后，他下来站在那里，张弓搭箭。

这时，我跟他身后约十几步远。我看到了师傅的后脑勺。他站在那里，张开弓正要射箭，说时迟那时快，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是的，就是在那一刻，心魔一下子抓住了我，我心里突然产生了杀死白师傅的念头。我立即张弓搭箭，瞄准了师傅的后脖颈，就要射出箭镞。

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白师傅似乎察觉到什么，他没有向那只黄羊射出箭支，却突然转过头来看我。在他的目光投射向我的一瞬间，我猝不及防，赶紧稍微偏转了一下弓箭箭头所指的方向，射出了我的一支箭。

那支箭嗖的一声，擦着师傅的左耳朵，射向了不远处那只呆呆地埋头吃枯草的黄羊。它应声倒地，四个蹄子在挣扎着乱蹬。

我呼出了一口气，我看到，师傅疑惑的表情舒缓了一些。

我们都把目光投向了那只中箭的黄羊，默不作声。两个人一起抬起垂死的黄羊，把它绑在毛驴的背上，然后回去。

我知道，白师傅对我起疑心了。那一瞬间，我要射向他的箭镞没有发出，他没有抓住把柄，而我射出了那支箭，射中了黄羊，而不是他。要是稍微偏一点，或者说，他不回头看我的话，那我就射杀了他。

真是鬼使神差。他为什么会回头呢？我是下意识这么干的，一瞬间我就想这么干了，可是我又后悔了。就像是有一个魔鬼从心里伸出手来，抓住了我的弓箭，让我射杀他。虽然我没有射杀他，但也许，我起了念头，就已经杀了他。在那一刻，我心里的魔鬼已经战胜了原来的我，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他的乖徒弟王龙了。

晚上，我在给黄羊剥皮的时候，我师傅从内屋出来，递给我一个袋子，说，王龙，这里面是你几年的工钱。这些五铢钱都是你的，我不再替你保管了。你拿走吧。

我呆呆地看着他丢在我面前的、装满了五铢钱的布袋子。

他转身走了，很决绝。这以后我就要失去师傅了吗？

我抓起袋子去追他，我请求他继续帮我保管这些五铢钱。

他说，王龙，你长大了，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吧。反正，你要小心女人。你不吃一次亏受一次骗，你是不会醒悟的。你走吧。

他看我跪在那里，忽然来了脾气，拿起棍子就把我一顿猛揍。我满脸都是血，可是他依旧不留我。

他还是把我赶走了。

我去找史梅开姑娘，我把那些五铢钱都交给了史梅开。见到五铢钱一大堆，黄灿灿的，她眉开眼笑，很兴奋的样子。然后，又自言自语，怎么没有看到你所说的那一尊金佛呢？

是呀，我的那尊金佛呢？我说，金佛是当年我给他做见面礼的。我想了想，我不能要，他也不会给我。

她脸上变色了，说，那就是你的金佛。既然他不管你了，你就不再是他的徒弟了，我们在一起，今后没有钱可不行。你要是能把金佛找到，我们就即刻动身去洛阳，远走高飞，好不好？

她扑过来，一下子把我抱住，身体香香的，软软的，让我的身体也变得软软的，又有什么东西从小腹那里翻上来，热热的。

她又说，一不做二不休，你把他的那些钱财都拿走，这样的话，我们下半生就好过了，对不对？

我咬了咬牙，下决心去把白师傅埋藏起来的财物都偷走，包括我给他的那一尊金佛。我的心魔攫住了我，这个念头一旦滋生出来，就很难扑灭。

我说，好，再等等。等开春了，我就去莫高窟上工，找机会把他的财物都拿到手，然后我们再远走高飞。

很久以后，我想到那一段时间里我真的是鬼迷心窍了。我被史梅开给算计了，她就是只想要我和师傅的钱财。

我记得，那年冬天，她妈妈找到了一个从龟兹来的商人做依靠，跟着商队前往洛阳了。史梅开并没有走，而是继续住在敦煌。史梅开要等着我把白师傅藏起来的财物偷到手，然后我们再一起远走高飞。

我渐渐变得坦然了。我想，既然我都对白师傅起了杀心，那他一定有可恨之处。他已经把我赶走了，我不再是他的徒弟了，我还不能偷走他的财物吗？何况，在我的心里，现在涌起了对那一尊原来属于我的金佛的强烈渴慕。我的金佛！我的金佛！属于我而不是属于白师傅的金佛，我要拿回来，拿回来！

这是史梅开姑娘一直在我耳边灌输的声音。后来，这变成了我内心的声音。

开春了，很多画匠开始在莫高窟上工。我找到了白师傅，说要给他帮工，画完那个禅修窟，然后，我就离开。

白师傅看着我，目光里面有深意，但他同意了。他说，小子，那个洞窟还有西壁的千佛和一尊坐佛没有画完，我们要完成它。

我们来到了这座禅修窟。这个洞窟的开凿是几代窟主接力，营建花了十年的时间，可见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看到，雕塑匠已在中心塔柱的四面开龕处都塑好了佛像，在南壁和北壁的开龕处也都塑了几身佛像，那几铺去年我和师傅画下的壁画栩栩如生，非常完美。

去年，白师傅和我在这个洞窟中忙碌了好久，洞壁上的壁画大都完成了，比如南北壁的千佛，洞窟顶端的图案、花样都完成了。南壁的千佛属于过去世庄严劫千佛，过了西壁的中心点，北壁的千佛都是未来世星宿劫千佛。在过去世庄严劫、现在世贤劫和未来世星宿劫的漫长的因缘转化中，成、住、坏、空，如朝露如闪电，又如漫漫长夜没有尽头。如今西壁千佛像下面的主尊佛像没有画出来，南北壁对称的各一铺壁画也没有完成，有一个上角凸起一个小方块的地方，是白色的。

你觉得在那里，我会画什么吗？白师傅端详着那块白色的墙壁，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想必师傅的心中已经有了内容，对吧。

他微笑着，说，是的，我要画的是降魔成道图。释迦牟尼如何战胜各路妖魔鬼怪对他的诱惑，包括女人对他的诱惑。最终，释迦牟尼战胜了心魔，降魔成道。

我脸红了，师傅是不是在说我呢？我低下了头，不敢看他。

他带着我，用红线勾勒起稿。在画面的中心，出现了释迦佛的影子。接着，在左下角，出现了三个婀娜多姿的女人的形象。三个女人搔首弄姿，勾肩搭背，眉目传情。

白师傅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徒弟啊，王龙啊，你知道吗，在《普曜经》中，诱惑佛陀的魔女有三十二种姿态，一步步地去诱惑释迦牟尼，阻碍他得道成佛。

三十二种姿态？那还了得？我想到了史梅开的几种让我销魂的媚态。也不够三十二种啊。

訶

白师傅说，这三十二种姿态，分别是：张眼弄睛、举衣而进、訶并笑、展转相调、现相恋慕、更相观视、姿弄唇口、视瞻不端、嫫媪细视、互相礼拜、以手覆面、迭相捻握、正住佯听、在前跳躐、现其髀脚、露其手臂……

师傅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一一指出来，他线描这几位魔女的时候，她们的身姿形态如何生动起来。我看到，三个媚态百出的魔女在洞壁上出现了，就像是我师傅嘴里说的这些四字词组那样，顷刻之间在他的手下形成，向我展现出深渊一样的诱惑，让我顿时目瞪口呆。

还没有完呢，白师傅又说，我只说了一半。魔女诱惑佛陀，除了前面的十六个还有十六种姿势——第十七，作鳧雁鸳鸯哀鸾之声；十八、现若照镜；十九、周旋出光；二十、乍喜乍悲；二十一、乍起乍坐；二十二、意怀踊跃；二十三、以香涂身；二十四、现持宝璎；二十五、覆藏项颈；二十六、示如闲静；二十七、前却其身遍观菩萨；二十八、开目闭目如有所察；二十九、俾头闭目如不视瞻；三十、嗟叹爱欲；三十一、拭目正视；三十二、遍观四面举头下头。这一个个连续的、变化的姿态，作为一个画师，都要掌握到，要把这些姿态画出来，还要凝固在壁画中。

师傅给我说的是壁画降魔成道的内容，我却觉得，他说出的是我的心魔，说的是史梅开对我的千般诱惑。

接着，他的画笔飞动之下，洞壁的右下角又出现了三个顿足捶胸的衰朽女人的形象。然后，他向上勾勒，出现了很多兽首人身的妖魔鬼怪，手拿长长的棍棒和矛枪，向位于中心位置的释迦进攻。最终，在南壁，他画成了释迦牟尼降魔成道图。

我大汗淋漓，不知道能不能战胜我的心魔。

在那个春天里，白师傅绘制壁画的速度很快。南壁画完了，我问他，师傅，在北壁与南壁对称的位置，要画的是什么？

他说，是尸毗王割肉贸鸽图。他笔走龙蛇，然后，有如神助，白色的洞壁之上，开始出现了一个躺卧的人形。

师傅说，王龙，你看，这个躺着的就是慈悲的尸毗王。尸毗王具有慈悲心。天神要考验他，就化作老鹰，直扑他的大臣化作的鸽子，落到了尸毗王的面前。尸毗王为了救助这只鸽子，决定割下自己的肉来换取老鹰对鸽子的索取。

画面中，尸毗王忍着剧痛，有一个人正在他的腿上割肉。洞壁上连续的画面还有尸毗王坐在秤盘上，他在与鸽子称重。即使无法与鸽子等重，尸毗王也毫无悔意，决定以自己的肉身来换取对鸽子的解救，继续从身上割肉，往秤盘上放。最后，他把自己浑身的肉都割完了，只剩下了骨架，老鹰与鸽子才现出原形，赞叹尸毗王的舍身精神。天神也使尸毗王恢复了完好的肉身，经过验证，尸毗王是大慈大悲之士。天神和大臣向他合掌致意。

那一天，白师傅画完了这一铺壁画，长叹一声。不知道他到底要叹息什么，是洞悉了我内心的心魔杂念，还是为他完成佛陀降魔成道图与尸毗王割肉贸鸽图后如释重负的喟叹？

他说，这个洞窟，我画完了。王龙，我画完了。

我提醒他说，师傅啊，西壁上的千佛图之下的中心位置，还有一尊佛像没有画上去。在您的粉本上，那个地方应该有一尊坐佛，您还没有画呢。

他说，王龙，那幅佛像，要由你去画了。我的工作完成了。我要回敦煌去歇息歇息。你留在这里，去完成它吧。他说完，就走出了洞窟。

我追出了洞窟，我看到他骑着毛驴，沿着莫高窟前面的大路向敦煌方向而去，夕阳映照在他的身上。他难道就这样离开了这里，离开了敦煌莫高窟？

眼看着白师傅消失在大道之上，天色慢慢擦黑。

这天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牙使得晴朗的夜空非常寂寥。独自留在洞窟里的我心里蠢蠢欲动。我早就知道，在北面那片山崖下的生活窟之上，还有一个洞窟，是白师傅埋藏财物的地方。下面的那个生活窟，我们在那里居住过很久。在上面一个很小的洞窟里，埋藏着他积累多年的钱财。那个小石窟在莫高窟接近崖顶的位置，入口很小，就像是一个埋葬僧人的瘞窟，一般人都不会去注意它。

我的心魔又开始抓挠我，在这样一个月夜。远处有狼嗥声，我不知道它们呼唤同伴是为了猎捕什么动物。

我知道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走出禅窟，向北边我们居住过的生活窟而去。我先进入到生活窟，师傅的东西他都带走了，看来，他是真的回了敦煌。我的心里百爪挠心，师傅的财物，他会不会都带走了？我想着，决定先进去看看究竟。

但我的心还是突突跳着，我一步步攀爬，来到了那个位于崖壁上最高层的小洞窟口。洞窟距离崖顶一步之遥，非常危险。窟门很小，只能容一个人弯腰进去。有一个木门，上了锁，我有钥匙。我打开来，钻进去，用火石点燃一根蜡烛。

我照亮了这个小石窟。忽然，往昔熟悉的生活扑面而来，那是我作为一个少年，在莫高窟最初的生活记忆。我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很多的日子，我慢慢长大。在这里，我成熟了，今天之后，我也要离开了。

我泪眼蒙眬，但我的心魔攫取了我。我要在洞窟里去挖找白师傅的财物，寻找那尊本来属于我的金佛。

我爬着钻到洞窟最里面一块突出的岩石跟前，在那红色的砂岩和黑色的石头下面，有一个很深的凹陷，被沙子覆盖。那里藏着白师傅积攒了多年的财物，那是他发愿要用于将来开窟的用度的。他做画匠很多年，挣的工钱大都是粮食，换作了金银锭子。

现在，我不确定师傅是不是已经转移了那些钱，只想着挖挖看，看个究竟。我挖呀挖，先挖出来一个木盒子，里面果然装满了五铢钱和银锭子。接着又挖出来一个布袋子，里面有碎金子。在木盒子里还有一个铁盒子，打开来，里面有一个毛毡子，包着的就是一尊金佛。

啊，正是我的金佛！不不，不是我的金佛了，但就是那个金佛，现在被我找到了！我一把抓在手里，笑了。

正在这时，我忽然感觉到有一阵小风从我脑后吹过来。我转身一看，是白师傅钻了进来，手里也举着一根蜡烛。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张口结舌。

我惊恐万状，立即举着右手的金佛向他砸去。他用右胳膊挡住了，推了我一把，我一下子撞在那块突出的暗色岩石上。岩石松动了，掉落下来，接着，大股的流沙像蟒蛇游动那样在岩石脱落的地方降落，唰唰响着一下子就流泻下来。

我听见白师傅大喊一声，当心！他扑过来，一下子把我压在他的身下，只听上面无尽的流沙和砂石滚滚不断地落下来，顷刻之间就把我们埋在洞窟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感觉身体很沉重。我发现，我被一个弯曲的身体覆盖着。可是，这具身体已经凉了。黑暗中，我发现，那就是我师傅的身体，是他最后保护了我。

师傅死了，我还活着。我挣扎着要动弹一下，但很困难。我的身上都是砂石。我们被埋在洞窟里，现在我要逃生。我想，师傅啊，我太对不起你了，你在临死之前还不忘保护我，把我压在身体之下，给我留出了逃出生天的一点空隙。可是，我却是杀害你的罪人，师傅啊。

我躺在他的身体下面。在黑暗中被砂石包裹着。我努力地一点点地动弹着，希望砂石会松动。幸亏师傅的身体覆盖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身体右侧，一块不大不小的石

头也给了我一点空间。我不断地挪动身体，让洞窟里的流沙缓缓地推着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一点点把自己挪动到洞窟口。沙子和我互动，我挪动，沙子也流动。

最终，我钻出洞窟，筋疲力尽地逃到了崖壁下面。远远看去，那个小洞窟已经坍塌，被流沙和砂石吞没了。

我发现，我的右手还握着那尊小金佛。

我遍体鳞伤回到敦煌，去找史梅开。旅店的伙计笑话我，傻蛋，你到莫高窟那么久，那个骚姑娘早就跟着一个有钱的商人去了长安。她怎么可能等你呢？

我傻眼了。我的那些五铢钱也都被她带走了，我是不是人财两空？

我摸了摸我背着包袱里的小金佛，傻傻地笑了。

我回到了莫高窟，来到了这座禅修窟里。现在，我无父无母无师傅，我，王龙，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面对着洞窟主龛里的交脚佛陀塑像，我双手合十，跪了下来。

我在忏悔，我在祷告，我在流泪。

我忽然感觉到，在洞窟里，有人在看着我。我转头向右，看到在那一铺尸毗王割肉贸鸽壁画的右首处，上下共有五排人物故事画。从下往上数第三排，有一尊人像，带着圆券形黑色背光、长着一圈胡子。他的眉头呈现八字，似乎充满了忧愁，那醒目的八字眉，不是我的白翰才师傅，又是谁呢？

我走过去，站在那里，仔细端详着这一幅很小的僧侣供养人图。原来，我师傅把自己画在了这里，使自己成为了这个洞窟的守护者。他那八字眉我是多么的熟悉啊，可他在忧愁什么？他又在看着什么？我有些疑惑。顺着他看去的目光，我看到，在洞窟的西壁正中，那里还有一块券形的空白，在西壁千佛图像的正中下方的位置，还没有完成。

我记起来，师傅说过，要我去完成那里的佛像。那里是这个洞窟的东西中线，那里应该是现在世贤劫三大劫的中间部位，也就是我要赎罪、去掉心魔的地方。

我分明记得，我曾经在那里画上一尊佛像，可第二天就不见了。现在，这块白色的洞壁等着我去绘制佛像，八字眉的师傅也在北壁上看着我。

我走过去，手里拿着颜料木托盘。我开始在那里画一尊结跏趺坐的白衣佛。是的，他是白色的佛，面容就是我师傅的，他姓白，他其实就是一尊白衣佛，是来到这个世界度化我的。

我画啊，画啊。他的袈裟是白色的波纹流线，他的肤色是白色的，脸是白色的，面容是白师傅的，只是眼睛向下看，五官都是白色的。

我在那一瞬证悟了。我画下了白衣佛，白衣佛像开始在洞壁上发出了一圈背光。这就是《观佛三昧海经》里面所说的，应被降服的龙王的邀请，释迦牟尼佛将自己的影子留在了岩石中。

我的师傅，现在，他把他的影子留在了洞壁中，这一身白衣佛不再消失，而是出现在我王龙的画笔之下，出现在这个洞窟的西壁中闪闪发光。

这正是“在阴不昧，处暗逾明”。

我忽然理解了，我的白师傅，他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却能以影子留在洞壁之上，化身为白衣佛，呵护世间，以巨大的慈悲闪耀在浩瀚的千佛光海之中，显现着无穷的愿力，也救度了我这个罪人。

我流出了热泪，我最终代替师傅完成了这个洞窟的壁画绘制。我想，有白衣佛作为我师傅愿力的呵护，我也从此拥有了神奇之力。

我发愿要留在这里，完成师傅的愿望——在这敦煌莫高窟开凿一座功德窟。因为，我，王龙，我的名字倒过来念，就是龙王，我就是那条最终被降服的恶龙。

第四窟 第296窟，一个女子



这座洞窟开凿于北周时期，石窟造型为殿堂窟。从心理感受上说，这个洞窟的主室空间比较方正。窟顶呈倒斗形，顶部含藻井的壁画缤纷灿烂，绘制了西天繁华世界。在屋顶绘制藻井图案，来自木建筑防火理念，绘制的水生植物如莲花、水藻，象征着能够防止火灾。藻井边上，艺术家绘制了垂幔和流苏，使窟顶显得华贵，就像是中国古代帝王常用的华盖一般。把佛龕之上的洞窟顶绘制成华盖，以示对佛的最高敬仰。

正壁，也就是西壁的佛龕是这座洞窟的中心。佛龕内塑有一佛二弟子彩塑。二弟子不用说，就是迦叶和阿难。而在龕外还有台子，龕的左右两边各塑造了一身身形曼妙的菩萨像。

洞窟顶部，画有两铺壁画。一铺是报恩经变画《善事太子入海求珠》，说的是古印度波罗奈国有两个王子，一个叫善事太子，一个叫恶事太子。善事太子到处做善事，把国家的国库都花空虚之后，善事太子去向海底龙王寻找宝珠。他和恶事太子辞别国王和王后，前去寻宝珠。在海上，他们的船遇到了金山银山，结果恶事太子太过贪婪，装了很多金银财宝，船翻了。善事太子没有取金山银山，而是专心寻求宝珠，他得到了宝珠。后来，在一个荒岛上他与恶事太子相遇，救了恶事太子。恶事太子看到他得到了龙宫的宝珠，十分嫉恨，就趁机把善事太子的眼睛刺瞎，夺走了他手里的宝珠，回国对父王说，善事太子死了。善事太子流浪到利师跋国，遇到

牧牛人赶着一群牛，一只牛王用舌头将他眼睛里的刺舔出来。牧牛人又给他一把琴，善事太子就在街上靠弹琴卖艺为生。利师跋国的一个公主听到琴声，喜欢上他，非要嫁给他。他们结婚后，善事太子的眼睛立刻重返光明。后来，他历经千难万险回到自己的国家，父王发现善事太子活着，就把恶事太子关起来惩罚。恶事太子有悔意，十分惭愧，交出了宝珠。善事太子供奉宝珠，国家逐渐国泰民安。这个报恩经变画，说的是善恶之间的争斗，最终善占了上风，得到了所有的好报。

另外一幅是因缘故事《微妙比丘尼因缘》。话说古印度的舍卫国国王十分暴虐，放醉象踩踏人民，一些贵妇很害怕，纷纷出家为尼，但耐不住寺院寂寞，求教于一个叫微妙的比丘尼。微妙就讲了自己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她曾出身婆罗门高种姓家族，嫁给门当户对的英俊青年为妻，先生了一个大儿子，又怀上了一个孩子。她第二次怀孕后，回娘家生孩子，路上遇到毒蛇袭击，咬死了她丈夫。

微妙怀抱新生儿继续赶路，过河时先后失去两个孩子。回到娘家才听说，家里着火，父母亲都被烧死了，家也没有了。后来，微妙又嫁人了，但新丈夫虐待她，差点杀了她。她出走了，遇到一个丧妻的富家子弟，结婚后，过得美满。可没多久，这个丈夫也得病去世，按照习俗，她必须陪葬。晚上，盗墓贼盗墓，把她挖出来，她活了。盗贼首领见她美貌，占有了她。没几天，盗贼被抓，贼首被处死，微妙再次被同葬于墓穴中。这天晚上，恰巧有群狼觅食，掘开坟墓，微妙再次逃出生天。她不知道自己前生作了什么孽，竟然遭到这么多次的打击。经过佛的点化，她明白了前世的孽，就决心皈依佛门，出家修行，得到了罗汉果。

南北两边的洞壁，上部的壁画是千佛，下壁分别绘制了因缘故事《五百强盗成佛》和报恩经变《须阇提本生》故事。五百强盗成佛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须阇提本生》故事，说的是古印度的波罗奈国大臣罗睺谋反，杀了国王篡夺王位，又追杀三个小国的国王，杀了两个。最小的国王善住听到夜叉报信，和王后、太子须阇提一起出城逃难。逃难途中路途艰险，饥饿难耐，没有一点食物了。善住王想杀了妻子吃肉，太子须阇提苦苦哀求，不要杀母后，他就割下自己身上的肉，供父王善住和母亲食用，他们得以延续生命。须阇提王子割肉救父母，感动了帝释天，他使用神力使须阇提的身体得到恢复。最后，邻国发兵，帮助善住王夺回了王位，杀了罗睺，平定了叛乱。后来，太子须阇提继承了王位。

在这个洞窟中，描绘须阇提报恩经变画，采取了独特的横卷连环画的方式构图。画面上有夜叉报信、善住王出逃、误入歧途、善住王杀妻、须阇提王子献肉、邻国营救、复国战斗等场面，一一连续画出，强调了报恩经变的主题。

我是一个女子，我向哪里逃呢？我想死，可我要找一个能自杀的好地方。我觉得自己的命运太悲惨了。我从沙州逃了出来。死是容易的，可活着却那么艰难。在那个夜晚，我一筹莫展，站在星空之下，陷入了思索。那是最艰难的时刻，因为就在街

边，有一口水井，井口很小，能容下一个人的身体，我只要往里面一跳，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可倘若死在眼前这街坊吃水的水井里，就会在很长时间里，让这口水井变成一口废井。人们会说，这口水井里面死了一个女子，她那发臭的身子污染了井水，井水再也不是洁净的，井水再也不能饮用了。即使我的尸体被打捞出来，井也废了。

我不能对不起这口井。我不能死在这口洁净的水井里。

我想到，我曾听到一些男人说，沙州向西走几十里有个莫高乡，莫高乡再向西走一点儿，就是莫高窟。在莫高窟有很多洞窟，是王公贵族开的家族窟和平民百姓开的功德窟，也有很多是修禅出家的人开的禅窟。很多香客都向往那里，他们南来北往，来到沙州的一个目的就是去敦煌莫高窟朝拜礼佛。

来来往往的人都经过敦煌，特别是旅店里的男人，很多都是过路的商人。他们行脚到此，在旅店里歇息，也在这里寻个乐子，把大把的钱抛撒在沙州城内，只有店家和支持店主的官吏赚得盆满钵满的。他们日日笑逐颜开。

他们也有心黑手狠的，我被卖到沙州之后，就受尽男人的欺凌。我心已死，我的身体却还活着，我要把我自己杀死，可我要死在哪里呢？想来想去，我还是去莫高窟吧。既然那么多人提到莫高窟眼睛里都闪烁着光芒，我就去莫高窟，在千佛洞的山崖上，随便找一个没有人看见的洞窟，死在里面。在佛像和菩萨像面前，超度我自己升天，在佛陀像面前寂灭，这是我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我就向莫高窟这边走来。我的包袱里面准备了一些男人穿的衣衫，那是一些不起眼的破衣烂衫。我穿上氅衣，系上腰带，戴上草帽，就像是一个少年。每天低头走路，没有人发现我是一个女子。稳妥起见，我还挑偏道走，尽量远离那些闲汉和顽皮子弟。在旅途里，见的男人多了，我知道哪些人是好人，哪些人不怎么样，哪些人完全是坏人。

我要到莫高窟千佛洞去，我要到那里，在菩萨面前好好倾诉一番，说说理，讲讲我的身世。我真是欲哭无泪，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这么惩罚我，让我生不如死。

身在沙州落脚地，每天都要在店里干活，还要应付一些臭男人。店主的威逼之下我还要去赔笑。喝醉的客人对我不满意就会大发雷霆，出手打我。男人们穿着衣服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可脱掉衣服就是野兽和动物。猪狗不如的东西就那么一个个扑过来，嘴里喷着臭气。给我的钱，我也从来没看见，全都流进黑心店家的雕花木箱子里了。那些男人蹂躏我清洁的身体，他们面目可憎，他们强人所难，他们在我的伤口上撒盐。每次有男人玷污我，我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趁机在他的脖子上猛地割

上一刀，把他给杀了。他们那时并无防备，正缓缓沉入倦怠中，只要我拿出暗藏的一把匕首在他的颈项边一割，鲜血就会像泉水一样喷出来，这个男人就完蛋了。

可我不能杀人。我宁愿自杀。他们来沙州也是为了讨生活，歇脚之后继续远行。除了有点钱仗势欺人、欺凌女人，他们没有到犯死罪的地步。除非有人打我，我才能竭力反抗。他们不知道我内心想的是，逃离人间的苦海，寻找到安身安魂之所。我就这么一路想着来到了莫高窟千佛洞。

我跌跌撞撞地爬进一个洞窟。我看到了佛像和菩萨像，还看到有很多壁画在洞壁的四周。我渐渐适应了洞窟里的光线，四下观瞧。我觉得在这样的荒凉寂寞之地，在这样一个寂寥的洞窟里自杀，是最好的归宿。

我仰脸看着洞窟主龕的佛祖和菩萨像，不敢接近。我怕佛祖会制止我。我仰脸看头顶的壁画。就在洞壁的西侧，一直延伸到北壁，我看到一组很长的壁画。大约有两人身长那么长，齐腿那么宽的壁画延展开来。我觉得这壁画的内容似乎在哪里见过。我仔细看那些画面，忽然想起来，就在沙州的大乘寺，我曾听到一个比丘尼讲经说法。

那是印度的一个叫微妙的女尼的故事。我顺着画面看，那两个身长的壁画，一共有二十四幅，每一幅边上还有榜牌题记。情节画面是上下交错、延伸讲述的。我就这么一幅幅地细细地看，我看到：

第一幅图，一个女人正把一根针刺入一个婴儿的后囱门。

第二幅图，画的是婴儿的母亲在质问这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做，女人在指着天，发誓她什么都没有做。

第三幅图，有两个院子显示门当户对，一个婆罗门小伙子和微妙结婚的场景。

第四幅图，画的是微妙告诉丈夫自己怀孕，即将生产，应该回娘家去。

第五幅图，他们这对年轻的夫妇在路上，大儿子在丈夫的肩膀上扛着。

第六幅图，画了一棵树，夜晚他们在树下休息，一条毒蛇咬了丈夫，毒死了他。

第七幅图，微妙在尖叫，她痛苦地哀号，丈夫身体僵硬，已经死去。

第八幅图，微妙把大儿子扛在肩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在路上。渡河时大儿子被水冲走，小儿子在对岸被狼叼走吃了。

第九幅图，微妙在回娘家路上遇到一个男人，他是父亲的老友，告诉她她家里着火了，父母双亡，家也被烧毁。

第十幅图，画的是这个父亲的朋友收留下微妙。

第十一幅图，画了一个年轻的男子来向微妙求婚，微妙答应了。

第十二幅图，画的是他们结婚后，男子在外面喝醉后回来砸门。

第十三幅图，年轻的丈夫借着酒劲，殴打因怀孕躺在床上的微妙。

第十四幅图，画的是癫狂的丈夫逼着微妙吃掉她流产后经过烹煮的婴儿尸体。

第十五幅图，微妙痛苦万状，她离开了这个充满暴力的家。

第十六幅图，画的是微妙逃到波罗奈国，在树下休息时，遇到一个丧妻的年轻人，两人在墓园里悲戚站立。

第十七幅图，画的是微妙与这个丧妻男子结婚。

第十八幅图，画的是这个男子不久死去，因波罗奈国的法令，微妙必须殉葬。

第十九幅图，画的是一伙盗墓贼在盗挖新坟，挖出了还活着的微妙。

第二十幅图，画的是盗墓贼首领看上微妙了，强令她和他结婚。

第二十一幅图，盗贼被抓，首领被判死刑，即将被行刑。

第二十二幅图，画的是按照波罗奈国的法令，微妙必须殉葬盗贼的首领。

第二十三幅图，画了一群豺狼在刨坟，挖出了尚且活着的微妙，她又重见天日。

第二十四幅图，释迦牟尼佛走向微妙，让弟子阿难给她赤裸的身体披上袈裟，带她去瞿坛弥那里剃度出家，皈依佛门。

我就这么上上下下地看，越看就越难过，越看就越伤心。联想到我自己经历的一切，和这个叫微妙的尼姑悲惨的经历有些相似。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我受不了了，我太难受了。我跌跌撞撞，沿着北壁仰头看着这幅壁画长卷，就像是在诉说着我的身世一样。我泪眼模糊，然后，我在佛像面前跌倒。

我双手合十，期盼佛祖度化我，就像佛祖曾经向女子微妙走过去、度化她一样。让她得安宁。可我仰脸盼望奇迹，奇迹没有发生。在我的面前，那尊佛像安然端坐，

并不理会我。那么迦叶，阿难，你们是佛陀的弟子，你们能否给我接引？我大声呼喊，可迦叶和阿难也不说话。我又看到龕外的两尊菩萨，面容那么和善美好。菩萨啊，你们能接引我，让我皈依净土世界吗？

奇迹没有发生。在这个洞窟里，无论我怎么嘶喊，洞壁像是能吸收一切声音，最后都化为一片沉默。我受了太多苦，我没法再活了。既然佛祖都不能度化我，不接受我的皈依，那我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死在佛祖面前。

我拿出了匕首，我试着割腕。可钻心的疼痛让我无法下刀。我又取出了绳子，把绳子系在佛祖的脖子上。我要吊死在佛的前面。我把绳圈套在脖子上，爬上龕台，我把脖子伸到绳圈中，脑袋在绳圈里面了，我能闻到佛像身上彩塑的气息。我就要死在佛的面前了。也许你们这些泥胎彩塑都是骗人的。可我还是要死在这里，我有多么绝望啊。

我双脚往龕下一跳，就挂在了高大的佛像身上。顷刻之间，我感到绳索紧紧地勒在我的脖子上，仿佛有人在用力拉紧绳索。是佛像在勒着我的脖子吗？不，不是的，不能怪佛像，是我自己挂在佛像的身上。此刻我无法呼吸，我的舌头伸出来，我想抬起双臂，可我抬不起来了。我感到有一阵黑暗的东西涌上来，像是一股黑水，正在吞没我，要把我淹没。很快，我眼前变黑了，这下好了，这样我就看不到自己的死相，我就要死去，不管是下地狱还是在炼狱里，都比这人间要好很多。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可有一点欣悦，我终于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舌头伸出，想呼喊，可发不出一点声音。我那么美丽，我的死相肯定很难看。我要死了，我就要死了……

在我的耳朵里，响起了一声呼喊。有扑通声。我掉在了地上。我昏迷过去了。等到我醒来，我躺在一个穿着白布衫的男子的怀里，他长得就像是佛陀像边上的弟子阿难。

他正瞪着大眼睛，诧异地看着我。

我的喉咙里有火。我嘶哑的嗓音说：你，你是阿难吗？

他笑了，我不是阿难，我姓张。

我问：那我不是已经死了吗？难道，我还，没有死？你不是阿难，你是谁？你给我滚开！我扑打他，他赶紧把我放开。我担心他是一个坏人，就继续推搡他。

他一边向洞口退去，一边说，你不要在这里自杀。他的表情显得有些痛楚，又有些气恼。你想死，也别吊死在我雕塑的佛像上啊。找地方也不找个好地方。死在这洞窟里，人家还怎么拜佛呢？

我赶他走，他丢下一个装胡饼的布袋子和水，就离开了。

晚上，洞窟里非常寒凉。我觉得很不舒服，浑身在颤抖。忽然，夜晚的洞窟口，出现了一双闪亮的眼睛，一阵臊臭袭来。一只胡狼爬进洞窟，龇牙咧嘴向我冲来。它扑过来一口咬住我的腿，我一下子镇定下来，也不甘示弱，手里的短刀挥动着，割到它的脖子上。它本来十分凶狠，被我几下割到脖子，血喷了出来，呜呜叫着，不久就死了。我也又累又怕，昏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那个小伙子又出现在洞窟口。他走进来，看到胡狼尸体。

喂，这条胡狼是你杀的？

我点点头。你不要靠近我。他笑起来，真像阿难的塑像。

你这个女人，真是的，我早就发现你不对劲了。我又不会害你。我在旁边开凿石窟呢。这个石窟是我们去年开凿完工的。他递给我一个羊皮袋子。

我咳嗽着，一边喝着他羊皮袋里的热水。等我完全醒转过来，我明白这个男人是个好人。我说我从沙州来。他告诉我，他从瓜州来，瓜州和沙州相隔不远。他是一个石匠和泥塑匠，有人聘请他在这里开凿洞窟，他在这里干了好几年了。他说，昨天一早，他就看到我从沙州方向的大路上过来，披着一件又脏又破的灰色大袍子，骑着一头老驴，背着包袱。

我看你行踪诡异，来到这千佛洞洞窟跟前，下了驴背，把驴往树上一拴，就仰脸找洞窟，走路也跌跌撞撞的，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站在洞壁上开窟，能看见你的一举一动。我就对你产生了疑心，注意观察，看你进了哪个洞窟。等到你进入洞窟，我就悄悄走过来，爬上来，贴在洞壁门外，听你在里面干什么。然后，我就听到你的说话声，哭声，祷告声，祈求声，希望佛祖点化的嘶喊。我在洞外听得锥心，你在洞内哭得伤心，然后，你就上吊了。再然后，我赶紧进来，其实就是那么一阵子，你两眼翻白舌头吐出来，就要死了。我用刀子割断勒在你脖子上的绳索，你掉落在地上，我把你抱着，摇晃你，你慢慢醒转过来。

原来是这样。我惊异又愤恨：你为什么要救我？我就是想死的。

他看着我，淳朴地一笑：女子啊！好死不如赖活，你和自己有多大的仇怨啊。活着多好啊。

可我没有活路了。我呜呜哭了起来。我还是想死。

他笑起来，你看，其实，是佛祖显灵让我来救你的。你死了一次，死不了。

我说，我还是想死。

他看着我，觉得我太奇怪。我越看他，越觉得他的眉目之间就是佛陀的弟子阿难，俊秀，聪颖，略带羞涩。好死不如赖活，你是怎么了？他指着壁画，你看到那画上微妙尼姑的故事，联想到你自己了？你父母双亡？你死了丈夫？改嫁遭受暴力？孩子没了？你又被转卖？然后你逃脱又被抓回去？你又逃，又落入贼寇之手，受到凌辱？然后又逃脱，差点儿让野兽吃掉？

他一边说，我一边点头。我不想再回忆我经历的所有惨状。从十六岁开始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炼狱中穿行。我泪如泉涌。

他沉默了。他说，然后，你跑到这里自杀，佛陀派我救了你。他微微一笑，算了不说了。我今天还有很多活要干，我在那边开凿一个洞窟。你在这里先待着，不要轻举妄动了。佛陀已经在保佑你，不让你轻生，你就不要往那方面想了，你现在想的，就是如何活着。你叫什么？

我？小名梅娘。大名叫贺梅朵。

我叫张护。好了，我先走了。说罢，他起身，丢下食物袋，然后敏捷地从洞口翻身而出。

后来，他给我带来褥子、厚草垫和水罐、肉干、瓜果、胡饼等。还给我带来外面的消息。没有人跟踪抓捕我，仇家、买家、官府和贼人，都没有来找我。我本来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女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无依无靠。我说，我在这个洞窟里安静地礼佛吧，把洞窟里的壁画一幅一幅地看下去，看到心里去。

张护告诉我，他是瓜州人。我说我是酒泉郡的人，被卖到沙州。他是一个善人，把我藏在这个洞窟里，不让我出去。他还比我小一岁，未曾娶妻。有两个弟弟，父母双亡，因家里穷，全靠他在这里当开窟工，塑泥塑开窟挣钱。供养人出钱，雇用他干活。

过了几天，我告诉他，我想出洞窟，去他开凿的地方给他帮忙。

他想了想说，好，你穿上那件灰色的袍子，这样就没人看得出来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给我当个递东递西的小工吧。

我跟着他走出洞窟。开凿石窟的场面十分热闹。在鸣沙山边的崖壁上，有好几个洞窟在开凿。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人们搭着架子，凿洞挖土，簸箕和木桶装满渣土和石头，在上下运递。还要防止大风把崖顶的沙子吹刮下来。沙子在大风中四处飞扬，就像是沙海掀起了大浪一样，扑面而来，人都看不见。洞窟外面，听见叮当作响，凿洞、运土、挖土，几十个人在附近的崖壁上忙活，场面壮观。

我能做些什么呢？也就是递些东西，在地上看着运来的材料。后来，我觉得还是给他们做饭比较适合我，我就找到一个底下的坐禅洞窟。这样的洞窟没有壁画，也没有别的东西，能烧火做饭。我还能打柴火。跑远一点，在宕泉河边的杨树林里，捡到很多枯树枝，还有一些红柳枝条，饱含干燥的油脂，都能取来作为柴火。我烙饼、做馍、炖菜、蒸饭。我给这些辛苦的男人做饭。吃饭的时候，他们是分班的，一拨拨来吃。

有人问张护，这人是谁啊？一看就是一个女人。在这里开窟，是不能让女人做的。

张护就说，哎，她是我姐姐张梅朵。对吧，姐，你可不要乱跑，这里有狼有野兽，有时候还有乱兵走过，很容易把你劫掠走。

果然有一天，乱兵就来了。他们骑着马，像是远处的一股强风刮过来，有一百多人，风驰电掣扑过来。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手里拿着长刀，冲到千佛洞崖壁跟前。开窟人赶紧躲避起来。他们就一个洞窟接一个洞窟地找，主要是抢东西。

有一个坐禅的老人不愿意把一件棉衣给乱兵，那个乱兵就用刀刺死了老人。

我很害怕，躲到北区生活窟一个很小的瘿窟里。瘿窟很低矮，只能爬着进去，里面还有一具僧人的尸骨，我是爬进去之后才看到的。他已经变成了森然白骨，牙齿是白色的，闪着死亡的光芒，头骨两眼处是两个空洞，虫蜒在爬进爬出，十分吓人。

我已经死过一回，我不怕死，也不怕骨骸。我就躺在瘿窟里面，用这具尸骨挡着我。有乱兵的脚步声传过来，他低下头，向这个瘿窟里看。从外面看，里面是黑乎乎的。他拿着手里的长刀捅进来，在瘿窟中来回扫了几下，把那具僧人的骸骨打散了，头骨骨碌碌滚了出去。那人吓了一跳，骂骂咧咧地站起来，走了。

乱兵在这里搜刮了一个下午，他们抢夺开窟人的粮食储备，用开窟人的工具埋锅造饭，还宰杀了羊，大吃一顿之后，骑马扬长而去。

傍晚，这里一片安静。我爬出洞窟，看到残阳如血，映红了对面的三危山。夕阳就要坠落到天边，而洞窟这边好久都没有动静。那些开窟人和修禅的僧人呢？那些画工和雕塑匠人呢？那些放羊的放牛的寺院常住，也就是寺院的奴仆呢？都看不见了。

我想到阿难，不，我想到了张护。他护佑了我，可他在哪里？我担心起来，我一个窟一个窟地找。在崖壁下，看到了几具蜷曲着身体的尸体。那是乱兵杀死的人。有些开窟人出来了，表情茫然。有僧人出现了，从躲避的地方，表情依然是平静的，就像是一阵强风刮过去，世界总会恢复平静。

我找啊，找啊找，没有看到张护。更多的开窟人出来了。他们收拾被乱兵搞乱的一切，他们继续搭起开窟的架子，准备接着干。可没有张护的影子。

我的心揪起来。我继续寻找，跌跌撞撞地走进一个大型窟，看到里面有佛陀和菩萨像，我走进去，在佛像前祷告，大声祈愿张护能够安全。

我正在祈愿，忽然听到扑哧一声笑。我抬头一看，正面主龛上，是阿难的尊像在冲我笑。原来，张护把自己装束打扮成阿难的塑像，正站在佛龛上佛陀像的边上。他这是故意调笑我，还是乔装成阿难躲避那些乱兵的劫掠呢？

我又羞又怒，爬起来就跑出了洞窟。我回到那个我曾经自杀的洞窟。这个洞窟在高处，我躲在里面比较安全。我喝水吃饼，今天乱兵带来的惊吓总算是过去了，我困了，躺在草席上睡着了。

晚上，这里还有狼嗥。我住在二层的洞窟中，即使有佛祖像、弟子像和菩萨像保佑我，我也感到害怕。我心里渐渐对张护产生了好感。这些天，他那如同阿难一样纯朴、俊朗的笑容总是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内心里荡漾着热情，这是对他的热情。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心死过、身也死过的女人来说，并不容易。

我爬出洞窟，走到崖壁下面。我要去找张护。今晚的月亮特别好，把远处的三危山涂抹得发亮，不再是黑黢黢的影子。白杨树林唰唰响着，鸣沙山那边传来野狼群对月的嚎叫，声音凄凉而忧伤。在月牙泉边，肯定有野狐狸在喝水。虫子都在鸣叫，蛾子在飞动，附近是生灵的世界。我沿着洞壁走，也能听到开窟人在一些洞窟里说话，他们点着油灯和蜡火，能隐约看到一些光亮。

我来到北区，找到张护的生活窟，我走进去，看到洞壁上有一盏灯，把洞窟照耀。他躺在长形的台子上，盖着被褥在睡觉。我凑近他，看到他那俊美的脸庞在昏暗中更有阿难的明朗和清秀。他正在熟睡，我就掀开被褥，钻进去，盖好。我躺在了他的身边，他的臂弯下。

后来，我们早晚都在一起，在一个生活窟里出出进进了。别的开窟人问张护，喂，她到底是你的姐姐还是你的女人啊？张护羞涩地笑一笑，是我的姐姐，也是我的女人呀。

我笑而不答。他继续带着开窟人在开窟。那个洞窟要在月底完工，供养人是沙州的一个大户家族，这个家族出了官吏、军将、商贾和高僧，因此这个洞窟是一座大型功德窟。洞窟开凿出来，画师和塑像匠人紧接着进驻，在洞窟顶画藻井，在四披画壁画，同时在四壁也开小龛，画壁画、塑像。在主龛塑佛像，照例要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整个洞窟的修造完成，要靠张护做领工匠作，他要对洞窟的完工负责。

有时候，我们还会在我自杀的那个洞窟里待着，现在，我再看《微妙比丘尼经变》壁画，心里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微妙比丘尼的故事，已经是别人的故事了。我的故事已经有了不同，因为，我遇到了张护，我的阿难。

我携着他的胳膊，他给我讲解开凿这个洞窟时，他的一些工作。我就说，也许我的前世修得了福报，所以，今世才遇到了你。这是佛陀的度化。

他看着我，笑得依旧那么明亮，就像是阿难的笑。他说，其实，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前世和来世。我们就只有这一辈子。梅朵，我就相信现世，你的现世太苦了，我也是，我生来就是苦命人。我们两个苦命人在一起，就能好一点。

我有些惊讶，你是个开窟的大匠作，你竟然并不虔信？

张护的眼睛里都是悲戚。我家一辈子都是务农的穷苦人。你看，在瓜州、沙州，在甘州、肃州、凉州，在整个河西，除了那十几家大户和几十座寺院有大量田产物产外，其他都是穷苦人。穷苦人吃不上饭，可能会造反。平时安慰自己，就是来佛龕面前祈求佛祖保佑。这壁画塑像都是我找人画的塑的，哪里有什么神迹。我开的窟，我组织画工和塑像匠人做的这些事，我怎能不知道。人就是这一辈子，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些都是安慰我们的，更多的就是一种美好的安慰，安慰我们自己，前世有孽缘，今世遭罪受，来世有福报，这不是自我安慰又是什么？这么多的壁画上，我当然最喜欢弥勒佛，希望弥勒下世，普度众生。但弥勒佛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遇见了你，梅朵。我们都是苦命人，我们要回到故乡去……

我们都沉默了。壁画是安静的，佛像也都是安静的。他们都是人画的，人塑的，他们此刻是安静的。我若有所思。

秋天里的一天，天气寒凉。我跟着张护回到瓜州去。在那里，我要和他过生活，生儿育女。他是我的阿难，我的张护。我们离开了千佛洞的崖壁，走啊走，走到了高处。我们回头望去，看到那面红色崖壁上的洞窟越来越多，就像是一双双张望着远方的眼睛，寄托着人们的祈愿。

我也信张护说的话，我们只有现世这一辈子。回头看，千佛洞已经变得遥远。我的故乡我不想回去，张护的故乡就是我的故乡。我要跟他走，无论他在哪里。他就是我的阿难，我的故乡。

第五窟

第420窟，一个士兵



这是一座开于隋朝的方形殿堂窟，覆斗形窟顶。进来之后感到有容乃大，别有洞天。正面洞壁开了一个双层的大佛龕，龕内塑造了一佛二弟子四菩萨像，其中最外层的两尊菩萨彩塑站在大龕的最外边，这就使得整个主龕里的佛、弟子、菩萨像分配得十分均匀，很有层次感。主龕的佛陀像结跏趺坐，身披袈裟，包着肩膀，眉毛细长，面带微笑，神态慈祥，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

佛祖释迦牟尼像两侧是弟子塑像，迦叶的塑像满脸皱纹，面目低垂，眉头紧锁，胸部肋骨根根突出，十分清晰，呈现出迦叶的苦行所经历的沧桑。阿难的塑像是青春活泼、天真可爱，神情恭敬。但因颜料变色，阿难身上的皮肤变成了黑色。主龕南北各两身菩萨塑像神情安宁，塑造精美，似乎能看到皮肤的光洁质感，身体动作协调，有着黄金比例分割的体形，健康饱满，很有朝气。四身菩萨的面相是男相，南侧的菩萨塑像可以见到小胡子。菩萨像右手举起，似乎在拂动柳树枝条，左手提着净水瓶，神情亲切动人。

值得一提的是，主龕龕楣上的图案盘绕飞旋，是忍冬花的图案抽象之后的组合，并带有莲花的形状，隐约可见那小小的莲花上还有伎乐在演奏，很有跃动感。这是位

于正西的洞壁所开主龕的基本面貌。进了这个洞窟，就能感受到隋朝的某种大气爽朗和欢乐祥和。

在这个石窟的南北壁上，各开了一龕，佛龕的大小只比主龕略小一点，南北龕相互对应，龕内都塑造了一佛二菩萨。佛像也是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南北两龕的佛像和主龕的佛像大小相当，也都有头光和背光。不过，南北壁的两个佛龕的外侧洞壁上，绘制了令人目眩的千佛像。曼陀罗的形状中，千佛一层层排列起来，上下一共有二十三層之多，繁复、华美，令人震撼。这么看来，这座隋代开凿的洞窟是三龕三佛的形式，体现出佛的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的理念。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座洞窟的覆斗形洞顶壁画的内容。仰脸仔细观瞧，主龕佛像南北洞壁的上端，覆斗顶下端，能看到维摩诘经变画。北侧画面中，居士维摩诘坐在殿堂的中央，正在和隔着主龕的南侧画面中以智慧著称的文殊菩萨辩论。在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像的座台边上，围了不少有头光的菩萨和佛门弟子。

覆斗形的窟顶的壁画内容，是法华经变画，以长卷的方式结构。《妙法莲华经》是魏晋隋唐十分流行的佛经，鸠摩罗什翻译的版本很受欢迎。他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佛经汉语，至今也是一个语言奇迹。在法华经变壁画中，强调的就是大乘佛教教理，众生可以通过自我的修炼找到不二法门，通过自身觉悟而立地成佛。

《法华经》之所以流行甚广，就是因为倡导人人只要口诵《法华经》，不断书写《法华经》就能成佛。这给很多信众提供了方便法门，因此极受欢迎。特别是，观世音菩萨就是在《法华经》中出现的，这个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菩萨，在任何人诵读《法华经》的时候，都能解脱困境，得到救援和救赎。因此，观音菩萨信仰随着《法华经》的流布，成为中国佛教中传播最广泛的佛理佛法。

在这个洞窟覆斗顶的法华经变壁画中，《法华经》中的序品、方便品、见宝塔品、化城喻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是主要的表现内容。比如，在东披的一铺壁画中，可见观音救难的场景：一条河流蜿蜒而来，河中两人遇难。河边的观音菩萨正在向河里伸手，作法救援，溺水的人因此得到解救。还有一个画面，是大海中远行的人乘坐小船出海，在遇到大风浪时，也得到观音菩萨的解救。

仰脸观瞧，法华经变壁画的绚丽和繁复在头顶旋转，口诵观音菩萨，即刻就能在这个洞窟内得到救赎。

我叫张君义，我是敦煌莫高乡人。我小时候，经常在莫高窟千佛洞下的河边放羊，就看到很多开窟人、画匠、塑像匠人在这里忙忙碌碌，还有南来北往的僧人出入其间。现在，我是一个料作匠，会给他们帮工，出力运料。和他们接触，特别是和一些僧人接触，我也多少懂了一些佛理。有僧人在沙州寺庙里讲经说法，我去沙州办事，也去听听。

每年里有一天，沙州民众都要在莫高窟千佛洞举办燃灯节。这一天，沙州、瓜州，甚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人，一群群骑马赶车来到莫高窟，搭建棚子住下，在这里礼佛燃灯，祈福祝贺。那几天，沙州莫高乡人白天在这里赶集，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有的卖。晚上，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里都点燃了油灯和蜡烛。站在远处的高地上，背靠三危山，可以看到西边莫高窟的洞壁上，窟窟有灯火，洞洞有人声。僧人们吃斋念佛，俗人们虔诚礼佛，达官贵人们来来往往，千车万马奔腾，在他们的功德窟或者功德寺中，献上自己的供奉。

我也混迹其间。我特别喜欢一些洞窟里画的救世佛陀和菩萨画像。很多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壁画，还有很多与河西地区有关的史实传说，都被画工画在莫高窟的洞壁上。我喜欢那些天王和力士像，看到那些孔武有力的塑像，我想到的就是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做一个好男儿。

我会些拳脚，除了做料作匠，也偶尔受雇作为护卫。如今我就接到护送礼佛的索姓大户人家女眷回沙州府邸的差使，抽空在沙州一所寺庙听俗讲。有个从长安来的僧人，讲说了现下的局势：

话说景龙二年（708）十二月，西突厥中的一部——突骑施的首领娑葛，因不满大唐朝廷要恢复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在西突厥部中的统治地位，反叛大唐。他们出动骑兵，杀气腾腾，袭扰安西四镇。经过几番征战，突骑施娑葛所部兵分四路，在天山南道攻城略地，四下奔窜，攻下了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城。如果他们全面侵占安西四镇，势必会继续东进，劫掠沙州等河西地区。大唐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请发河西地区募兵火速增援，准备收复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大唐朝廷决定从河西地区征募兵马，远赴西域龟兹，奔袭突骑施。

很快，征募战士的消息就在沙州传开，我回家后和父母亲商量，决定参加大唐军。父母亲已经年迈，我的哥哥也已去世，他们不想看到我这个现存的唯一的儿子上战场，君义儿啊，不要报名了，我们老了，不能再受到你抛家远行的打击。可我的心意已决，大丈夫只有上战场为国杀敌，才是正途。我安慰父母，我会注意保全自己的。

等待出发远行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姑娘来到敦煌莫高窟，来到我喜欢的这个洞窟，向三世佛塑像敬香礼佛。在这座洞窟内，我们看到三世佛全都面目慈祥，似乎在看着我们微笑，带给我莫大的安慰。我还那么年轻，就要上战场了，这一次的告别，不知道几个月或者一两年之后能不能安全回来。人在沙场之上，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洞窟内的三世佛和众菩萨像，都看着我。我和她默默祷告，发誓一定要从西域战场返回故乡。即使我战死沙场，我的头颅和骨骸也要还乡。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春，沙州募兵集合整训一个月后，紧急出发。在募兵将领的带领下，我们的队伍出发后，历经风沙，穿越戈壁，很快到达西州府高昌城。

在高昌，我们休整了一番。这天晚上，我看到了高昌的月亮。我十分痴迷于观赏月亮。在敦煌莫高乡，很多个晚上，我都喜欢坐在高高的三危山前的一片石头山崖上，沐浴皎洁的月光，仰望上演吴刚伐树的月亮。因为，我的心里也有一个嫦娥姑娘，姑娘的名字叫阴月娘。她也是莫高乡人，不到十八岁，长着一张满月般皎洁的脸。我们是一个村的，房前屋后两户人家，我们张家和她家是邻居。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到了能嫁人的年龄，有人从凉州前来说亲，可她不愿意嫁到遥远的凉州去，威胁说要去沙州的女尼寺院出家。她的父母亲只好作罢。我比你年长两岁，我在敦煌莫高窟做供料匠作，我知道她在等着我赚够了彩礼，向她父母提亲。我和她私下有个约定，就是不要嫁到凉州去，我们过两年要结婚成家。

可我报名参加征伐西域龟兹的募兵队伍了。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她，她的表情立即黯淡了，眼泪就像是晶莹的玉珠簌簌地落下来。知道这一切已无法改变，她抬起头，说，君义哥，你去吧，你会活着回来娶我的。明天我们一起去莫高窟，在洞窟里的三世佛前起誓，我阴月娘一定要和你在一起。我们前世可能就是夫妻，这一世是邻居、一起长大，那么来世也会是夫妻。

在高昌城外，骏马嘶鸣，更多的部队在集合。我站在帐外，仰头看着皎洁的月亮，想到了阴月娘。她在莫高乡等着我，我会安全返回来。我要回乡，迎娶属于我的月娘。我心潮澎湃，勇气满怀。在高昌，我在军中听到了更多的消息。突骑施反叛军攻下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龟兹城之后，安西四镇已在突骑施所部突厥人的控制之下。大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守将周以悌，率兵从突骑施叛军以西发起攻击，取得了初步胜利。朝廷任命周以悌为左屯卫将军，代替郭元振担任安西四镇经略使，从碎叶向东，一路杀来。

我被编入四镇经略使的前军队伍，由云麾将军薛思楚率领，从北面出击，向南攻打突骑施部。我们星夜出发，军容齐整，火速前往龟兹，救援焉耆。在夜晚，行军队伍鸦雀无声，夜鸟的啼鸣宣告了我们的行踪，刀枪剑戟的磕碰声十分清脆。

景龙三年（709）的五月六日后，我们的前军队伍火速行军，翻越雀立塔格山后进入安西，开始一路向西进军。路上发生了几场遭遇战，我们迅速击败来犯之敌。敌人因是呼啸而来的骑兵队伍，人数不多，丢盔卸甲之后再度逃窜。

我们再向南行军，沿着龟兹河行进。突骑施四路人马在沿途很多地方都有驻扎，游牧部落一向是逐水草而居，我们的前军队伍所到之处，敌人闻风而逃。从五月到十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先后攻破连山阵、临崖阵、白寺城阵、仏陁阵、河曲阵、故城阵、临桥阵。发生在上边这些地方的一场场战斗、一个个地名在我眼前，在我耳朵里闪过，那每一场仗我都打过了。谁见过真正的战场杀敌？恐怕不多。在战场上见过血肉横飞、死尸遍野场面的人，最不希望自己也成为一具战场上的尸体，所以，老兵是最可贵的。

我心里有一个姑娘，她就是阴月娘。我常常在战斗结束之后，休整的时候，会在心里给她说一说战场上的情形。月娘，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和突骑施骑兵作战的战斗。你肯定不会想到，在战场上，几百几千人突然冲杀在一起，那种场面十分紧张，人喊马嘶，刀枪辉耀，尘烟滚滚，战场上瞬息万变。我是不怕死的，不怕异族人那狰狞的面孔和野蛮的吼叫，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血腥味，是人的血流出来的那种颜色和气味。月娘，你肯定没有闻到过，不然，你就不是月娘姑娘了。

月娘，我们在西域广大的地域，是怎么打仗的呢？不久前结束的一场战斗，一开始，山坡上旌旗招展，山坡里伏兵暗藏。我们大唐军募兵队伍的弓箭手、骑兵、短刀队、长枪队和专门对付骑兵的陌刀队，各司其阵。大战一触即发。我屏住了呼吸。月娘啊，要是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你也会紧张万分。大唐将领威风凛凛，他们知道这是一场恶战。等到突骑施的兵马进入到山谷的口袋里来，战鼓擂动了。战鼓的声音非常沉闷，从山顶传来，就像是大地在怒吼一样。

我握紧了手中的武器。紧接着，弓箭手向冲杀过来的突骑施步兵放出第一波箭。如雨的响箭嗖嗖越过天空，我仰脸观瞧，就像是天空中飞过了一大群蝗虫，迅疾落向冲过来的敌人阵营。从远处看，这一阵箭雨迟滞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但没多久，那些家伙又重新列阵，继续呀呀叫着前进，手里的盾牌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喊着号子，跟着节奏，数千人马在前面，都是步兵，并没有见到骑兵。我们的步兵从斜刺里列阵冲锋，短刀队和短刀队拼杀在一起。接着，彼此的兵士在广阔的旷野上缠斗在一起，已经敌我难辨了。

大唐将军令旗挥舞，长枪队出击，将突骑施军枪挑刀砍，砍瓜切菜，战在一起。在这时，大地在擂动，突骑施的庞大骑兵军开始从左侧进击。我心情紧张，手持陌刀，站在陌刀阵中。陌刀，是长柄长刀，刀柄有半只手臂那么长，刀身有一丈长，刀刃非常锋利。陌刀阵是大唐军专门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冲锋的。只见突骑施的骑兵从左侧冲击交战的步兵，这是他们预先设计好的阵法。唐军统帅在高坡上挥动令旗，鼓声节奏变了，大地上响起了响雷，天空中乌云滚滚，预示这一场战斗绝对是你死我活。我们的陌刀队列阵前行。

敌人的骑兵队伍非常庞大，就像是黑色的飞蛾一样席卷而来，又像是一股黑色的水流冲荡过来，一下子就把唐军的步兵短刀队冲垮了。突骑施的骑兵冲到眼前，我们陌刀阵紧急迎战，本来是方形的队列，突骑施的骑兵像洪水一样冲过来，陌刀队统领发出号令，列阵！列阵！我们立即散开队形，形成了一道道波浪一样的长列，半蹲身子，将陌刀拖在草地上。等到最前列的突骑施骑兵冲到跟前，我们手中的陌刀横着劈空而起，我仰头观瞧，但见陌刀那长长的刀身，一下子就把突骑施骑兵的马腿砍断了。我们手里的陌刀寒光闪闪，带着唰唰的风声，在晴朗的天空下，放射着死亡的寒光。手起刀落，突骑施的骑兵纷纷掉落马下，变为哀号着的步兵。

月娘啊，此刻，只听见刀和刀相撞的声音，陌刀砍杀突骑施骑兵的身体的那种刺啦声。血肉横飞是我的眼睛里真实的景象。血液喷出来溅在我的脸上，热乎乎的腥气弥漫开来。我身边的一个个唐军战士英勇无畏，他们手里的陌刀砍向马腿，马嗷嗷叫着摔倒在地，陌刀再砍向落地的突骑施骑兵的脑袋。我无法再去回忆那一场战斗的所有细节了。月娘啊，太令人恐怖了。

战斗结束，唐军和突骑施军各有损伤。突骑施少数败军逃遁，唐军守住了阵营，使突骑施的部队无法再向前进。这场战斗结束，我也昏迷了。我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砍杀那么多的突骑施兵士，我感觉到血腥味冲昏了我的大脑，一阵恶心，我就呕吐了。我瞬间倒地不起，就像是死了一样。后来，咱们的同乡募兵索飒把我唤醒。我因这次作战有功，杀敌较多，得到功勋而被升为骁骑尉。

这年的六月四日至二十五日，命令我们的队伍从安西向东，前去救援焉耆的唐军。之后，我们再回到渠犁，向西肃清围困安西城的突骑施军马。我们接连破了城北阵、城西莲花寺东涧阵等战阵，取得打败突骑施兵马的胜利。但突骑施这一次准备了预备队，第一拨骑兵被斩杀于马下后，他们的后续骑兵开始冲锋。

我奋勇冲在前面，在我身后，沙州募兵紧紧跟随。一个突骑施骑兵冲过来和我缠斗，我手里的陌刀被他格开。他手里的弯刀非常锋利，直接削掉了我的陌刀刀柄。我砍断了他骑着的马的马腿，然后，我和他战在一起。他身材高大，身穿铠甲，眼睛里露着凶光，嘴边两撇胡子。他手挥长刀，我用短刀和他格斗。

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觉，从五月战斗到十月，打了那么多的仗，这一仗，我可能要死了。啊，月娘啊，那种预感是那么强烈，我就要死在这一场战斗中了！果不其然，他反手一挥，我来不及躲避，他的长刀一下子削掉了我的头顶盖。

我感觉脑袋顶部一凉，我心想，坏了，这家伙把我的脑壳给削掉了。我顿时觉得寒意彻骨，接着是我的血喷出来。我能看到我的天灵盖的一部分连着长发带着头皮，一下子滚落在地。他很高兴，此刻，他斩杀了一名唐军的骁骑尉，可以得到突骑施可汗的赏赐了。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那一瞬间，我右手的短刀也刺入了他的左肋。这个突骑施贼兵大叫一声，疼得脸都扭曲了。他手里的刀又向下一挥，将我握着短刀扎入他左肋的手上的五根指头，咔嚓一下横生生切断。我都能听到那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啊啊，我拼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左手又把他的长刀横推过去，让他握着的刀切向了他自己的大腿。他惨叫一声，再次挥手砍断了我的左手腕。然后，他挥刀砍中我的脖子，将我的脖子砍断，我的头飞向了半空。

我眼前一白，太阳在我的眼脸上闪烁。我没有头的身躯失去了指挥，向前一扑，倒在地上。我的脑袋在空中翻滚着，看到了战场上的一切，掉落下来，骨碌碌滚在一边。我的眼睛还睁着，看到最后一幕——他也倒下来了。

我死了。月娘，我清楚地感觉到我死了。我的头骨的四分之一，连带着头皮和头发，被这个突骑施骑兵砍了下来，他还把我握着唐刀的右手也砍下来，把我的左手腕砍断。但我刺中他左肋骨的刀也扎中了他的心脏，他也死了。他身材高大，尸体比我要重一倍。

我的眼睛还没有合上。这时，我能听到大唐军和突骑施兵战在一起的喊杀声。更多的援军赶到，弓箭手、长枪手上阵，对突骑施兵进行围剿猎杀。这一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下午，突骑施兵已被大唐军彻底击溃，几千人被斩杀。

我的募兵兄弟在死伤遍地的战场上救助伤者，查验死去的战士。我听到了我的沙州同乡索飒的声音。他脸上都是血迹，但那血迹不是他的，是敌人的。他头发散乱开来，身上的铠甲上也都是敌人的血。他到处找我，他在呼喊我的名字：君义，君义！你在哪里？君义！

我想回答他，可我发不出声音。真的，月娘啊，我的眼睛睁着，可我的大半个脑壳斜躺在地上，我的眼睛是上下竖着的。我看到他了。我大声喊，索飒，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可我发不出声音，索飒听不见。我这才知道，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大脑的意识。我的脑壳都被削去了，脑浆都流出来了，我的脖子被砍断，可我还有一点意识。那就是，索飒啊，我想说，你要把我带回故乡，带回沙州敦煌莫高乡，那是我们的故乡。

在莫高乡，有最美丽的姑娘阴月娘，大脸盘子姑娘。我们青梅竹马，我们私定终身，她还在等着我呢。

我忽然感到哀伤，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再也不可能迎娶阴月娘了。她和我在那座洞窟里的三世佛的塑像前发誓，要嫁给我，可这一次我已经洒下热血，抛却头颅，战死在沙场。就在我十分难过，觉得索飒不可能发现我的时候，他看到了我的脑袋和我盯着他的眼睛。

君义！他大叫一声跑过来，把我的大半个脑壳捧起来仔细端详。我想挤出一丝微笑，可我知道那是徒劳的。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我看到他的手哆嗦着，把我的头装进一个布袋子里。然后，他肯定在四周寻找我的肢体，他一定看到了我的左手腕骨和右手的几根手指。他都把它们装进袋子里，和我的头颅放在一起。

我欣慰地想，索飒啊，谢谢你。你找到了我的头颅，我在袋子里翻滚着，我能听到索飒的哭泣声。此刻，在鸣金收兵，到处都是大唐军士兵集合的声音。我的同乡索飒提着布袋，我听到他割下了那个刚才杀死我的突骑施兵的脑袋，提着那个人的头，前去向大唐将领申领战功。我的削去头顶的头颅由索飒装殓在袋子里，连同我的手指。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安心了。因为我的头颅一定能回到故乡，沙州敦煌莫高乡。

后来，云麾将军薛思楚亲自在我的记功文书上署名签字。我们打败了突骑施的大军，突骑施部死伤大部，元气大伤，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七月向大唐投降。

我终于回到故乡沙州莫高乡了。我的头颅和左右手的骨殖，被装殓到一个匣子里，由索飒亲自送到我的故乡，交给了我父母亲，连同我的军功证明等几件告身文书一起，都装在匣子里。阴月娘哭得不成样子，她要求看看我的头颅，要再看我一眼。

啊，我的头被拿出来的时候，我也看到她了。她那满月一样皎洁的脸是那么的圆满。不要紧，月娘，你不要哭泣。毕竟，我张君义回来了。她哭着哭着晕倒了。后来，索飒和阴月娘还有我的父母亲一起，把我的头颅匣子放在那座洞窟的三世佛塑像前，安魂、礼佛、焚香、祈祷，然后，把我瘞葬在莫高窟的一处瘞窟中，我就这样终于回到了莫高乡的莫高窟。

我在瘞窟中一直安睡着。就这样一下子过了一千多年，我的平静再次被打破。公元1921年，一群白俄士兵在敦煌莫高窟留驻，他们军纪败坏，在莫高窟的很多洞窟中肆意毁坏佛像，寻找宝物。他们还挖掘一些瘞窟，想找到值钱的陪葬品，结果，把盛装我的头颅和手指骨的盒子挖出来，带到南区洞窟前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小麻袋子。打开麻袋，是我的头颅骨和手指骨，吓了一跳，就把袋子扔到了洞窟前的沙堆上。风吹沙落，这些白俄兵后来也走了。我就在沙堆里渐渐被沙子覆盖，慢慢陷了下去。

我的本家、画家张大千来到莫高窟，是在1941年的夏天。他留着长长的胡须，在莫高窟面对着千年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和文化宝库，十分激动和震撼。他奔走着给洞窟编号，临摹洞窟壁画，泼墨挥毫，同时也到处打点相关的官员和小鬼。

有一天，他在清理莫高窟一个洞口的积沙时，忽然发现了沙堆中有一个袋子。他紧张起来，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挖出来。袋子系着绳索。他打开来，里面滚出来一颗残缺了头顶骨的头颅骨。他吓得大叫了起来，定了定神，才仔细观瞧。

我就是在这一刻，重见天日的。是的，我是大唐军骁骑尉张君义，我死了，可现在我重返人间，看到了眼前的二十世纪。我残存的右手手指骨和左手腕骨和我的头颅骨一起重现人间。右手是我手握唐刀的手，左手是我手持盾牌的手。我凭借这双手，曾在安西四镇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守护边疆。我看到了我的本家张大千，这个美髯公还从我的头颅骨边翻捡到几张文书。那是我的功勋证明和身份证明。我大声呼喊，张先生，你念啊，你念一念，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张大千果然读了起来。他手里拿着的是《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这是我的身份证明，还有《景龙三年九月典洪壁牒为张君义立功第壹等准给公验事》《景龙某年典

洪壁牒为张君义立功第贰等准给公验事》两件公验，这是我的军功证明书。还有一件《唐景龙某年典张旦牒为兼从张君义等乘驿马事》，是我需要马匹的借据。张大千的声音颤抖着，他念道：

唐景龙三年九月：敕四镇经略使前军牒张君义

五月六日破连山阵……同日……破临崖阵

同日破白寺城阵……

九日破口坎阵……同日破佗陁城阵

十一日破河曲口阵……十二日破……

十三日破故城阵 同日破临桥阵……

牒：得牒称……突骑施背口围绕

安西……命张君义等从……散府镇……获得凶丑……

等城，杀获逻斯萐首

……功第壹等，于后恐无凭证，请给公验，故牒

……景龙三年九月五日典洪壁牒

……检校副使云麾将军开国男薛思楚

张大千一边念，我一边回忆起我所经历的那大大小小的战斗。那一场场美好而残酷的仗，我都打完了，我倍感欣慰。张大千仔细辨认着，几件文书在岁月的漫漶之下，缺字看不清的有很多。可我听到他念到了一个接一个的“破阵”，就感到特别自豪。破阵破阵，英勇冲锋，奋勇杀敌，我以我血洒沙场，留名西域为大唐。

《张君义等二百六十三人加勋敕文》，这份漫漶的告身文书上，写明了我战死的情况。这是我的军功证明，也是我身死还乡的告慰信。后来，张大千把关于我的四件文书据为己有。某年他在日本旅行时，把三件文书卖给了日本天理图书馆。再后来，张大千私藏的我的这份告身文书，辗转出现在香港拍卖会上，1962年12月文化部派人从香港买回来，1963年8月拨付敦煌研究院收藏。我的头骨和手骨，后来妥善保存在敦煌研究院里。

我一直在回想着我所经历的那些峥嵘岁月，征战西域、保家卫国。我报名参加大唐募兵的那一刻就想到我可能会在战场上死去。一次次的战斗中，我都把生死置之度

外。因我心中有莫高乡莫高窟，还有一个姑娘，她在故乡把我盼望，她脸如月亮，她的名字叫阴月娘。

战士不仅战死在沙场，战士最后也回到了故乡。

第六窟

第158窟，一个商人



这是一个大型的涅槃窟，俗称睡佛洞，开凿于中唐时期。从窟形上来看，是一座盪顶横长方形洞窟，就像是一具巨大的棺木空间。进入洞窟，可见在西洞壁，也就是直面入口的洞窟后半部分，建有高一米左右的佛坛高台，台上横卧着释迦牟尼佛的巨型涅槃像。涅槃，是佛教徒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涅槃之后的佛教徒肉体消失，寂灭，因此也摆脱了生老病死与六道轮回之苦，进入不生不灭的境界。

洞窟内的塑像和壁画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八十岁涅槃时的情景。只见释迦牟尼像直体躺在佛坛上，身体微倾向东，呈四十五度斜角面朝上。涅槃尊像有十五点八米长，体型巨大，给人以强烈震撼。佛像面容安详，双眼紧闭，头枕在枕头上，右手枕在头下，已进入沉睡。佛像塑造得十分生动，涅槃是佛祖去世的状态，宛如一位贵妇在熟睡，依稀可见佛像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十分淡然，不仔细看察觉不到。涅槃像的面庞圆满，线条流畅和谐。身上穿的袈裟呈现波浪纹路，和身体线条的自然起伏相搭配，很有韵律感。虽然是涅槃像，但却塑造得十分自然，在静默中呈现永恒的沉睡。在洞窟内的南北两端，各塑有一身体型不大的佛像，南端是一尊站立佛像，北端是一尊坐立佛像，代表过去世佛和未来世佛。

这尊释迦牟尼涅槃像可以说是敦煌莫高窟的雕塑杰作和大佛像精品，与窟形相似的第148窟内的涅槃大佛像互相映衬，甚至雕塑得更好。可见在古代，无名雕塑家在

对佛像的比例、细节的把握上出神入化。特别是佛像脚部，脚面平伸，十根脚趾平行，历历在目。

由于这个洞窟是佛祖涅槃窟，在洞窟内的南北和涅槃像身后的西壁上都画有壁画。这些壁画的内容，也都与佛祖涅槃相关，是涅槃经变的内容呈现。洞窟北壁，画了十多个各国国王和王子举哀图。壁画颜色虽已失真，但人物身上的衣服还留有黄、褐、黑、白、绿等颜色。其中，还有一位是由两位宫女搀扶着的中原汉族帝王像，眉毛弯曲，头戴旒冕，正在痛哭，表情十分哀痛，不过动作举止比较端庄。

迦毗罗等八国国王闻讯带领臣属，到达拘尸那城，为释迦牟尼涅槃举哀。各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子的装束衣着打扮异彩纷呈，可以看出不少是从西域地区来的，面目和汉族不同。他们的哀痛表情十分夸张，动作幅度也比较大。有的用刀刺胸，有的割鼻。还有的割面，这叫作以刀斫面，是西域自古以来少数民族在逝者面前表达忠诚和哀痛的仪式。这些举哀的各国国王和王子群像生动非凡，面部表情各异，体现出他们听闻释迦牟尼涅槃之后的哀伤。互相拥抱安慰的，脸部扭曲，表现出内心里比较激烈的精神状态，富有感染力，是这个洞窟里最动人的壁画。

在佛祖涅槃像身后，画有两排人物。前面一排是菩萨像，菩萨群像一个个排列开来，表情平缓安静，似乎早就知道佛祖涅槃这一天的到来。因菩萨对涅槃的理解已经达到超凡境界，并不为之所动。北侧洞壁画有四大天王和天龙八部等部众，一起前往释迦牟尼涅槃之所，也就是拘尸那城去供养的画面。其中，还可以见到智慧居士维摩诘前来举哀。维摩诘画像在这铺壁画中十分突出，他扎着头巾，白发飘然，胡须下垂，内心沉痛。

在北壁上部，绘有飞天一组，个个手持七宝璎珞，在祥云中向下降落。仔细观察，可见飞天的表情沉郁悲伤，眉头紧皱，并不欢乐，与其他洞窟的欢乐飞天大为不同。

在洞壁的南壁上，可见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举哀图。其中，迦叶和阿难的表现十分扎眼。迦叶闻讯从修行处耆闍崛山赶来，风尘仆仆，万分悲痛，见到佛祖涅槃，双手上举，正号啕大哭。身旁有两个弟子扶着他，以免他摔倒。阿难跪在地上，神情哀婉动人，一手撑着地面，一手还在做聆听状，仿佛释迦牟尼还没有涅槃，还在讲经说法，而他正在谛听。众弟子身姿各异，虽然画面上的人物不算很多，却体现出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在一种对涅槃的深刻理解中的自持和无法控制的悲伤，并以丰富的表情和身体动作作为呈现。

我就要死了，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发给我的指令。一个人要是快死了，他的身体会告诉他。我就是这样的。不瞒你说，我不想死，我活得很带劲。我活得很好，我家丁兴旺，我财富满屋，可我现在要死了，我得了重病。一个对医治我感到棘手的郎中告诉我，你要去敦煌，到莫高窟千佛洞，去洞窟里礼佛，去参拜释迦牟尼涅槃

像。你去问一问佛祖，你的一生到底有什么罪孽，有什么功德。你有什么遗憾也要告诉佛祖，你可以问他，你还能活多长时间。

那佛祖会告诉我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吗？

大夫说，会的。佛祖什么都知道，不过佛祖可能会以启示的方式告诉你，需要你自己去参透。于是，我就来了。一个将死的人来到莫高窟，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参透生死，我必须找到最后的机会参透生死。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孔夫子说的话。我早就听说过。我是奔走在东西大道上的一个商人。我是中原汉人，我本来也不信佛，直到我的商队有一次被劫匪抢劫之后，我才开始相信因缘。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的商队从洛阳出发之后，抵达敦煌，然后以货易货之后再前往下。这一段路途是比较艰险的。从敦煌向于阗走，路途遥远，要经过沙漠戈壁，沿途是高峻的大山。沿着巍巍大山的山脚下走，可能会遇到从山上下来的西羌或者吐蕃人抢劫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有活动在楼兰和鄯善的絜微部族，经常骚扰商队。

絜微部族的人留长发，梳辫子，骑在马上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抢了东西杀了人就跑，根本就不和你说理。不像吐蕃人的众云和炎摩多部族，如果他们拦截商队，不杀人，只是抢东西——把商队包围起来，问清楚我们带的是什么东西，挑着拿走。这简直就是仁义之师了。他们没兴趣的或者不喜欢的东西也不会要。所以，我的商队在路上被抢劫是经常发生的。

那一年，我的商队在鄯善沙地被絜微部族包围了。他们有上千人，呼啸而来，千马奔腾，令人畏惧。他们斩杀商队的人毫不手软。杀完了，还要一个个检查是不是都杀死了，然后再把东西都抢走。我躺在一个比较肥胖的同伴尸体下面装死，手里紧紧抓着在敦煌寺院里得到的一个铜制菩萨像。我对那个菩萨像说，要是我活下来，我就供奉你，我就是你这个菩萨保佑的。我不再信仰金钱和财富，而是要信奉救苦救难的佛陀和菩萨了。

一个絜微部族的匪徒走过来，翻看商队人的尸首。他在胖子的尸身上又狠狠扎了一刀，刀尖透过胖子的肋骨，扎到了我的大腿上。我一声不吭，却感觉万箭穿心地疼。是菩萨保佑我，没有被识破并补刀。

后来，絜微部族的匪徒走了。我的大腿失血过多，经过治疗，我保住了性命，但成了一个瘸子。整个商队六十个人，就我一个人活下来。这就是我们商队往来在丝绸之路上的艰难。肯定是菩萨保佑了我，从那之后，我经常布施寺庙。作为供养人，我在敦煌的东大寺，出钱给佛陀像重修了金身，又请画工和雕塑师在墙壁上重画菩萨像和西方净土世界壁画。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是在去年。我总是感觉没力气，不想吃饭。人吃不下饭就是疾病缠身的征兆。你想想，人连饭都吃不下，那还能做什么？我变得越来越瘦，感觉肚子里有一个肿块变得越来越大。我吃进去的好东西，好像都被这个肿块给吸收了。看病的游方老郎中说，你得了大病，赶紧去敦煌问问佛祖，你到底还能活多久吧。兴许佛陀能救你。

在这个洞窟里，我看到释迦牟尼涅槃像是那么的安详，就像是熟睡过去一样。佛祖熟睡过去就是涅槃，这样的熟睡，也会很快来到我的身上。佛祖是不寂不灭，我死却是人死灯灭，我的财富，我的妻儿怎么办？我很焦虑。

我在佛祖涅槃像前跪下，一一祷告，诉说我的忧虑和困惑。我闭目坐禅，渐渐入定。隐约间听到有一个声音，从我身体的右侧传来：我是未来佛，我给你说实话，施主啊，你还有一个月的阳寿了，你要把一切后事都处理好。

听到这个声音，我吓坏了，我真的在这个涅槃窟得到了我的大限时间，一个月！天哪，我只能活一个月了。我向身体右侧望去，看到有一尊小一些的未来佛坐在那里看着我。难道是这尊佛像告诉我的？我扑过去望着佛像，可未来佛的坐像不再显灵。我心乱如麻，知道了这个大限之后，非常痛苦和悲伤。人都是要死的，可死到临头，死亡摊到我的头上，我还是很不服气、很不情愿。我想不通。我九死一生，妻妾好几位，她们生下六个孩子，都活得好好的。我赚的钱都带回去养活我的妻儿家小了，我的腿虽然瘸了，可我给佛陀敬献的供养，算下来也不少，不知道佛祖释迦牟尼能否接收到？为什么我还要受到死亡的惩罚呢？

我不想死，真的不想死，佛祖啊，能不能再给我三年的时间？不不，一年的时间？让我完成我的一些愿望。我趴在那里，对着佛祖涅槃像大声说。我只要一年阳寿就可以死去。佛祖啊，我不想死，求求佛祖保佑，我不想死！

佛祖涅槃像躺在这个洞窟里，巨大的身体没有动静。下午的阳光无法照射进来，洞窟里光线昏暗，涅槃像安静地睡在那里不出声。涅槃，是佛祖不生不灭的永恒状态。可对于人，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我能获得涅槃吗？这是我的疑问。我可能得不到涅槃，人死灯灭，才是最真实的情况。人有九种横死，也就是死于非命的九种情况，比如生病得不到医治、火灾被烧死、水灾被溺死等等。死就是灭，就是空无，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我太痛苦了。佛祖啊，你说说看，我这样一个荣华富贵、妻妾成群、子孙满堂什么都有的，怎么能够说死就死呢？我为什么就这么得了重病，不得不死呢？在洞窟中，我对着释迦牟尼涅槃像说了很多很多。我累了，趴在地上睡着了。

睡着之后，我就开始做梦。我的第一个梦，是我带领着商队在山脚下的道路上前行。似乎眼前的所有风景我都是熟悉的。我正带领我的商队行走在从于阗到敦煌的

路上。这时，我的探马从前面跑来告诉我，璨微部落的人前来打劫啦！他们有上千骑兵，正从那边的雅丹地带席卷而来！

情况紧急。这些璨微人除了抢劫，还要杀人。要是我的商队人马都落到他们的手里，就要全军覆没。情急之下，我念着阿弥陀佛，手里紧握着我在于阗一所寺院里求得的菩萨玉牌，祈祷佛祖保佑。我突然想到，就在我们右侧的一处山峦，有很多山洞，我们可以去那边躲藏。我赶紧带领商队上山。

走了几里路，忽然，我看到，在眼前，是的，在我的记忆里，本来有山洞的地方，出现了一座依据险要地势建造的城堡。城堡不大，恰恰能够容纳我们这六十人的商队。我觉得奇怪，怎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座易守难攻、依山而建的城堡呢？可它分明就是一座城堡啊！我们快马加鞭，商队的人全部进入城堡。

城堡内没有人，仿佛就是为我们商队能够躲藏在这里而建的。我们刚刚关闭城堡的城门，加固城门后，站在城堡的城墙上，就看到远处就像是一阵黑风席卷一样，奔腾而起一阵黑云。璨微人上千的强盗都骑着马，火速而来，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城堡的跟前。他们用石头砸城门，我们从城墙上往下扔石头砸他们。他们向上射箭，我们躲在城垛后，没有一个人受伤。

我不经意地发现，在我身边站着一个胖子，啊，他是我商队的人，不是已经死了吗？我记得，璨微人杀了他，还刺穿他的肋骨扎到我的大腿上，怎么现下还活着？我仔细观瞧我身边的人，我记得所有人都被璨微人杀死了，怎能躲在这个城堡之内呢？我十分疑惑。

我们在城堡内坚守了三天，璨微人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攻破城堡，而我们带的食品足够我们吃几个月的。城堡背靠悬崖，进深还有山洞，里面有滴水洞，可以提供淡水。第四天早晨，我起来之后发现，璨微人强盗已经走了。

我们在城堡中又待了三天，并派出探子四下观瞧。那些打劫的璨微人真的退到鄯善去了，我们这才从城堡上下来，继续向敦煌进发。

我一下子醒过来，摇了摇脑袋，发现我还在洞窟里，面对着巨大的横卧着的佛祖涅槃像。我刚才做了一个有城堡的梦，这是不是化城喻品在我梦中的象征呢？我的商队六十个人，全都活着，并没有被璨微人强盗杀死。佛祖啊，这到底是一个梦，还是真实的呢？我很疑惑，我又困又累，接着我又睡着了。

我做了第二个梦。有一天，我骑马在路上行走，身后是我的几个伙计，赶着拉满了香料的马车。我们走过一个村镇。在穿越这个村镇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男人拉着一辆板车在走。板车上躺着一个少年，约莫十岁多一点，他奄奄一息，显然是病了。

我们就停下来，问那个拉板车的男人。这个孩子是你的儿子吗？他怎么了？

男人停下来，看着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的我，说，老爷，是我的儿子，他快要死了。我刚从郎中那里出来，大夫说他的病很严重，只能回家去等死。再说了，我也没有钱给他看病。

孩子睁大眼睛看着我，目光清澈。这是一个好孩子。我问他，孩子，你有什么愿望吗？

孩子看着我，老爷，我就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的病能治好，我能长大成人，跟着商队四海为家。

我对孩子父亲说，这孩子治病的钱我出。走，你们跟我走，找最好的郎中给他看病。孩子的父亲就跟着我，去敦煌找郎中看病。我前后请了好几位郎中给孩子看病，用了好多种药，还做了手术，之后把孩子救活了。孩子父亲对我千恩万谢，我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我愿意的。然后一下子，似乎时间就过去了好多年，这个孩子长大了，果然成了从康国到长安路上奔走的一名商人，经常和我的商队擦身而过。他记得我的恩情，总是带给我最新的货品。然后我又醒了，我还在这个洞窟里，我的面前，依旧是横卧着的，安详地涅槃的佛祖像。

我已经有些分不清我是在做梦，还是我的人生中真实经历的事情。我后来又做了几个梦，梦见都是我人生的缺憾，或者迟疑的时候。比如，我本应该救助一个深陷妓院的凉州女子出火坑，可我没有出手相救，但在梦中，我出手相救了，她逃离了火坑。还有一个商人同道，被官人陷害，我出手相救，他获得了自由。原来，我这一生干了这么多的好事，我救苦、救难、救死。我挣了很多的钱都花在别人身上。我做尽了好事，可是，我依旧得了重病，要死在这里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醒了。我在这个洞窟里做的梦太多了。只要我一睡着，我就会做梦。我很疑惑，我大声说，佛祖啊，你涅槃了，可是我还没有死去。我在你的面前不断做梦，分不清是真的还是假的。佛祖能给我什么启示吗？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让我来告诉你吧。一个声音在这时响起来。声音来自佛祖涅槃像的脚部位置，也就是洞窟的北壁。

我吓了一跳，以为遇到鬼了。在这个涅槃窟中，怎么还有另外一个人？我进来时看仔细了，什么人都没有，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座洞窟的南壁和北壁，各有一身佛像，南壁是站立的过去佛，北壁是坐在那里的未来佛。然后，就是这一身佛祖涅槃像，躺在佛坛上。这个洞窟里，除了佛像就是壁画，连一只老鼠都不会有的，怎么会有人发出人声呢？

我爬起来，缓缓向北壁走过去。啊，真是有一个人，他个子不高，就像是一尊佛像，坐在佛祖涅槃塑像脚侧的那尊未来佛坐像的边上。未来佛坐像边还有一个小台子，有个人盘腿坐在那里。他和那尊未来佛塑像几乎浑然一体，怪不得我没有看到他。我手里拎着一盏马灯，凑近他。我看仔细了，这真是一个人，拄着拐杖，双腿有些萎缩，坐在一个垫子上。一只眼睛似乎瞎了，另一只眼睛是好的，正在眨巴着，看着我。

你是谁？我的声音因恐惧而颤抖，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我是一个捕梦人，也是巫医。我专门捕捉别人的梦，也给人看病。我是一个半瞎子，佛祖给了我捉梦能力后，就让我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是蒙眬的，让我失去了辨别这个世界的 ability。

我听到半瞎子这么说，嘎嘎笑了起来。这也太荒唐了，还有什么捕梦人！骗子！我忽然又打了一个激灵，我刚才在这里做了那么多的梦，难道都被他捕捉到了？我就问他，瞎子，你说说，你捕到我的梦了吗？

瞎子眨巴着白眼，说，我当然捕捉到了。然后，他一一告诉我，我刚才做的什么梦。他一边说，我一边汗流浹背。他说得一点儿没错，和我做的梦严丝合缝。我所有的梦，都被他捕捉到了。

半瞎子说，你看，我说对了吧？我真是一个捕梦人。昨天，我还在这附近的莫高乡流浪，在外面睡着了，我还捕捉到我自己的一个梦。这个梦告诉我，我要在这座涅槃窟里，等待一个人来。这人快要死了，他要在佛祖涅槃像前倾诉自己的一生，然后他就能安心地死去，而治病的药，只有我能给他。于是，我就在这里等待着。结果，你来了，你说了那么多，你又睡着了，你就做了很多梦。全被我捉到了，你的这些梦，也都由我把它们变成了现实。你的梦不再是梦了，而是实现的事情了。

我惊呆了。我刚才做了好多梦，都被他抓到了，而且，都被他变成现实了？这有点太迷幻了吧。我问，我商队的六十个同伴，都还活着？他确切地告诉我，都活着。他们依旧走在丝绸之路上。我问，那个少年没有死？那个妓女被我相救跳出了火坑？被官人陷害的商人摆脱了厄运？我梦中救助的每个人最终都实现了圆满？

他说，是的，都实现了圆满。这个你不必担心了。半瞎子递给我一个袋子，你把这里的丸药每天吞一颗下去，你的病就能控制住，你还能多活一年，就像你自己希望的那样。

我一阵狂喜，啊！我在佛祖面前祈祷的话灵验了，我果然能再活一年。我接过布袋，取出了药丸，吞下去一颗。药丸带着暖热，立时让我腹内升腾起一种热气和生

机。我感觉好多了。我说，捕梦人，巫医，半瞎子，我吃了你的药，能多活一年。那你说，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他说，我有一匹老马，拴在洞窟外边的白杨树上。我的眼睛半瞎了，你可以带我去沙州，帮助我实现我的三个梦。

我问，你的梦？你有什么梦想呢？

半瞎子巫医笑了起来，我的梦啊，就是我梦想用一个富人的钱，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金钱帮助的人。在沙州，是你挣钱的地方，也应该是你散去金钱的地方。我们走吧。

我就跟他一起走出这座涅槃窟。果然，有一匹马拴在洞窟前的白杨树林边。是一匹黑色的走马。他骑上去，我牵着马，向沙州而去。

我们来到了沙州。这里都是我熟悉的街道、官衙、寺院、集市、客店。我在净土寺边，找到我曾经住过的一个客栈。我说，捕梦人，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他说，你贴出一个告示，说你能扶危济困，看看有没有人前来找你。

我就在客栈的门边，贴出了这样一张告示。果然来了很多求助的人，以病人为主。我就像是药师佛一样。扶危济困，看来要从病人入手，人活在世，生老病死，病是最折磨人的。药师佛发下十二大愿，十二药叉神将是药师佛的护卫，在经变画中是十二盏灯轮在旋转。药师佛能治病救人，凡是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的贫穷多苦之人，只要是供养药师佛，就能得救。这不过是一个说法，现在，在沙州，药师佛变身为我了。

很多有病的人需要帮助，我就拿出钱来帮助他们。结果，满城的病人都得到了救治，我的美名传遍沙州。沙州就像是化城喻品中的佛所化出的城市，成为人们生活的美妙之地。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我把钱都花了。我仗义疏财，给人治病。我没有分文了，可是我满心欢喜，感觉身体无恙。

捕梦人半瞎子巫医说，我还有一个梦，希望你帮助我实现。

我说，我没有钱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

他说，你能实现的，只要你愿意花时间陪伴我。我的梦，就是我想去看看大海。我从来都是只听说过大海，没有见过。我见过沙海，却不能想象出大海里都是水的样子。你见过大海吗？

我说，我当然见过。我做生意，去过辽东，见过那里波涛汹涌的大海，就像是沙海一样，只不过所有的沙子都是水。

他说，太好了！我希望你帮助我实现这个梦。你只需要当我的向导和马夫，拉着缰绳牵好马，就能圆满我的梦。

好像只是说话之间，我和半瞎子巫医一起来到了东海边。见到真正的大海，我这个在沙海戈壁间来回走动的商人还是十分激动。半瞎子用他那只蒙眬的眼睛贪婪地看着大海，在马上惊叹：大海是活的，比沙海要活跃很多。水是丰沛的，无穷无尽的水在涌动。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大海，有无穷无尽的水！

然后，捕梦人巫医对我说，谢谢你，帮助包括我在内的这么多人实现了梦想。你也能获得你希望的涅槃，就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不生不灭。

捕梦人巫医说完这番话，他手里牵着的老马就不见了，他睁开了那只紧闭着的瞎眼，他成了一个双眼闪光的、重新看见光明的人。他说，我们不再互相需要了，我们的梦都实现了。你散尽了金钱，做尽了好事，你救苦救难救生救死，然后，你帮助我看到了大海。我们的梦做完了。然后，他就消失在一片光晕中。

我醒了，却发现我还在这座佛祖涅槃窟中。我仔细回忆发生的一切，却发现，我其实还是在做梦。我站起来，在这个洞窟中细细察看，没有别的人。那个半瞎子捕梦人巫医，是我梦中出现的。在他刚才出现的地方，只有那一座未来佛的坐像，在释迦牟尼涅槃像脚边坐着一动不动。我确信，我是在梦中梦到了那个捕梦人，我做了梦中之梦。在梦中，我实际上回忆了我在前段时间里做的事情。那就是，我真的在沙州把我的钱散尽，用来扶危济困，用来治病救人，就像是药师佛那样。我满足了很多人的愿望，使他们得到了安慰。

至于看到大海，那不过是一个真正的梦。到目前为止，即将死去的我，还没有见过大海。我梦见我去过辽东海边，而刚才的梦中，我见到的还是大海的幻象，是我梦中想象的大海。

我拿着马灯，仔细观看这座洞窟里的壁画，看到的最为生动的画面，就是佛陀涅槃后弟子们的举哀像，真是画得太好了。只见迦叶伤心欲绝，双手上举，扑向了涅槃的佛陀，被几个同门弟子搀扶着，表情都是痛苦扭曲的。阿难一只手放在耳朵边，似乎还想听到释迦牟尼的讲经说法，可他永远听不到了。在这尊巨大的涅槃像的脚部也就是北壁上，画的是各国国王和王子举哀图，各国国王以刀刺面、刺胸、割耳，痛哭流涕。我反复观看壁画，重温了一遍又一遍，对佛祖涅槃有了理解。

然后，我面对佛祖涅槃像，在洞窟的中间铺好垫褥，躺了下来。我感到我的大限就要来临了。在这个洞窟中，最好的归宿，也是我选择的，那就是，在这里死去，朝

向涅槃，朝向肉体的寂灭和精神的不寂不灭。

我躺下来，和佛祖涅槃像是一个姿势。我已经了无遗憾，散尽家财，留得美名在人间，我也没有了牵挂。我躺下了，闭上眼睛。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做梦，还会不会梦到那个捕梦人半瞎子巫医，我渐渐入定，进入到一片黑暗中，向着净土之地缓缓而行。黑暗的大地上，我一个人在踽踽独行。也许，我还会在一朵莲花中，重新化生。

第七窟 第359窟，一个萨保



这是一座开凿于中唐时期的小型洞窟，一个方形主室。主室的窟顶藻井绘制有狮子莲花图案的井心。卷草图案的幔帷，从井心向四披铺展下来。西披上绘制有说法图一铺，还有较小的赴会佛十铺，下面绘制有帐顶图案。在东披、南披和北披，都绘有千佛图，在千佛图的中心位置都绘有说法图一铺。

西壁开有一座进深不到两米的盪顶帐形佛龕，马蹄形的佛床之上，塑造有一组共三身菩萨像。一尊菩萨塑像盘腿坐在佛台之上，左右各有一身彩塑的胁侍菩萨像。现存的彩塑三身似乎是后来补塑的，显然是清代风格，雕塑手法僵硬，菩萨表情呆板。

佛龕内的顶部绘制有棋格子状的团花图案，佛龕西披绘制了跏趺坐佛五身，南披和北披绘制跏趺坐佛三身，化身各二身。东披绘制五身立佛。龕内还有屏风画分布左右，绘制的是观音经变画。

在佛龕外的南侧绘有一铺普贤变，北侧绘制的是文殊变，两铺壁画对称分布。

主室的南壁绘制有壁画两铺，西起，绘制了阿弥陀经变一铺、金刚经变一铺。主室的北壁也绘制有壁画两铺，西起，绘制药师经变一铺、弥勒经变一铺。

东壁因为中间是洞窟门，因此在门的南北两侧空间不大的墙壁上，绘制有维摩诘经变画。这两铺壁画分布在东壁南北侧的维摩诘经变画中，分别绘有吐蕃赞普礼佛图和汉族帝王礼佛图，堪称是本洞窟很独特的现象。

在这座洞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供养人像的排列组合。

在西壁的佛龕外壁下面，距离地面不到一米，中心位置绘制的是一尊供器，左右两边各绘制了一组供养人像。北侧为男性供养人像，前面有比丘也就是男性僧人七位作为引导僧人，紧接着有两身男性供养人，最前面的一位供养人像身形高大，显然是这座石窟最重要的供养人，他手持供养香炉，身穿红色唐代衣衫，腰间有束带。他后面紧跟着另一身男性供养人像，头上戴绳圈冠，身穿小翻领白袍吐蕃装，呈双手合十状。

西壁中心点供器图案的左侧，是七身比丘尼像依次排列，她们作为引导女尼，与右侧也就是北侧的男性供养人像前面的七身比丘像的分布完全对称。引导女尼队列之后，就是两身女性供养人像，与北侧的两身男性供养人像也形成对称格局，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两两成双，夫妻配对的关系。

西壁拐到北壁的下端，现存的男性供养人像有十八身，因在北壁向东壁拐角处被后人造了一个供穿行的券形洞，因而至少有两身男性供养人像被毁坏。

奇怪的是，这北壁的十八身男性供养人像的第六身则身着唐装，其余人等都是吐蕃服装，标志是戴船形的头巾帽。北壁转过来，连接东壁的下端还有十一身男性供养人像，身形较小，都着吐蕃装，最后一位呈现跪姿。

南壁下端的女性供养人像残存十五身，其中倒数第三身为遮耳鬓吐蕃装，其余女性供养人像全都穿着唐代女性常见的装束，高腰裙，梳高髻，直袖衫，帔帛披在肩上或者搭在手臂上随风摆动。因南壁有后人凿墙穿洞，破坏了大致三身女性供养人像，可以判断出南壁下端的女性供养人像也是十八身。

从南壁转角到东壁的下端，还有十一身女性供养人像，身形较小，身着唐代女性装束，破坏严重，图像比较模糊。

除了以上的供养人像以外，在东壁的门上，绘制有两身供养人像，显然是一对夫妻。他们呈现的姿态均为跪姿，跪在方形胡床之上，相对而坐。中间是一块土红色的方形榜题框，但里面却没有任何题记的内容留存。

仔细观察这一对夫妻供养人像，只见男性面容肥胖，身躯也比较臃肿，显然是胡人长相，高额头大鼻子，还留有络腮胡子。头戴唐代人惯常戴的软脚幞头，穿圆领长

袍，腰间有束带，束带上还有蹠躅七事，是游牧民族惯常使用的七种物件。他手执长柄香炉，显示出一心供养的状态。

女供养人像呈现双膝跪姿，面庞圆润，脸色白皙，小眼睛，樱桃嘴，显示她是一位雍容华贵的汉族夫人。她双手托拿香炉一尊，头上梳着云髻，戴钗并饰有花朵，身着唐代女性的高腰裙，披着直袖衫。腰间打结的红色束带飘然而下。

以上总计有七十八位供养人像，在这个较小的方形洞窟里，可谓相当之多。在一些供养人像旁边的榜题框中，还残存了不少文字，大都是残缺不全、漫漶不清，无法连成句子以释读。但其中已显露出三个重要的信息：

一是男性供养人大都姓石，显然，这座洞窟很可能是一个石姓粟特人的家族窟。其中，西壁七身引导比丘像后，那一位手持香炉、身着唐代装束的男性供养人像很可能是窟主。

二是女性供养人像大多身着唐装，显示她们大都是汉族人，有的郡望为“南阳郡张氏”，有的姓孙等，是与粟特男性联姻的汉族女性。

三是在东门壁上的那一对跪在胡床上礼佛的夫妻供养人像，显然是这个石姓粟特人家族已去世的第一代，男性为石姓粟特人，女性为汉人。以此类推，结合榜题残存的字样，可以断定，这个洞窟是石姓粟特人的家族窟。

我叫石万千，是一个粟特人商队的首领，他们叫我萨保。

我们一路从东北营州穿越北部的连绵山峦，从平城到黄河，又跨过黄河到达洛阳，然后进入关中长安，再通过凉州，来到河西地区。我看到，河西地区的州郡制度也恢复了。眼下，我这个萨保带着我的粟特人商队，和我的儿子石四方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儿子现在十岁，他还是第一次来到沙州敦煌莫高窟。

我的商队由数百人构成，都是粟特人。商队有着一百多匹骆驼，三百匹马，大都驮着香料和其他的货物。我们是从很遥远的营州一路赶过来的。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飒末健，那里是粟特人的家乡。现在，这条从古至今的商旅大道再度通畅，盘踞河西地区的吐蕃人被唐军赶走了，我们粟特人又能够从西走到东，从东走到西了。

我们是凌晨时分抵达的，从沙州到这里有几十里地。我们到达莫高窟的时候，刚好能看到朝阳，阳光带着暖洋洋的金黄色，将这个世界涂抹得一片辉煌。附近的山峦都沐浴在一片金光之中，显示这里有着神秘的佛性。

整个商队停下来，在哗哗流淌着清澈河水的一条激流跳荡的河边休息。白杨树荫浓密，遮蔽了疲惫的商队，骆驼和马队都需要饮水，需要吃草料，商队的人都在牵着骆驼和马去饮水吃草。

我这个萨保让商队停下来，我带着儿子、一个姓阴的画匠带着他的徒弟，我们四个人走过河上的木桥，前往河对岸的莫高窟。阴画匠手艺高超，名声在外，他是管理沙州开凿洞窟、制作壁画的都匠作张大力推荐给我的。

我要去找寻一座属于我们家族的洞窟。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来这里了。我十岁的儿子石四方出生在营州，他没有来过这里，因此对周边的事物很好奇，跟在我后面蹦蹦跳跳的，觉得一切都非常新鲜。

等到我们站在莫高窟的崖壁前面时，我和儿子石四方都被震撼了。我看见，在眼前的整座崖壁之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洞窟，密密麻麻的上下三四层，从南到北，约莫有上千个洞窟。大部分洞窟都有木质的檐体，还有洞窟木门。有的洞窟正在开凿，一些匠人在崖壁上下攀爬。

我对儿子石四方说，你不要乱跑，你跟着我走。

他现在有些静默了，似乎感觉到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太阳猛地跳跃起来，阳光开始由一团暖黄色变成了白花花的流水般鲜活的白色，铺展在这个世界上，天地之间瞬间就变得亮堂了，也帮助我看清楚了眼前洞窟的分布。

我们四个人在栈道和台阶之间走动，我在根据记忆找寻着我的目标。崖壁上的木栈道比较方便，人们可以在上下几层的洞窟之间穿越。我带着儿子，沙州的画匠带着徒弟，爬到了第三层，找到了那座洞窟。

我的心怦怦跳。这是一座小型石窟，洞窟口有一扇木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里面并不大，我们钻进去，看到了小小的方形主室。洞窟西壁佛龕里的塑像非常新鲜，四壁的壁画汪洋恣肆，仿佛大千世界一下子朝我们蜂拥而来。

我的儿子有点紧张。难道他也能感受到一种时间的力量吗？此刻，我们四个人站在洞窟里面，静默如鱼，缓缓环视着洞窟。我一眼就看到在洞壁西壁下方北侧的第一身男性供养人像。他在供养人群像中排在第一位，是最早开凿这个洞窟的窟主，我的祖父石从化。

我心里在颤抖着。我感受到了这个家族窟中弥漫的时间的力量和血缘纽带的巨大磁力。那种力量带着光圈，旋转着，让我感受到像是一个巨大的旋涡正在裹挟着我，让我周身沐浴在一片光芒之中，浑身仿佛被麦芒一样的光刺中。

我内心充满了异样的欣喜。我拉着儿子石四方来到了洞窟西壁，指着西壁北侧下方的那一排供养人像对他说，儿子，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你的曾祖父石从化。这个洞窟就是他多年以前开凿的石窟。

然后，我拉着他转过身。我看到，在洞窟东门的上方，绘制了一对夫妻供养人像，一男一女，半跪坐在胡床之上，相对而坐，作供养人的姿态。

儿子仰脸问我，他们是谁？

他们是你的高祖，我的曾祖父母，男的叫石疏勒，女的是敦煌索氏。算起来，你是他们的玄孙子。

儿子仰脸看着东门上的那对夫妻供养人像，感到了敬畏，也有少许的迷惑。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这一对夫妻是他的高祖父母，那么数下来，他就是这个石姓家族的第五代人。他的嘴里，喃喃地念着这几个名字：

石疏勒、石从化、石传百、石万千、石四方。

他仰脸看着我，父亲，你叫石万千，我叫石四方。我爷爷叫石传百。那我爷爷的爸爸叫石从化，就是那边站在洞壁上的第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我爷爷的爷爷是石疏勒，他们很早就去世了吗？

我回答他，当然了，在建造这座洞窟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所以，要把他们画在这个洞窟的东门壁上面，以示纪念。

我指给他看，你看，在西壁北侧中心点的供器北侧，有七位比丘引路，他们后面的第一身供养人像，身穿唐代装束，手持供养香炉的那一位，就是我的祖父、你的曾祖父石从化。

你见过他吗？

我说，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出生在营州。

沙州画匠带着徒弟走到西壁前，蹲下来察看一排供养人像。西壁南侧下端，在七位比丘尼的引领之下，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女性供养人像。排在第一身的女性供养人像，在旁边的题榜框中还有文字。

我走过去，念出声来：新妇南阳张氏。这是我的祖母张氏的供养人像。我从西壁向南壁数过去，又回到西壁向北壁再数过去，一共数出来七十六个供养人像。如果加上东门壁上的那一对我的曾祖父母的供养人像，在这个洞窟之中，一共有七十八身供养人像。

我感到惊讶，我们石姓粟特人家族有这么多的供养人画像，都集聚在这个洞窟的洞壁上，一代又一代繁衍下来，很多人我也不认识、没见过，有的甚至就没听说过；有的虽然知道，可也并不熟悉。现在，他们都以供养人像的形态聚集在这里，成了石姓粟特人家族的血缘大树上的枝蔓。

我想起来，这一次来到洞窟中最重要的事情，除了礼佛敬祖，还要细细地将整座洞窟的供养人画像做一个修缮。好在大部分供养人画像都非常清晰，并未受到水害侵蚀和数十年战乱的破坏，这一点尤其令人欣慰。

我对请来的沙州阴画匠说，您看，北壁的第六身供养人像，他是我过世的父亲。就先请匠师带着徒弟，将这一幅画像的衣着由吐蕃装改为唐装吧。

阴画匠顺着我指给他看的方向看过去，按照排列顺序，这一身供养人像在洞窟北壁下端从西到东，排第六位。

仔细观瞧，这一身供养人画像穿着典型的吐蕃装，头戴绛红色的头巾裹成的绳圈冠，在脑后系紧。脸面是赭红色的，显然是吐蕃人习俗的赭面妆。他面颊两侧的头发包成髻，垂在耳际，末梢上还坠着一颗绿色宝石作为装饰。

我们趋近观瞧，只见他内穿交领衣，外面披着一件大翻领的对襟长袍子，直袖，右短左长，一直垂到膝盖之下，装饰着绿色边云肩。下半身开衩，内穿绿色绣边的裤子。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左衽服饰。

我还看到，这一身供养人像的腰间系有皮带，皮带上有多蹠蹠七事。所谓蹠蹠七事，是随身携带的日用物品，系在腰带上的七个条形的皮袋，里面装着刀子、算袋、砺石（磨刀石）、针筒、火石、咿厥（解绳锥）、契苾真（用来雕凿的楔子）等草原游牧民族惯用的生活用品。

他是令尊大人吗？阴画匠问我。

我点了点头，是的，他就是我的父亲石传百。他已经在营州过世好几年了。临终前，他嘱咐我，一定要来这个家族窟看一看，要我把他的供养人像的吐蕃装改为唐装。

他很早就离开沙州敦煌了吗？

是的，他成年之后就离开了沙州敦煌。那时候，这里由吐蕃人所占据和管辖，所以无论穿着打扮，还有部落化，必须依照吐蕃人的意愿行事。后来，沙州、瓜州河西归义军赶跑了吐蕃人，奉表归唐，这片土地重归大唐疆土。我父亲在营州听说了之后非常欣慰，只是他得了重病，无法回来看看。他临终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我这个儿子来到这个洞窟，修改他的衣着装扮。

阴画匠点了点头，说，自吐蕃人被赶走这些年，河西地区又迎来了繁荣的局面。人们欢欣鼓舞。那些被吐蕃人改为部落制管理的地方，重新恢复了乡里制。

我问，那粟特从化乡恢复了吗？那可是我们粟特人在敦煌沙州的祖居之地。我祖父的名字石从化，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他就出生在从化乡。

没有恢复从化乡。当年，吐蕃人占据河西之后，害怕粟特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势力，就让他们粟特人星散居住，有的还被迁到更远的伊州和西州去了。

我点了点头，半蹲下来，用手触摸我父亲穿吐蕃装的供养人像。

阴画匠又问，萨保大人，您和贵公子的供养人画像，我要放在哪里？

我环视着洞窟，转身面向东壁的洞窟门，仰脸看着东门壁上方，我的曾祖父母的两身半跪坐在胡床上的供养人画像，他们是石疏勒和敦煌索氏。看到他们的供养人像，我想到，这两身供养人像是我祖父石从化在开凿这座洞窟时绘制的。那时候，我的曾祖父母就已经去世了。我的曾祖父母并未见过我，正如我也没有见过他们。现在，在这座洞窟里，我和他们相遇了。从他们开始，到我的儿子石四方，我们石姓五代人现在以供养人画像和真人的方式相遇了。绵延百年的血脉，此刻全部贯通了。

我忽然有些泪目。我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把迷蒙的目光移向了东门壁的下侧北端，指着那里说，就画在这里吧，把我的儿子和我都画在这里。

我指了指北壁向东壁拐弯的拐角处。那里原先有一个供穿行的一人高的圆洞，现在补上了，洞壁上还有空白的地方。

阴画匠呼出一口气，说，好的，萨保大人，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件事。请您和儿子在这边站一下。

他和徒弟站在我们对面，让我和儿子站好，面对着洞窟门。外面的光线流泻进来，照亮了我们的脸。

阴画匠说，我和徒弟要把你们的面容看好了，看精准些，然后就能细细地画在洞壁上。

我和儿子就站在洞窟的中央。这座我们石姓粟特人家开的功德窟，现在，我带着儿子来到了这里。

儿子很乖，他感受到了这一刻的庄严肃穆。

外面的阳光很强烈，但并未直接照射进来，而是一种映射。阴画匠带着徒弟仔细观察我们的面容轮廓，手里拿着粉本粗纸，用炭笔勾勒我和儿子的面庞轮廓。过了一会儿，他说，好了。

我环视洞窟，说，那就请画匠劳作，辛苦你们了。

我拉着儿子的手走出去，沿着崖壁之上的栈道和台阶走下去。

回到崖壁之下，回望崖壁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洞窟，我们家族的功德窟非常不起眼，在蜂巢般的崖壁上难以辨认。

儿子问我，画匠要把我们画到墙壁上吗？

我说，是啊，儿子，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整个商队要前往河中地区的飒末健，也许再也不会回来。就算我们还会来到这里，也不知何年何月了。刚才，你看到了你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的供养人像，画家也会把我们父子俩的人像画在东门壁下面。这样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人的像就会出现在这个洞窟里，永不消失。

他们什么时候画好呢？儿子似乎有些期待。

他们到傍晚就会完成绘制，要画一整天，还要对其他的供养人像做一些修缮补绘。走吧，我们回到营地去休息，你在河边玩儿的时候要小心，这条河的河水非常冰凉湍急，掉进去就要被冲走了。

我带着儿子回到粟特商队休息的河边营地。

我们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就要往阳关的方向前行。从那里向西穿越广袤的黑戈壁，再穿过被风吹蚀出来的魔鬼城，前住于阗方向。从那里，我们会沿着昆仑山脚下的一条大道一直向西走，经过疏勒，最终前往飒末健。

商队的人已经扎好了帐篷。在河边，有炊烟升起，烧烤全羊，煮肥羊，蒸着粟米饭。我钻进萨保帐篷，在助理的协助下，察看、翻阅一些账目。我已经开始教儿子石四方看一些账目，细细说给他听，这些账目是什么意思，哪些是我们花出去的钱，买卖了什么东西，哪些又是我们赚的钱。

我们粟特人的男孩子，到周岁时就要在唇边抹蜜，手上也抹上胶，抓住东西就黏住了。这样做，为的是期待孩子长大之后，说出话来甜言蜜语，让人心生欢喜，伸出手抓东西就粘在手上下不来，这样长大了就能赚取世间无尽的财富。因此，粟特男人到二十岁就要走出家门去做生意。

我儿子石四方的手天生就很大，似乎能抓到很多东西。我给他起名叫石四方，就是期待他长大之后，二十岁之后，能够奔走四方，到世界上去，赚取更多的钱财。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其他几个都是女儿。我妻子和女儿都还在营州，我这个粟特人萨保，在河西平定之后，怀揣父亲石传百的遗愿，带着整个粟特人商队走在河西到达飒末健的大道之上。

傍晚，太阳还没有落山，阴画匠带着徒弟回到了营地。他说，他们师徒完成了我父亲石传百的供养人像的服饰修改，以及我和儿子的供养人像的绘制。他也修缮了洞窟里的其他供养人像。

我给了他丰厚的酬劳，几袋子谷物和几块碎银锭。阴画匠道谢之后，带着徒弟，骑驴向敦煌市镇而去。

我要去看看他们的工作完成得如何。我带着儿子石四方，走过奔涌的河水上那座桥，再次来到了崖壁前，小心地攀爬上去，到了三层上我们的家族窟。

这个小型的四方形洞窟虽然很小，但当时也花了我祖父石从化不少钱。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绘制壁画，每一步都需要钱。好在开窟在敦煌沙州早就是一门好生意，匠人很多，只要有钱，开窟不是难事。

我带着儿子进入我们的石姓家族窟。

傍晚的光线非常柔和，从外面映射进来。可以看到，阴画匠已经将西壁、南壁和北壁的很多供养人像都照原样做了修饰与补绘。题榜框里面漫漶的文字，无法复原，因而我也不知道有的供养人像是谁。

我首先就看到，在北壁下端第六身供养人像，也就是我父亲石传百的人像，原先的吐蕃装扮已经不见了，人像已变成了绛红色唐装。他头戴幞头，上身穿一件圆领长袍，下半身左边开衩，腰间扎着皮革束带，双手合十，呈现出虔诚的供养礼佛状。这与此前的吐蕃装、手持花树的装扮、姿态大不一样。

我感到很欣慰，我完成了父亲石传百的遗愿了。他当年离开沙州的时候，正是吐蕃人进占河西地区的时期，在洞窟里绘制供养人像必须穿吐蕃装，否则是要杀头的。现在，大唐重新恢复了对河西地区的统辖，父亲就希望改绘人像的着装。

我蹲下来，仔细端详父亲的供养人像。阴画匠的画功非常好，我从这幅父亲的供养人像上，似乎看到了他的音容笑貌，他在微笑。是的，父亲的神情虔敬，面带微笑。

此刻，我情不自禁就热泪盈眶了。此刻，我几乎忘记了儿子的存在，直到他发出了声音，父亲，我们在这里。

我站起来，看他走到东壁北侧，在靠近转角之处，观察着那里添加上去的两身供养人像，都是身着唐装、手捧花束，做供养礼佛状。

他问，父亲，这里就是我们的人像吗？

我说，是的。就是你和我。我，石万千，你，石四方。你看，旁边的题榜框里面还有我们的名字。

我仰头看着在东门壁上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的供养人像，心怀瞻望。我的曾祖母供养人像是典型的汉人装束。她面庞白皙饱满，呈富贵女人的满月形脸，发髻高耸，是云状束发髻，装饰有头花首饰，身穿唐代女人惯穿的高腰裙，直袖，袖子宽大，形成了波浪状下垂，跪坐在一张胡床之上，手持香炉，做供养姿态。

和她相对的是我的曾祖父石疏勒的供养人像，也是跪坐在胡床之上。他身着典型的唐装，头戴软脚幞头，穿着一身圆领的绛红色长袍，内穿团花衬衣，从袖口露出了花纹。他腰间束皮带，皮带上系着蹀躞七事，双手微微前伸，手持供养香炉。

仔细观察，我的曾祖父石疏勒虽然穿着唐装，可他的形象却是胡人的样貌。他体型肥胖，身材粗壮，肚脯下垂，腰带都几乎束缚不住了一般，兜着一个大肚脯。他的脖颈短粗，额头很高，眼睛是蓝色的，高鼻梁，下颌长着一圈络腮胡子，嘴形微微张开。蓝眼睛、高鼻梁、大胡子，这就是我们粟特人的典型样貌。我不到四十岁，可是我也有一脸络腮胡子。这可能就遗传自我的曾祖父。

我仰脸看着曾祖父母石疏勒和敦煌索氏的供养人像，忽然想到，这是一对粟特人和汉人夫妻啊。我们石姓家族的五代人，每一代男人迎娶的，都是汉家女子。

如此来看，细细数下来，我的曾祖母是敦煌索姓，祖母是南阳张姓，母亲是沙州孙姓，我的夫人是营州滕姓。

这就有意思了。粟特男人娶的都是汉家女子，一代代就这么延续下来，在这个洞窟里成为了鲜明的例证。

此时，洞窟里的光线黯淡下来。我和儿子石四方手里捧着礼佛和敬奉祖先的灯盏，从左至右，缓缓地转了三圈，对洞窟的南壁、西壁的佛龕中的几尊佛像，以及北壁的壁画，那一铺铺的经变画，都进行了礼佛与观想礼佛。

我给儿子讲解墙上的那一铺铺经变画的内容。之后，我在洞窟的中间铺开了毯子，斜身坐下来休息。

儿子也累了。他顽皮，好不容易盘腿坐下来，然后，他脑袋低下来，渐渐就睡着了。

整个洞窟里，那七十八位，不，现在加上我和儿子的供养人像，一共是八十位供养人像，都环绕在这个洞窟洞壁上。我们石姓家族的供养人群像蔚为大观，济济一堂。

此时，洞窟之中光线黯淡。忽然，似乎非常奇妙，在洞窟里出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连通。儿子睡着了，我还醒着，我在观想着壁画，感受到时间具有了波浪一样的冲击力，在我的胸口激荡。就在此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响起来：

我的曾孙儿，石万千，你带着你的儿子来和我们相会了吗？

这个声音从我脑后传过来。我吓了一跳，转身看去，原来，是东门壁上方，那两身我的曾祖父石疏勒和曾祖母敦煌索氏的供养人像，正在闪闪发光，而且他们还变换了姿势。原先是跪坐在胡床上、手持香炉礼佛的姿势，现在，则是坐在胡床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慈祥地面对我、看着我。

啊，正是我啊，曾祖父、曾祖母大人，我是你们的曾孙石万千啊。我赶紧跪在那里，一边说，一边仰脸看着他们。

你没有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和石姓家族的先人见面吧？又一个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我转身看去，只见在西壁北侧下端的七位引导比丘供养像后面的第一身供养人，也就是我的祖父石从化的供养人像闪闪发光。他站在那里，手捧礼佛香炉，也转过身面向了我，笑着对我说话。

我激动万分，我的祖父石从化身穿红色唐装，圆领长衫，下身开衩，头扎幞头，腰间扎着皮带，但没有蹀躞七事。我的祖母南阳张氏的供养人像也发亮了，他们并未从壁画中走出来，而是面对我频频点头。

在这个洞窟里，此时此刻，我和两代祖上相遇了。此前，他们只存在于父亲石传百对我的讲述中，我并未见过他们。

我知道，你没有见过我。祖父石从化说。

我知道，曾孙石万千啊，你也没有见过我们。你出生的时候，我和你曾祖母都已经去世了。石疏勒和索氏的人像面容慈祥，周身发光。

我点了点头。是的，我这个石万千，现在的我们家族商队的首领，营州来的萨保，没有见过你们。我出生在营州，父亲石传百当年从敦煌出发去洛阳，后来又去了平

城。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岁，就离开了敦煌。那时还没有我。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父亲石传百已经在营州去世，他再也不能回到敦煌，来到这座家族窟里了。

祖父石从化说，是啊，是我让他离开敦煌的。那时候，吐蕃人占据这里，日子难过，他到了二十岁了，必须远走高飞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祖父说到这里的时候，祖母张氏也在掩面拭泪。此时，我的目光投向北壁第六身供养人像，也就是我父亲石传百的那一身由阴画匠重新修绘为唐装的供养人像。但父亲的身形没有动弹，还是呈现供养人的姿态，并未像我曾祖父母、祖父母的供养人像那样闪闪发光，且身姿改变转向了我。父亲的供养人像似乎还没有被某种力量唤醒。

曾祖父母、祖父母大人！我哽咽着，不知道说什么好，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我感到，在这个洞窟之中，有一股暖流般的空气，也有一股冷凉的空气同时袭进来。欢欣的、悲伤的、慈祥的和忧愤的情绪同时荡漾在洞窟中。我也发现，南壁下端和北壁下端的石姓家族男性和女性的供养人像，有的逐渐发亮，并转向了跪坐在洞窟中地毯上的我，表情肃穆地看着我。此刻，他们都围着我，不说话。

我听见东门壁上的曾祖父说，曾孙石万千啊，你想必不知道我们的家族历史吧？

听到他这么说，我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一些，那是我父亲在营州给我说的。

曾祖父那胖胖的身体在东门壁上左右挪动了一下。他说，你想必觉得，我这名字就很奇怪吧？怎么人名里面还有地名疏勒呢？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瓜州的疏勒河与我的名字有关？你的祖父石从化的名字，是不是和敦煌的从化乡有关？这些我都告诉你，告诉你，曾孙石万千。

他说，说来话长，我们是粟特人，怎么在这敦煌沙州住了下来呢？粟特人的粟特又是什么意思？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相传——那也是我的祖父告诉我的，我们粟特人的“粟特”的含义很有意思，是闪耀和燃烧，还有一个含义是聚水的洼地，因为我们粟特人自古生活在两条河之间的盆地里。那两条河，一条河叫作乌浒水，当地有人发言叫作阿姆河；一条河叫作药杀水，当地人称锡尔河。在这两条河之间，有一大片肥沃的土地，还有一条那密河在市镇边上流过。河边绿洲成片，灌溉渠道纵横，物产丰富，瓜果飘香。

粟特人自古住在那一片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康国、安国、石国、米国、史国、何国、曹国等城邦小国。几百年前，这些粟特人小国被席卷而来的匈奴人扫荡击破，他们掠夺和杀戮我们，粟特人就开始到处奔走。向东走的粟特人，沿着一条古代就有的大道，从被毁坏的飒末健、布花刺出发，到达疏勒城，又通过据史德到达龟

兹。那时候，龟兹就是大城邦，很多粟特人在那里住下来形成了聚落，也带来了祆教祠。我们一开始崇拜火，在火中生，也在火中灭。

从龟兹向东走就是焉耆、高昌，以及伊州、西州，进入河西地区就是敦煌、沙州、瓜州、肃州、凉州，向东南方向经过原州，就能到达长安和洛阳。到达那两座伟大的、辉煌灿烂的城市之后，我们粟特人还在继续往东、向南、向北不断迁移，带着商队和货物，奔走在大道之上。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村镇在我们的身边经过。从长安出发，向北到达并州、平城、云州，然后到达幽州，再往东，就到达了营州。从洛阳出发，经过卫州，到达相州、魏州、邢州、定州，也可以到达幽州，最后抵达营州，向东就是大海了。

粟特人从两条大河之间的肥沃之地，向东经过巨大的沙漠戈壁，穿越了长长的河西地区，进入到广袤的中原那星罗棋布的大城市和小城镇密集的富庶地带，向北到达苦寒的平城、幽州，然后到达有大海的营州。这么长的路途中，处处都有我们粟特人的身影。在这些州府，都有粟特人的大大小小的聚落，也都有萨保，负责粟特人的事务。所以，石万千，你这个萨保，就是我们粟特人的首领的意思。

我睁大了眼睛。曾祖父啊，您说的粟特人的历史，我并不清楚，这也太神奇了。原来，我的血脉这么久远，我们的祖先走过的路这么长。

东门壁上的曾祖父石疏勒点点头。曾祖母索氏也看着我，很慈祥。他们的供养人像虽然在发光，但并未变大。

我的名字叫石疏勒，你会以为我是生在瓜州的疏勒河吗？不是的，是我的父亲带着怀孕的母亲，因布花刺战乱，从那密河畔向东逃亡。逃入大唐境内的疏勒城时，母亲就生下了我，于是给我起名叫石疏勒。父母亲在那里住下来，做一点小生意。后来，因匈奴人对疏勒等大漠南边的城邦不断袭扰，我父亲感觉那里还是不安全，带着少年的我，又到了龟兹谋生。

在龟兹，我母亲去世，父亲带着我继续向东到达伊州。在伊州过了一些年，父亲身体得病，感觉到自己快到生命的尽头了，他不再继续向东走，而将已经年满二十岁的我赶出家门，让我带着一个商队向东走。就这样，我成了一个萨保。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回到过龟兹，我也没有父亲的音讯。

我向东来到河西地区，在瓜州停下来。因为，我发现那里有一条疏勒河，这让我感到很亲切。在瓜州，也有很多粟特人，我经常在疏勒河边散步，想到自己的名字很奇异地与这条河有关系，就对这里充满了好感，于是我就在瓜州和沙州之间奔走。

曾祖父说到这里，我听到在洞窟西壁北侧下端祖父的供养人像说话了。他说，父亲啊，那我的名字叫石从化，是您给我起的，难道这个名字和敦煌的粟特人居住区从

化乡有关系吗？

曾祖父点了点头，说，当然有关系了。后来，我从瓜州到沙州，在沙州敦煌东部的从化乡遇到了更多的粟特人，也遇到了你的母亲。当时，她去一家寺庙进香，恰巧我在给寺庙运货，运去很多的香油、香料等等，就遇到了你的母亲，沙州敦煌大户人家的小姐索姑娘。

曾祖母索氏说，是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从马车上下来，天气炎热，忽然，有一只小麻雀因为空气燥热，缺水中暑，掉到了地上，就在我的脚边凄惨地抽搐。我把它捡起来，正在不知所措，这时，是他三步两步赶过来，拿着一只水袋，倒出清水在一个小碗中，递给了我。我就是这么认识你的，对不对，石疏勒？

对的，夫人，就是一刹那，我们的缘分就产生了。

那天，我看见我手里的小麻雀身体很热，被我抓在手里，还是紧张得不断鸣叫，喙上的黄点子很鲜亮。他把木碗递给我，里面有清水，我就让它的嘴伸进小碗里喝水。小麻雀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很快安静下来，不再紧张地鸣叫，而是开始喝水。它喝饱了，中暑得到了缓解。我看到它的翅膀和羽毛慢慢舒展起来。我张开手，它看着我，很感激，试着扇动几下翅膀，然后就飞起来，飞走了，重新汇入寺庙院子里的大树枝叶间的雀群。

对的，夫人，然后，我们四目相对，彼此似乎一下子就心有灵犀了。当时，我一下子看呆了。你走路袅袅婷婷的一个汉家女子，十分美丽，又那么有爱心，救护一只雀鸟。我内心瞬间的欢喜，也被你发现。你有些害羞，在寺庙里进香之后，你由几个女佣簇拥着走了。我打听出小姐是索姓人家的大小姐，就决定请媒人去提亲。几经周折，我们终成眷属，然后，我这个瓜州粟特人萨保石疏勒，就从瓜州搬到了沙州的从化乡。

在从化乡，我了解到，这里居住着粟特人三四百户，一千多人口，他们的祖上大都是在一百多年前的唐景龙元年（707）之后，因为统治沙漠南缘的西突厥内乱，粟特人无法立足，就从且末河流域迁徙到沙州敦煌的。粟特人在敦煌东部不断聚集，敦煌郡守就下令建立了粟特人的聚集区从化乡。我的儿子，你就是在敦煌从化乡出生的，所以，你的名字就叫作石从化。

我的祖父石从化说，啊，原来果然是这样的。我都忘记我名字的由来了。后来，我长大以后没多久，父亲啊，母亲啊，你们都去世了。父亲、母亲大人，你们不知道，我们粟特人的聚集地从化乡变化很大。安史之乱发生后，河西的回鹘人、汉人、吐谷浑人都随着唐军勤王东进长安，河西地区陷入空虚，吐蕃人趁机从高原上下来，迅速进占了敦煌、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他们还取消了大唐的郡县乡里制，从化乡就这么被取消了。

是的，我的曾祖母索氏说，吐蕃人担心粟特人聚集在一起，财力雄厚，又与河西世族大家通婚联姻广泛，势力太大。他们把粟特人打散，从化乡从此不再有了。

我的祖父石从化把话接过来，说，父母亲啊，你们去世得早，没有看到吐蕃人占领敦煌之后发生的一切。多谢你们的养育，在沙州敦煌，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吐蕃人进占河西的时候，当时我已经是大唐沙州节度使府内的一位押衙。我曾率军与吐蕃人对抗，但终究抵挡不过，被俘虏了。我被剥夺了官职，但依旧是一名被吐蕃人忌惮的粟特人。由于父母大人在从化乡粟特人中间长期形成的威望，你们还留给我很多财富，我当上了粟特人的首领，也就是萨保，带着商队在从飒末健到平城的大道之上行走。

那些年，在整个河西地区，从凉州到甘州、肃州、瓜州、沙州、西州、廓州、岷州等，都被吐蕃人占据，敦煌与长安失去了联系。这是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也是我，石从化，这个粟特人的萨保最为焦心的时候。我带着商队绕道走北线，前往平城，从平城我又向南走了一年多，才到达洛阳。就是在洛阳，由于一个很巧的机缘，由媒人说亲，娶到了一位南阳籍张氏汉家女子，成家之后，我带她来到了这敦煌沙州，开始营建这个洞窟。

我的祖父石从化说到这里，我看到，西壁南侧下端，在七身比丘尼引领、随后排列的第一身女性供养人像开始发亮，并且转身向我。她就是我的祖母，南阳张氏。她说，我的小孙子啊，石万千，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家世，我就是这么随你的祖父石从化，从洛阳来到了敦煌。

这时，在洞窟里的我惊愕地发现，我们石姓家族的供养人像一个个都在发亮，都活化起来了。不过，这些供养人像虽然闪着亮光，扭转了身姿，向着我看过来，但都没有说话。

这真是奇异的时刻，是石姓粟特人家族血脉像树枝一样葱茏和连接起来的时刻。

我的祖父石从化对东门壁上的、我的曾祖父石疏勒说，父亲啊，即使到现在，我仍旧为你的死感到疑惑。为什么吐蕃人首领请你去吃了一顿饭，回来之后你就感觉不舒服，三天之后就去世了？死的时候嘴唇发乌，身上一团又一团的青紫色。是不是吐蕃人看你是粟特人的萨保，担心从化乡的粟特人不听话，在酒饭里给你下毒了呢？我一直有这样的怀疑。

那些闪亮的很多供养人像都面朝上，看着东门壁上的、我的曾祖父石疏勒，看他怎么说。

这时，我的曾祖父母石疏勒和索氏面向洞窟中南、北、西端的供养人群像，他们有僧尼、女眷，也有男眷。加上在地毯上睡着的我的儿子石四方，石姓五代人、八十

位都在这个洞窟之中。我的曾祖父胖胖的，脖子上的肥肉被圆领唐装挤出了一圈堆积的褶皱，他笑了笑：

儿子，石从化啊，你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我想说的。那时候，吐蕃人占领了瓜州、沙州等河西地区，这片土地就与大唐长安割断了联系。我们粟特人心向大唐，自然与吐蕃人势不两立。从化乡的几百户、一千多粟特人，大都是家财万贯。我这个粟特人萨保一开始就不同意吐蕃人把我们改回到部落制，我们早就是从化乡了，怎么可以改回游牧部落去呢？

吐蕃人来找我谈了一次之后，我不同意取消从化乡，我肯定就变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至于我受邀去吐蕃人首领的家宅里吃了那一顿饭嘛，本来我是很留心的，可你知道，我爱喝葡萄酒，那酒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了。不过，那一次我在和吐蕃人会见时，还是反对他们要把从化乡改成部落制，把粟特人打散到各个地方去的计划。

我的态度让吐蕃人首领很不高兴，但宴饮的现场气氛还可以，并没有翻脸。我记得我们喝了很多酒，最后还互相拥抱着告别了。等我回到家里，从第二天开始，我的肠胃就非常难受，就像是肚子里面积累了一些石头，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也拉不出屎来。三天之后，我就死了。是儿子你和你的老娘索氏，把我的尸体抬到袄祠里火化了。

说到这里，洞窟之中一片低低的啜泣和唏嘘之声响了起来。

索氏夫人说，儿子啊，你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吐蕃人还是把从化乡取消了，把粟特人打散了。我们依旧住在敦煌东边的宅子里，哪里也不去。你曾经担任过大唐沙州节度府内押衙，你一直疑心你父亲死于吐蕃人之手，就暗中联络星散在各处的粟特人，这就让吐蕃人对你也产生了疑心，就把你抓起来了。

我的祖父石从化说，是的，母亲大人，那个时候，我父亲去世对您的打击很大。可吐蕃人当时占据了河西地区，数十万中原汉人和粟特人、吐谷浑人等各族人都十分愤懑。那时，我正忙着开凿这个石窟，联络粟特人，雇用了不少工匠、画匠，在莫高窟忙活。有一天，从沙州来了一队几十人的吐蕃兵，他们不由分说，在莫高窟就把我抓走了。

这时，我的祖母、南阳张氏说话了，夫君啊，他们把你抓走，最焦心的人是我啊。你记得那一年春天你被抓走，他们放你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吗？

我当然记得，我的祖父石从化说，春天里，万物复苏，植物吐绿，我就开始雇人开凿这个家族功德窟。洞窟的方形室才开凿了一半，他们就把我抓走了，还去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们家的大部分财产，开窟就被迫停下来了。

我被他们关在一个地牢里。那个地牢很小，却很深，而且把盖子盖上之后，一点儿光线都没有。我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我感到愤懑不已，不知道吐蕃人会怎么对待我。大约过了三个月，外面已经是夏天了，可地牢里却很寒凉。每天，都是老鼠、蜈蚣、蚰蜒，蝎子和我为伍。我感到绝望了。他们每天给我送一次饭，用吊桶，三天一次，把我的便桶拎上去。但他们不和我说话。我大喊，我怎么呼喊都没有用，没有人理我。我想自杀，我试图用腰带把自己吊在地牢的木盖子下面，却又掉了下来，自杀未遂。

那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日子。后来，忽然有一天，我似乎听到了某种声音，那种声音在我的耳朵边响起：我佛慈悲，你有这个劫数，过了这一关，你就会大彻大悟。你知道，父亲啊，我们粟特人是信奉祆教的，对佛教并不热衷。开凿这个家族功德窟，使我从那些寺户、石匠那里了解到了很多开窟人对佛陀的无比虔敬心。在地牢里，我分明看到了佛陀的影子，他化身为一尊坐佛，周身都是光芒，闪闪发光，在我对面的墙壁上，以无畏印和与愿指带给我启示。

我一开始以为眼前的佛陀是幻觉，可是，不管我睁开眼还是闭上眼睛，我都能够看到佛陀的影子对我开示。我的内心渐渐安静下来，感受到了佛的慈悲环绕着我，让我不再受到那些毒虫的侵害，我受到了佛祖的保佑。我面壁，我坐禅，我深思，我冥想，我躺下来观想涅槃、死亡。最后，有一天，在地牢里我站了起来，我感觉到我又有了力量。就这样，一直到我被放出来，我都没有再想自杀的事。我后来才知道，很多粟特人在设法营救我，他们花了不少钱，最终吐蕃人把我放了。

那一天，他们打开地牢的盖子，我忽然感觉到有一束从天而降的光，就像是佛祖之光，照耀、沐浴在我的身上。我从地牢里出来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等到我定神之后，适应了光线，我才发现，原来，外面已经是冬天了。这时已经到了汉人的农历新年的前夕，他们把我放出来了，让我回家过年。

啊，我走出地牢的那一瞬间，有一阵炫目的光让我的眼睛瞬间失去了视力。等了好久，我似乎才稍微有了视觉。那炫目的光来自于白雪皑皑的世界，来自于冬天萧瑟里的洁白。我回家了，我的夫人张氏，你在家等我，你的眼睛早就哭肿了，可你坚信我会回家，有佛祖保佑，祆神保佑，我会回家的。你也联合了一些粟特人在外面想办法，去找吐蕃贵族，贿赂他们，让他们把我放出来。

我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筹资开凿这座家族功德窟。我要把我们石姓家族几代人都维系在这一座石窟中。我们的家族人员众多，多少年来，几代人都奔走在万里长路上，就像是水上漂萍那样没有根基。可是，在敦煌莫高窟，只要有这样一座我们的家族窟，就能够有维系我们的情感、安放我们的心神的地方。

于是，我到沙州敦煌去找都僧统，他是河西地区的僧人与寺院的大总管。我让他给我推荐最好的开窟工匠和画匠，我告诉他，我手里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我要造一座

属于石姓粟特人的家窟。最终，我建成了这座功德窟。

所有供养人像都在发光，他们躬身示意，向我祖父石从化致敬。

这时，我忽然看到我的父亲石传百，也就是北壁第六身供养人像，经过阴画匠的改绘后身着唐装的供养人像，开始发亮，那是他要现身说话了吗？

我的父亲石传百说，是的，父亲啊，你出狱之后，就组织人手开凿这座功德窟。这是我们的家窟。石窟开凿绘制完成，我也二十岁了，你就让我出门经商，成为一个粟特商队的萨保。父亲，你曾是大唐沙州节度使府押衙，被吐蕃人下狱之后成为平民，可你仍旧是粟特人的萨保石从化，你的名字就寄托了粟特人对敦煌从化乡的所有念想。粟特人人人心中有一个从化乡。

父亲，后来开窟成功，你改信佛教，一心向佛。你出了地牢后，膝盖得了骨病，走路一瘸一拐的，身姿也日渐弯曲。肯定是地牢里的凉寒之气把你的腿骨和膝盖骨损坏了，你走路不大便当，但在莫高窟开凿石姓家窟，作为窟主，就成了你后半生的功业。

我记得，我作为年轻的沙州粟特人商队的萨保，带着商队远到河中地区的祖居之地，从那里又去波斯地，运回来很多香料、染料，还有精美的铜器和琉璃。我把这些东西贩运到飒末健，贩运到疏勒、龟兹、西州、伊州，到达沙州、瓜州、甘州、肃州、凉州，然后前往长安和洛阳，平城、幽州和营州。父亲大人啊，一晃就是十年，在这一条大道之上奔忙，我见识了很多东西。奔波多年也让我积累了很多财富。

在这一条从河中地区到长安、洛阳、营州的商路上，我都建立了粟特人的商会，也有仓库和店面。我很想回到敦煌看望你，吐蕃人却一直占据着这里。你垂垂老矣，膝盖骨受损导致你行走不便，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你的脾气从来都是那样刚直。我在营州听说，后来，你又向吐蕃人提出恢复从化乡的粟特人聚集地，结果再次遭到了吐蕃人的关押。这一次，他们把你关在了沙州敦煌的一所监牢里，罪名不是你说要恢复粟特人的从化乡，而是你开凿这一座石姓家窟，却把你的父母亲、我的祖母父石疏勒和沙州索氏，还有你自己和我母亲张氏的供养人画像的着装，都画成了唐装。这就是他们第二次关押你的理由。

石从化对石传百说，是的，儿子，我第二次被吐蕃人关押起来就是这么一个理由。可我曾经是大唐沙州节度使府押衙，我身为大唐官吏，我的供养人像自然要穿唐装。我的父母亲过世了，他们也生在大唐年代，就是大唐人，供养人像自然要穿唐装。

石传百说，父亲啊，吐蕃人占据河西之后，最在意的就是沙州敦煌人对大唐的忠心。他们借这个罪名，就把你又抓起来了。我是听从敦煌到营州的粟特人商队的萨保告诉我，吐蕃人首领反问你，你和夫人以及你父母亲的供养人画像身着唐装也就算了，可你的兄弟、儿子、堂子侄等人，都在吐蕃人所统领管辖的沙州敦煌，供养人像怎么能穿唐装呢？他们的供养人像的着装必须改为吐蕃装。不然，就不会放你。

父亲啊，你身体不好，是我母亲张氏到处活动，请了敦煌大姓世族去找吐蕃人的首领论钦大人说情，要求放过你。吐蕃论钦大人说，在他们控制沙州敦煌的时候，莫高窟开窟，石窟中的供养人画像应该身着吐蕃装。父亲啊，你最后听从了吐蕃论钦大人的要求，把我们石姓粟特人这个家族窟中大部分男性供养人像，都绘成了吐蕃装。

其实，我知道，唐装与吐蕃装只是外在的事情。你最揪心的事情是这沙州敦煌、这莫高窟，还会不会回到大唐的版图中，还会不会重新有大唐的荣光在这里闪耀。后来，在吐蕃论钦大人派出的监工的监督之下，由河西都僧统率领的寺院画师将这个洞窟的大部分男性供养人像的着装，全部都由唐装改绘为吐蕃装，包括我，你的儿子石传百的着装，也由唐装改为了吐蕃装。吐蕃监工看到改绘完成，回去禀报给了论钦大人，他们这才善罢甘休，把你放回家了。

我听说，从那以后，你的身体和精神就每况愈下。你郁郁寡欢，为兄弟子侄的供养人着装由唐装改为吐蕃装而愤懑不已。这在别人看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在你看来，却是天大的事。身在大唐着唐装，身在吐蕃着蕃服，这对你的心理造成了很大打击。这沙州敦煌还有没有可能回到大唐的怀抱里，你没有信心。

你给我写信说了这些事，你说，儿子石传百啊，你不要再回到沙州敦煌了，你还是远走高飞，带着粟特商队回到祖居之地飒末健去吧。我的母亲身体也不好，没多久，她就去世了。这对你的打击就更大了，郁郁寡欢的你很快也去世了。亲戚们在从化乡原址的粟特袄祠里火化了您的尸骨，您的骨灰瓮下葬在敦煌城东原从化乡的归葬地。

我，石传百，二十岁就当上了粟特人的商队萨保。想当年，你把我赶出家门，我带领着商队向北走，经过了焉支山，又继续向黑水城而去。从那里向东，绕过被吐蕃人控制的凉州，穿过黑戈壁和大漠，乘坐皮筏子越过大河，再度走进大草原，我们经过了水草丰美之地，尝试着从北地到长安去。

我记得，那一次的路途非常艰难。通往长安的路途十分遥远。我们走到了六胡州，经过了平城，又到达幽州。在幽州，我们遇到了很多粟特人，他们是从营州到平城再到六胡州这一线上的粟特人商队的主力。他们说，那时，长安和洛阳经过了安史之乱之后，对包括粟特人在内的胡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欢迎和信赖了。只有走北

庭、伊州、黑水城、六胡州、平城、幽州、营州这一线，还是很受草原和农耕地带接壤的城镇的欢迎。

我们在幽州停了很久，又到达营州。在营州，我成为营州的粟特人大萨保。这一路走了好几年，我就停在了营州。可是，父亲啊，我这个粟特人萨保，我待在营州，心向着沙州敦煌，心里装着我们石姓粟特人的这座敦煌的家窟。随着岁月的更替，日月如梭，直到我也老了，走不动了，心里想着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家族窟里，我的供养人像身上的吐蕃装，还是要改成唐装。这样的郁闷心情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听说河西地区重新回到了大唐的怀抱，才一下子舒缓开来。

这时，我，石传百的儿子，跪坐在在洞窟中间的地毯上。听到父亲说到这里，我开口说话了，父亲啊，是的，正是张议潮联合了河西地区的世族大户与粟特人、吐谷浑人等揭竿而起，赶走了敦煌和瓜州的吐蕃人，成立河西归义军，自任归义军节度使，并奉表归唐，奉上天宝年间的河西十一州的旧地图回归大唐，河西大片国土重新回到了大唐的版图中。你很高兴，父亲啊，可是你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你染上了重病，卧床不起，临死的时候对我说，石万千，我的儿子，我有一个愿望，你能替我实现吗？

我问，父亲大人，你说，你有什么愿望？我当然可以帮助你实现。

你就对我说，儿子啊，你出生在营州，你不知道，在敦煌莫高窟，有一座我们石姓粟特人的家窟，那是你的祖父石从化开凿的，里面绘制有七十多身家族几代人的供养人像，你要去找到这个石窟，礼佛敬祖。我的愿望就是，你要带着商队回到重归大唐的沙州敦煌莫高窟，在我们的这个家窟之中，把我的供养人像的着装由吐蕃装改绘为唐装。我就这么一个最后的愿望。

我郑重地答应了你，父亲，我记得你露出了欣慰的微笑。没过多久，你就在营州去世了。一个月之后，我就带领这个由四百匹马和骆驼组成的粟特商队，从营州出发，向沙州敦煌进发。这一路上，饥餐渴饮，星夜兼程，路途遥远。沿途可见大唐在安史之乱的巨大动荡之后，到处凋敝，好在路上还比较安全。

我们走的是北线，到达平城后转向并州，从那里到达洛阳，然后停顿了好些时日。洛阳是一座富庶的大城市，气势雍容华贵，洛水平静而宽厚。我们继续走，从洛阳到长安，走得很顺利。在长安，我们的商队与来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海到大漠的很多商队都进行商品交易，然后我们继续出发，前往凉州、肃州、甘州、瓜州，最后来到了沙州敦煌，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来到了这个石姓粟特人家窟。

我，石万千，营州粟特人商队的萨保，带着十岁的儿子石四方现在来到了这里。我，石万千，作为粟特人的萨保，就像是我的名字那样，已经有了万千的财富，经

历了万千种风景见识了万千个人。我来到了石姓粟特人家窟，在家族中，加上我和儿子，一共有五代，都聚集在这个洞窟里了。

今天，按照父亲石传百的愿望，我请画匠改绘了他的供养人像的着装，补绘了我和儿子的供养人像，位于洞窟东壁的北部下端。这样我和儿子也进入这个家窟之中了，重新回到了家族血脉连绵的百年时光里。

说罢，我向所有的家族供养人像深深鞠躬。那些供养人像也和我互相施礼。然后，他们发亮的人像逐渐暗淡了下去，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我看到儿子现在依旧睡在地毯上，睡得很沉，安睡如蚕。我双手合十，跪在地毯上一心礼佛敬祖先。

洞窟里的蜡烛也熄灭了。我在地毯上靠着儿子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一早，不知不觉中，外面已经天光大亮。

我从一种迷蒙中醒转，我重新观望着我们的家族窟。所有的供养人像，无论是西壁、南壁、北壁，还是东壁的供养人像，全都栩栩如生。他们有的早已去世，有的星散在人间。我被他们簇拥着，内心无比踏实温暖。儿子也醒了，他的眼睛迷蒙着，我不知道这一个夜晚，他听到了什么，又做梦梦见了什么。

我说，儿子，我们要离开了。我们的供养人像也在洞窟里了。现在，我们要走了。

我拉着睡眼惺忪的儿子，最后环绕洞窟走了一圈，进行了礼佛敬祖仪式。然后，我们离开了这个洞窟。

我儿子石四方现在十岁，他还要继续成长。他要跟着我与商队一起前往河中地区的飒末健。我给他起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奔走四方，就像是我们的命运就是奔走四方。

我的粟特人营地扎在莫高窟一河之隔的地方，那里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他们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整，现在是人喊马嘶，精力充沛，正准备启程前往西方之地。

我和儿子石四方走下了崖壁，走过了河上的桥。儿子转身又看了一眼那莫高窟。天光中，那一个个崖壁之上的洞窟就像是某种呼唤和牵挂守候在那里。儿子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又看着我说，父亲，我还会回到这里的。

我笑了笑，说，是啊，你会回来的，无论你去过哪里，你都会回到这里。我就不一定了。

外面的世界亮堂堂，无比广大。这是有三万个大千世界的世界，而我们要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第八窟

第156窟，一个刺客



这是一座覆斗式方形殿堂窟，开凿于晚唐时期。覆斗形殿堂窟，顾名思义，这种洞窟的顶端是一个覆斗向下，洞窟的主室是方形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面向洞窟门的西壁开了一座盝顶帐形的佛龕，在佛龕的佛台上有一尊坐佛。

这座洞窟的位置非常独特，它位于莫高窟南区的一片崖壁之上，在拥有一座大像的第130窟的明窗北侧的地方。因第130窟是俗称南大像窟的大型洞窟，内部高敞，几乎占据了整面崖壁，一座洞窟就等于普通洞窟的三层高，所以，靠近第130窟的其他洞窟，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第156窟位于莫高窟这片崖壁从下往上数的第三层。一般认为，第156窟的窟主，是敦煌归义军的首领张议潮。也就是说，这座洞窟是为他建的。张议潮是敦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这座显示他的功德、纪念他的功业的洞窟，却开凿在第三层的高处，位于不易到达之处。站在地面上，向这座洞窟望过去，它隐藏在莫高窟南区黄褐色崖壁的第三层，很不起眼。

与第156窟相邻的洞窟，还有第158窟、第159窟、第161窟，这几座洞窟都开凿于晚唐时期，开凿时间接近，不超过四十年，属于同一时期出现在这片崖壁上的洞窟。

因此，人们会有一个疑问，像张议潮这样的敦煌显赫人物所开凿的功德窟，开在如此高的位置，进出礼拜很不方便，这是为什么呢？

研究者发现，第130窟开凿于盛唐时期，是一座大像窟，里面有一尊高达26米的弥勒佛坐像，它与第96窟、俗称北大像遥相呼应，在敦煌莫高窟中论大小排到第二位。北大像高达33米，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像窟，也是莫高窟最为显眼的洞窟。

我们再回过头来观察第156窟，就会发现，与第156窟相邻的几座洞窟，都有一条暗藏在崖壁之上的通道相互连接。现在，并未有上下连接的木结构栈道，可以猜想，第156窟的上下交通，一定是借助了第130窟也就是南大像窟里曾经有的上下通道，才能够通达第三层的高处。除此之外，看不到第156窟解决上下交通问题的办法。

第156窟并不算大，属于中型窟。其形制比较简约，但这座洞窟在敦煌莫高窟的历史上却非常重要。

这座洞窟里的壁画保存较为完好，保留了晚唐时期开凿时的原貌，后期也并未有修复或者重绘，除了在时间的作用下一些壁画有脱落、剥蚀和褪色现象，洞窟内的壁画内容非常丰富，是敦煌历史的重要显现。显然，在这座洞窟之内，曾有一些彩塑，如今除了西壁的盂顶形佛龕里有一尊坐佛以外，其他的塑像都已不存。

面对洞窟，前西后东、左南右北，这是基本方位。洞窟分为前室、甬道、主室三个建筑空间。主室西壁，开有佛龕一方，形成了别致的、大小相互连接的礼佛空间。

这座洞窟原先曾有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木质结构的洞窟屋檐，现已不存。因此，直接进入的就是前室。在前室的顶端部位，绘制了降魔经变画，南侧洞壁上的壁画损毁严重，经过学者的研究，绘制的内容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画，在洞窟顶部的北壁，绘制了父母恩重经变画。

前室左侧也就是南壁之上，绘制了西方毗楼博叉天王像一铺，前室右侧，也就是北壁之上，绘制了东方提头赖吒天王像一铺。就是在这一大半被毁坏的天王像的左上角，有一块题记框，在框内有黑色墨笔书写的《莫高窟记》。

甬道的顶部绘制了曼荼罗绘画一铺，左侧绘制了窟主张议潮，以及张淮深等五身男性供养人像，提供了这一洞窟的重要历史信息，右侧绘制宋氏夫人等三身女性供养人像。

进入主室，人们看到，除了壁画，这个洞窟带给人的视觉效果首先是空空如也。实际上，空空如也的反面，就是实实在在。洞窟内是空的，却包含了时间凝固在四壁之上的众多的信息。人们会看到，这座洞窟的主室较大，这是最重要的洞窟空间结

构。它东西进深约6.25米，南北宽6.4米，是一座方形的主室，洞窟高6.45米，由于覆斗形的洞窟顶端形成了下面大、上面小的格局，因而显得庄重肃穆。

在主室门的上部分绘制了七佛图，左侧绘制了南方毗琉璃天王像一铺，如今，壁画已经漫漶不清。右侧绘制北方毗沙门天王像一铺。在南披绘制了不空罽索观音变壁画一铺，右侧，也就是北披，绘制了如意轮观音变壁画一铺。东披绘制了金刚三昧菩萨、金刚思惟菩萨像两身。

主室南壁绘制了思益梵天问经变画、阿弥陀经变画、金刚经变画各一铺，在这三铺经变画中间，由连珠纹样隔开。在三铺经变画的下部，绘制了《张议潮统军出行图》长卷一铺。

在主室北壁上，绘制了报恩经变画、药师经变画、天请问经变画各一铺，三铺经变画之间也有连珠纹样隔开。在三铺壁画的下部，绘制有一幅长卷《宋国夫人出行图》，与南壁《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位置是南北呼应、相互对称。

由此可见，第156窟里的壁画内容相当丰富，数量多达20多铺，题材多样，涉及经变画、出行图长卷、供养人像等等。其中最为珍贵的两铺分别是窟主张议潮和他的夫人宋氏的出行图长卷，成为整个敦煌莫高窟的一大亮点。正是这两铺出行图长卷的存在，会在瞬间就把人们拉回到一千多年以前的晚唐时期。

这座洞窟的开凿年代比较确定。在《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题记中，有“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口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的内容。

长卷壁画中，浩浩荡荡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军容齐整，旌旗招展，表现的是张议潮在公元848年率领沙州敦煌义军打败并扫清占据这一地区数十年的吐蕃势力，建立大唐沙州敦煌归义军的豪迈与历史事实。相对称的是，在主室北壁下部的张议潮夫人出行图，题记也有“司空夫人宋氏行李车马”的字样。

进入洞窟的观者如果面朝主室的西壁，就会看到一个佛龛的空间。

这是这个洞窟十分重要的部分，具备礼佛的重要元素——佛像，但其占据的空间却很小。这个西壁的佛龛南北宽2.3米，进深1.7米，盃顶高2.9米，陡然由前室的宽阔平整，进入到这个缩小了大半的后室，心情就会变得肃穆和紧张。如今，还可见后室的西壁帐形龛内，塑造有倚身坐佛一尊，目前仅存身体部分，头部不存。

佛床呈马蹄状，在盃顶中央部分，绘制有千手千眼观音变壁画一铺，还有饕餮纹帐顶图案，佛龛的边沿都由卷草纹装饰。在盃顶西披部位，绘制了八臂宝幢菩萨和三面四臂菩萨各一铺。在佛龛之内的西壁，也就是倚坐佛像的两边各有两扇屏风画，在佛龛南壁也绘制有四扇屏风画，主题是十二大愿。

在佛龕的北壁，也就是右侧，绘制了四扇屏风画，内容有竖幡、燃灯、斋僧与九横死图，在佛龕外侧，也就是主室西壁的左首，绘制有普贤变一铺，右首绘制有文殊变一铺，对称分布，画面非常繁复。这些壁画信息相当丰富，以供信众和窟主、供养人礼佛时观想。

在佛龕之下，绘制了供养器皿，左右两侧各绘制了执幡的供养人一身。在佛龕外的主室西壁下部，从左至右，绘制了男性供养人三身，并有比丘画像，还有侍者像五身。相对称的是，从右至左，绘制了供养比丘尼四身，女性供养人画像五身，女侍从三身。

从这一点上看，这个洞窟的供养人像比较多，而且，窟主张议潮的供养人像在好几处都有显现，不像大多数洞窟的供养人像往往只出现一次，这是这个洞窟的一个特点。

在洞窟甬道的南壁，绘制有男性供养人像五身，第一身就是张议潮的供养人像。画面中的张议潮身穿圆领红色唐装，腰间系黑色束带，头顶有华盖一项，头上戴着翘脚幞头。紧跟在他身后的，就是他的侄子，接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张淮深的供养人像。

甬道北壁下部的女性供养人像，第一身是张议潮的夫人宋氏的供养人像。有一个榜题框，上有华盖顶，有底座，内中有“敕宋国河内郡君太夫人广平宋氏一心供养”的字样，显示了供养人的尊贵身份。

这座洞窟除了有张议潮出行图和他的夫人宋国夫人出行图的两铺内容繁复、浩浩荡荡的长卷壁画之外，在洞窟前室北壁的西边上角，有一个题记框里，有人用墨笔书写了《莫高窟记》一篇，成为了这座洞窟的标识。这篇《莫高窟记》是竖写，从右至左，改为横排，从上至下，行数不变。照录如下：

莫高窟记

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年中

沙门乐傅仗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

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龕像次有

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傅师龕侧

又造一龕伽蓝之建肇于二僧晋司空索靖

题壁号仙岩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可有五

百余龕又至延載二年禪師靈隱共居士陰祖等
造北大像高一百卅尺又開元年中僧處諺與鄉
人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開皇年
中僧善喜造講堂從初窟至大曆三年
戊申即四百四年又至今大唐庚午即四百九
十六年 時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記

人們會看到，這篇題記將莫高窟的開鑿時間、初期的開鑿人物樂僔和尚，以及隋唐時期莫高窟重要建築的營建人與營建時間，比如講堂、北大像、南大像窟的營建等都一一進行了敘述，對了解、掌握敦煌莫高窟的歷史至關重要。雖然目前學者對這一題記還有不同的解釋、看法甚至是相反的意见，但都改變不了這篇題記是關於敦煌莫高窟開鑿時間的最重要的明證。

也有學者認為，《莫高窟記》中的文字，是對莫高窟更早的第332窟功德碑記《李君莫高窟佛龕記》（又稱《聖曆碑》）的內容進行的提煉與濃縮，比較而言，有詳有略，重要性不如《聖曆碑》。

比如，《聖曆碑》中有記載，“復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各修一窟，樂僔、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迹”，說的是北周時期擔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義和北魏時期的東陽王元榮的功績，但《莫高窟記》則將以上內容記載省略不提，十分令人不解。

這座洞窟由於存有大量佛教內容的經變壁畫，以及窟主、僧侶等供養人的群像，還有兩幅出行圖長卷壁畫，再加上《莫高窟記》這一篇文字，顯得重要非凡。

特別是，第156洞窟的窟主是敦煌歸義軍領袖張議潮，續建者是他的侄子、接任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而敦煌歸義軍是唐代邊鎮歷史中非常獨特的一筆，這個洞窟的歷史信息含量就非常豐富。雖然洞窟的形制並不開敞闊大，但它在敦煌莫高窟的所有洞窟之中的地位則非同小可。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又來到了莫高窟的那座洞窟里。

那是張議潮的功德窟，位於一片崖壁的第三層，需要借助南大像窟內的台階爬上去。這座洞窟並不大，但壁畫非常多，至少有二十多鋪。洞窟的洞壁上還繪制了很多身窟主和眾多的供養人像，從這些供養人像旁邊的題榜中可以得知，這些人都是沙州敦煌曾經赫赫有名的人物。

但我做的这个梦，梦见的却是洞窟主室西壁上开出的进深约六尺的佛龕中的那一尊倚坐佛塑像。我记得，我见过那尊佛像，他倚坐在佛龕里的马蹄形佛床之上，一动不动，表情庄严，又带着一丝慈悲的微笑。在我这个梦中，这尊倚坐佛忽然站了起来，并向我走来，表情由慈祥变得狰狞起来，说，你终于来了，你，终于来了。我感到畏惧，就向身后倒退着走。那尊倚坐佛狞笑着，伸出一只手抓我。见我慌忙退却，这尊佛像就又退回到了那座黑黢黢的佛龕里。

连着两天，我都做着这样的同一个梦。醒来之后，我摇着有些迷蒙的脑袋，觉得很奇怪。我环视四周，确认自己身处于乾宁三年（896）的洛阳城，这里距离沙州敦煌非常遥远。我想到，两年前的乾宁元年（894）也就是甲寅虎年，我在那里干了一件大事。可两年过去了，我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呢？

等到我第三次做这个梦的时候，我对那尊向我走来的倚坐佛说话了。我说，你看，我来了。我来，就是为了最终还愿。

梦做到这里，我惊醒了。我思忖了半天，决定再去一次敦煌莫高窟，就是为了破解梦中佛像向我走来的这个谜。

我收拾好行囊，很快就上路了。我从洛阳出发到长安，再从长安往西过凉州，路途都比较顺利。我在河西长廊一路西行，越往西走，我熟悉的山川风物就一一映入眼帘。在我的左侧，祁连山那匍匐的山体陪伴着我前行，大片的绿洲连接起来，天气忽晴忽雨，空气逐渐变得干燥，景色也逐渐变得荒凉。

我已经是好几次前往敦煌了。前两次，我都是为干大事而去的。我是谁？我到底干了什么大事？我会慢慢说。

就这样，在乾宁三年（896）的秋天，我又一次来到了沙州敦煌。

我一到沙州，就悄悄寄居在一家客舍中，然后在街头的饭馆里面打探消息。我听说这一年里，沙州敦煌政局又有了变化。

我记得，两年前的乾宁元年（894），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得了急病去世之后，张议潮的一个女婿索勋掌握了权力，引发了张氏家族内部矛盾。张议潮的第十四女张氏见到归义军大权旁落于索姓，非常不满，此时，她的丈夫李明振已经去世，张氏实际上是一个寡妇。她与她的四个儿子一起密谋策划，实施了一次刺杀行动，这次刺杀就与我有关了。

张氏和她的几个儿子将独揽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大权的索勋杀死，把河西归义军的大权重新夺回来，然后扶持张议潮的孙子、张淮鼎的儿子张承奉为新的归义军节度使。可实际上，归义军的实权却掌握在张氏的四个儿子李弘愿、李弘定、李弘谏、

李弘益的手里，他们分别担任了沙州、瓜州和甘州的刺史、司马等职务，如此一来，张承奉担任的河西归义军节度使一职就形同虚设了。

面对这一局面，沙州、瓜州的世族豪强非常不满，又开始策划扳倒李氏兄弟的行动。在今年也就是乾宁三年（896）的五月，在瓜州、沙州几个世族大户和粟特、回鹘等部族的支持之下，张承奉一举夺回了节度使的实权，削弱了李氏四兄弟的权力。推算起来，也是在这时，身在洛阳的我就开始做噩梦了。

眼下，在沙州敦煌，我听说了这些局势的变化，就知道自己早已深陷河西归义军权斗的漩涡，我已经逃不出去了。

我决定去莫高窟的那座张议潮的功德窟看一看。特别是，要会一会那洞窟主室西壁佛龕中的那一尊倚坐佛，我就不明白，在我的梦里，这尊佛像为什么会走出佛龕，向我走来，还显露了满脸的狰狞怒容呢？

于是，一天傍晚，我从敦煌市镇出发，来到了莫高窟。

我找到了这个洞窟。我沿着南大像洞窟的台阶，一层层爬上崖壁的第三层。这个洞窟的位置比较高，我从前室进入到洞窟里。傍晚的光线很黯淡，看不清楚洞窟里的壁画了，眼前是一片晦暗的颜色。

我没有带更轻巧的火折子，也就是抿子，而是取出一根油蜡烛，夹在腋窝。我取出火镰和火石，用火镰打火石，火花就出来了，溅落到绵纸和丝绒制作的火绒上。我慢慢吹了一口长气，那溅在火绒上的火星子吹成了火苗，然后，点亮了一根粗壮的红蜡烛。蜡烛点燃了，顷刻之间，这个洞窟里的壁画就都在我身边活灵活现了。

这是我熟悉的洞窟，熟悉的画面。我走入主室，看到了包围在我身边的墙上的一铺一铺的经变画，以及洞窟的南壁和北壁下端的两幅出行图长卷。

洞窟南壁的下端那一铺壁画，是《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相对称的，在北壁的下端，则是一铺张议潮夫人的出行图壁画，也就是《宋国夫人出行图》。

看到这两铺出行图长卷壁画，我难掩激动的心情。一时之间，所有的往事都在翻卷，时间在重叠，重重地压在了一起，并向我涌来。今夕是何年？在洞窟里，一瞬间我有些恍惚了，搞不清楚这一刻的我，身处哪时哪刻。

我喘着粗气，趋近观瞧，详细察看这一铺张议潮出行图壁画，看着那长长的、旌旗招展的队列是如何在沙州敦煌的市镇大道上奔驰。

壁画中的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英姿勃发，统军出行。他赶走了在沙州、瓜州、肃州等地盘踞多年的吐蕃人，使河西沙州、瓜州、甘州、肃州等州重新纳入归义军的管

辖之地。张议潮派出自己的兄长张议潭，将唐天宝年间河西十一州的旧地图，也就是瓜州、沙州、伊州、西州、肃州、甘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图籍送往长安。为了躲开当时盘踞在凉州的吐蕃人，他们绕道走北方那没有人烟的戈壁沙漠之地，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长安，向大唐朝廷奉上地图。

大唐朝廷接到张议潮派遣的张议潭送到长安的河西十一州的图籍，简直是喜从天降。他们完全想不到，自安禄山、史思明策动的安史之乱之后，高仙芝又因怛罗斯之战败于黑衣大食军，安西四镇不保，导致大唐疆土收缩。安史之乱爆发后，就连长安也陷落了，唐玄宗被迫入蜀避难。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在河西发兵勤王，率领河西地区的回鹘兵和其他各路勤王的兵马，一路东进，攻打安禄山、史思明的大批叛军。这样一来，却导致河西地区空虚，在高原上觊觎已久的吐蕃人趁机占领了整个河西地区，中断了大唐与广大西域之间的联系通道。吐蕃人还取消了河西地区设立的郡县制，重新改为部落制度，有一百万的中原大唐人屈服于吐蕃人的统治之下。

就这样，一直到大中二年（848），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河西都与长安唐朝王庭隔断消息。而今，忽然间，张议潮收复沙州、瓜州、甘州、肃州，奉上河西地图，确实令大唐朝廷喜出望外。但皇帝大臣廷议之后，也有人表示怀疑，觉得张议潮奉上地图，纳土归唐，是天大的好事，可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张议潮的归义军势力强大，就会形成新的藩镇割据局面，会形成类似安禄山、史思明曾经的隐患。

廷议中有人有这样的隐忧，这在大唐皇帝的心里就变成了一个疙瘩。因此，唐廷颁布敕令，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十一州的军政大权，同时对他又不放心，将他哥哥张议潭留在长安作寓公，其实就是留了人质在长安。这样，既是对张议潮奉表归唐的褒奖，也是对河西归义军张氏政权的羁縻。

现在，我老了，从洛阳来到这里，是为了在这个洞窟里寻找到我的记忆。我看到这一铺南壁下端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时间的烟雾再次在我的眼前翻腾起来。回忆层层叠叠，全部混乱了，就像是壁画的内容，好几铺叠压起来，分不清楚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了。慢慢地，此刻我都回忆起来了，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前两次我是怎么来到的沙州敦煌，在这里，我又干了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最开始的回忆，是我第一次来到沙州的那一年。当时，我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来到沙州敦煌的。那两个人是大唐朝廷派出来的内廷人，身负重任，他们是来观察张议潮的。如果张议潮有异动，对大唐阳奉阴违，他们就有刺杀他的使命，而且，这个刺杀张议潮的使命任务就落到了我曹宝儿的身上。

我的名字叫曹宝儿，对了，我就叫曹宝儿。

那一年，我记得是咸通七年（866）的秋天。当时，我在终南山上跟着我的师父魏纯子练习武功七步杀绝技。这时，我听到不远处的山腰上传来了师父的啸叫。我知道他在呼唤我，我就赶紧下来，赶回到我和师父居住的草屋前。

原来，是两个大唐内廷的武士到山上找我的师父。他们与我师父魏纯子密谈了一会儿，让我隔开些距离。我看见我师父点点头，收下了他们带来的一包银子。他们又在说些什么，我师父继续沉吟。然后，他说，大人，我年事已高，这个事，我让我的徒弟曹宝儿跟你们去吧，他可不是草包儿。

师父对我使了一个眼色，此时我与两位来客相距七步之遥，顷刻之间，我已经以七步杀的绝技，飘到他们身边，双手的短刃刺进了他们两人的肋下腋窝中，虽然不伤毫毛，却把两位吓了一跳。

师父魏纯子哈哈大笑，怎样？我的徒弟今年二十多岁，已经跟我练了十年功。现在，他可以跟你们出山，去干大事了。

然后，师父转头对我说，小子，徒弟曹宝儿啊，你就跟着他们走，听他们的话，到河西沙州敦煌去一趟。你不要问更多的事情，到那里，他们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之后就安全地回来，听见没有？

我什么都明白，跪下来，磕了三个头。我心想，我不一定非要回来了。你拿了银子让我去干脏事，我怎么可能再回来呢。

如今我老了，我的记忆漫漶不清。那么，我是不是到了沙州敦煌，刺杀了张议潮呢？不不，我没有杀张议潮，他是自己老死的。对了，他后来好像死在了长安，对的，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杀死他。我虽然身怀绝技，可是那一次我来到敦煌，并没有刺杀他。想到这里，我又有些疑惑了。

可是，我分明记得，我是出手了呀，我是刺杀他了啊。在我的眼前，张议潮统军出行的队伍旌旗招展、马蹄杂沓，威风凛凛，耀武扬威。于是，埋伏在房屋上的我出击了，我以七步杀的绝技飞身而出，刺杀了张议潮，那个骑在高头大马上张议潮啊！我记得我就是刺杀他了，难道是我的回忆出现了问题？

嗯，是我的回忆有了问题。这些年我开始忘事，不仅丢三落四，还会记错很多事情，加上不断做噩梦，我才来到这个洞窟里，让这个洞窟来唤醒我全部的记忆。

我手里的蜡烛火苗飘动，记忆虽然漫漶一片，回忆也如同烟雾，可是漫漶之中，烟雾缭绕之下，蜡烛的光亮掩映中，我的记忆就像是壁画上的那些人那样，一开始是固定在某个时间点上凝滞不动，接着就慢慢动了起来，活了起来，然后，我就把它们串联起来。

我模模糊糊想起了很多事。是的，我是前后两次来到沙州敦煌的。第一次是在咸通七年（866）的秋天，第二次是在乾宁元年（894），这两次相隔二十八年。今年是乾宁三年（896），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到沙州敦煌了。

那么，前两次我来到沙州，我都接受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担当一个刺客。刺客，那是要杀人的，不杀人的刺客，还是刺客吗？肯定不是了。刺客就是要杀人，那才叫刺客。所以，我就是个刺客，有人要以我的七步杀绝技去刺杀谁。杀谁？杀的肯定不是一般人，是重要的人，一般的人还需要刺杀吗？不需要，一般的人就让他们自己去慢慢死掉，他们没有被刺杀的价值。刺客受命要刺杀的对象，只能是强人、要人、大人和官人。

那么，当时在沙州敦煌，在整个河西地区，谁才是真的要人、大人、强人和官人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着两个大唐内廷的人来到沙州敦煌之后，我们就先搜集情况，了解到了在沙州敦煌，包括在整个河西地区的各州，都是由一些世族大户所统治，他们互相之间通过婚姻与买卖织成了一个非常紧密、庞大的大姓人家关系网。比如，在沙州敦煌，像张姓、索姓、阴姓、曹姓、李姓、令狐姓都是世族大姓，还有一些粟特商人，如康姓、安姓、石姓、何姓等等，都有他们的首领，叫作萨保，也是很有实力的人。

此外，还有第三种势力，那就是僧人与寺院的势力也很大。在沙州就有僧人好几万，在河西地区就更多了。河西节度使衙门设有都僧统这样的僧官来统领僧众、管理寺院。在都僧统之下，还有都法律等僧官。

在河西地区，就是由世族大户、粟特人萨保和都僧统这样的三类人所统辖。在他们中间掌握了最大权柄的人，就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窥探并伺机刺杀张议潮是我第一次来到沙州敦煌的任务。

手持蜡烛察看张议潮出行图，我逐渐想起来，那一年，我受师父所命下了终南山，跟着两个大唐内廷的干将，装扮成贩卖丝绸的人，雇了车夫，赶着装满丝绸布匹的马车，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走，向沙州敦煌而来。我们到了沙州敦煌，那两个大唐内廷的人才告诉我，我们的目标是张议潮。

现在，在洞窟里，我举着蜡烛仔细地察看着洞窟，我在寻找张议潮的供养人像。在这个洞窟里，他的供养人像出现在好几个地方。这个洞窟的窟主就是张议潮，是他活着的时候开凿的。

啊，我找到了，在洞窟西壁的下端北侧，出现了一些供养人的画像。这些供养人像比洞窟壁画上的佛陀、观音菩萨要小。第一身供养人像就是张议潮。在他身后，紧

跟着他的供养人是谁呢？是张淮深。

张淮深是张议潮的侄子，是张议潮的哥哥张议潭的儿子。张议潭在长安去世之后，后来张议潮也到长安去了，咸通十三年（872），张议潮卒于长安，诏赠太保头衔。他离开沙州敦煌之后，侄子张淮深就担任了归义军节度使，统领归义军长达二十多年。直到大顺元年（890）的二月二十二日，张淮深和他夫人、六个孩子全都被害，倒在血泊之中。尸首能说话吗？不能，要是能说话，这件蹊跷事就能昭雪了，因为这是张议潮建立归义军政权之后所发生的最悲惨的事。

是谁杀的他？当然不是我了。不是我，不是曹宝儿！我没有刺杀他。那么，是谁杀死他和全家的呢？这一直是沙州敦煌的一大悬案。借助蜡烛的光亮，我看到了第三身供养人像。这个人张淮鼎。张淮深死去之后，是这个张淮鼎担任了归义军节度使，他是张议潮的一个儿子。

那么，是不是张淮鼎杀了张淮深，这是一场张氏堂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这一说法一直在敦煌流传着，人们猜测可能是这样，但又不能确定，没有任何线索，令人唏嘘不已，也让人讳莫如深。

如此来说，在那些年，沙州敦煌陷入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内斗。在归义军节度使府邸之中，在那些世族大姓家宅的高墙大院里，不知道发生了多少阴谋诡计。

我拿着蜡烛继续察看那些供养人像。在西壁拐到南壁的下端，都是张氏家族的男性供养人群像，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排在窟主张议潮的后面，人像旁边的长方形题榜框中，都写有他们的名姓。这时，我看到，在张淮鼎的供养人像后面，紧跟着的供养人像是索勋。

张淮鼎担任归义军节度使没多久，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就得病死了。继任者是这个索勋。索勋不姓张，他是张家的女婿，娶了张议潮的某一个女儿。张淮鼎重病之时，将自己的儿子张承奉托孤给索勋，希望索勋能够辅佐当时尚且年轻的张承奉，由张承奉担任归义军节度使。面对权力的诱惑，索勋并不想当一个辅佐张承奉的人，而是自任归义军节度使，把统辖归义军的大权揽在自己手里。

这又引发了张氏家族的愤怒。于是，张议潮的第十四女，嫁给了李姓人家的张夫人，联合夫家和张家的两股势力，还得到了都僧统、粟特和回鹘首领以及一些商人团体的支持，发动了一次对索勋的刺杀行动。

我就因为这个事，受他们的雇用，在乾宁元年（894）第二次来到了沙州。也就是说，时隔二十八年，我接到了新任务，这一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去刺杀索勋。

现在，是乾宁三年（896）的秋天。在莫高窟的这个洞窟里，我的回忆逐渐理清了时间的线索：一共有两个时间点，两次刺杀行动，我两次到达了沙州敦煌，两次刺杀的实施者都是我，但目标不一样，结果也大不一样，一次失败了，一次成功了。

是的，现在，我拨开了乱麻一样的云雾，看到了两个时间的段落。我要交替讲述这两次刺杀行动，我就是那个刺客，我叫曹宝儿，你记住，这就是我的名字。

三十年前，也就是咸通七年（866），我第一次来到沙州敦煌，跟着两个大唐内廷的武人。记忆在重叠，也逐渐变得清晰。我想起来，我出生在洛阳，父母在洛阳经商，家境殷实。我从小就十分顽劣，人们都说我人非常聪明，读书不求甚解，知道个大概就不往深读了。读书不勤也就算了，我又结交了一帮纨绔子弟，在洛阳街头跑马斗狗，惹是生非。于是，我有了一个外号，是我的名字曹宝儿的谐音，叫草包儿。

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事，和狐朋狗友干了一些偷鸡摸狗的坏事，我这个草包儿四下闻名。后来，我们偷盗街坊邻居的东西，遭到我父母的呵斥，我被我父亲捆起来毒打了一顿，把我打了个半死，还扬言天亮之后就赶我出家门，再也不认我了。到了半夜，我一怒之下点着了家宅的后院，让我们家陷入一片火海，然后我就逃走了。

我记得在洛阳城外有一个打把式卖艺的草台班子，我就找到了他们，跟着这个草台班子走，他们正准备往长安方向行进。他们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草包儿，他们哈哈大笑，收留了我这个看着不像草包，非常机灵的少年。

跟在这个草台班子里，我学会了拿大顶翻跟头，学会了吐火钻火圈，学会了吞剑与走绳技。有一个小姑娘是草台班子班头的女儿，她主要演杂技，会在一根绷紧的绳子上翻跟头、顶碗等绝活，我看得很入迷。

我就跟着这个卖艺的班子来到了长安。我渐渐喜欢上了班头的女儿，她叫姣姣，并不娇气，她也不讨厌我，偷偷给我吃她爸爸让她吃的肉饼。那年里跟着草台班子奔走在大小城镇的几个月，是我过得最快活的时光。

我十四岁，在这个杂耍杂技班里认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比如，吞剑的人，吐火的人，玩魔术的人，他把女人的身体放在箱子里让她的头脚伸出来动弹，然后从中间锯断箱子，头脚还在动，人分成了两半。等到把箱子再合起来后，完整的活人又出来了。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还有表演幻术的人，那个家伙主要表演断头术，能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然后再放回去，可他还活着。草台班子的队伍不断扩大，什么人都有，只要你有绝活儿，班头都会同意你加入。当然也有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被班头发现，赶走的人。

到了这年秋天，我越来越喜欢班头的女儿姣姣。草台班子里有一个表演胸口碎大石的小子，他比我大几岁，十八岁，也喜欢姣姣。他发现姣姣对我好，就想法子陷害我，把班头的一串钱币藏在我的背袋里，然后去告状。班头大怒，一时间人赃俱获，我也不想辩解，因为钱的确在我的背囊里。我就被班头给开除了。

他们离开了长安，向东北方向走了。

我在长安孤零零一个人，遭到了当地的流氓欺负。天无绝人之路，可巧，一个著名的武人手拿拂尘，带着两个徒弟，遇到了我。平时他们在长安开客店、武馆，还做香料生意等等。见到有人欺负我，武人一声令下，让两个徒弟出手，打跑了那些小流氓，解救了我。他说他姓魏，叫魏纯子，问我愿意不愿意跟着他去终南山习武。

我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就这么跟着魏纯子上了终南山。在山上，有一处他盖的大院子，几个徒弟跟着他练功，轮流下山照顾客店和香料生意。我那一年都十四岁了，跟着练功不算是童子功。但我很刻苦，五年之后，师父开始教我七步杀，这是他最拿手的绝技。

这是杀人之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手伤人。但是呢，人在江湖，谁能不挨刀？我们就在江湖之上，我们身无长物，就是这么一点武艺。有这么一点武艺，那些达官贵人、朝廷要人就会利用我们去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可能就要杀人。魏纯子师父这么对我说。

我一听到杀人，就很惊讶，看着我的师父。我害怕杀人，我读过一些书，都说人之初性本善，为人要仁和善良，不能杀人。

魏纯子接着说，徒儿，杀人之事非常事。有时候，杀人讲道理，有时候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就拿钱消灾，拿钱走人，杀就杀了，不要问为什么。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人。你跟了我五年，我觉得你有点慧根，我就把七步杀教给你吧。七步杀，七步之外，一出手就是必杀。这就是七步杀。身手要快，要稳、准、狠。你看这个草人，心脏在哪里，你就刺中哪里。长刀短刃各有长处，我们的刀是不长不短，带血槽的，一击必中。

魏纯子就给我教了七步杀。他说，你功成之后，就会有人来找你远行，去完成一个刺客要完成的使命，那时候才能检验你的七步杀是不是练成了。

咸通七年（866）的夏天里，终南山上空气清新，小鸟齐鸣。山上云里雾里，云气不断翻卷，时而又显露出近处青山的原色。

我师父魏纯子白色的须髯飘拂，他身着宽大的白色布衫，在一块岩石上盘腿打坐。我正在练习七步杀。

七步杀，就是在相距七步的距离下，以最快的速度拔刀刺中对手。七步杀，有多种击杀方法，一种是在平地之上佯装正在走路，然后突然出手，上身不动，但腿部发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顷刻就来到七步之外，以手中短刃刺中对手的左胸心脏。还有一种击杀方法，即是埋伏在高处，相距七步之遥，向对手发起攻击。七步杀，并不是走了七步去杀敌人，而是相距七步当作一步，一下子就刺中对手。

我经常在山峰上几棵大树间腾跃，和几只猴子玩游戏。猴子比我敏捷，可我身手不凡，在树枝间飞跃，徒手就能抓到一只猴子。那段时间里，我们周边的猴子被我杀了几只之后，大部分都躲远了，无法成为我练习武功的对象。

我就只好刺杀草人。我躲在树上，身披一件黑色斗篷，七步之外有一个草人，我在树上出其不意地纵身跳下，就像是鹰隼一样斜刺里冲杀过去，一击必杀，我手中的短刃刺中了那个站立不动的草人。我正把刺中草人左胸肋下的短刃拔出来，接着，我听到了山腰下师父发出的啸叫声。

我赶紧跑到师父那里。这时，盘腿而坐、闭目静思、训练内气的师父魏纯子忽然睁开眼睛，说，徒儿曹宝儿，山下有人来了。

看看周围，并无什么响动。我正在诧异之时，忽然看到，在柴门之外，闪身进来两个人。一位穿皂色衣衫，一位穿红色衣衫，两位的头上都包着幪头，挎着腰刀，身手敏捷。为首的那一位抚掌笑道，好身法，好身法，魏师父带出的徒弟果然不一般啊。

在这终南山上下，我师父魏纯子的名声远扬。他武功高强，擅长轻功、暗器、下毒、射箭，常常有人慕名前来拜访，或者想一试身手，与我师父交手试艺。

我师父为了不费口舌，往往采取一击必杀的手法，以七步杀的绝技，一下子就把利刃刺中到对方的左腋窝里，说，承让承让。对方一看这身手，就知道已经不是对手，立即跪拜认输。

这时，我师父魏纯子站起来，二位有请，贵客是从长安来的吧？

穿皂色衣服的那一位躬身道，魏师父，正是，正是。我们是从长安宫廷里来的，有要事希望师父出马，前往沙州敦煌一趟。我且近身向师父说明缘由。

他上前向我师父靠近，我立马冲过去要挡开他，我担心他要对我的师父图谋不轨。但师父摆手示意我让开。

他靠近我师父，另一位红色衣衫的人站在一边警戒。皂色武人在师父的耳边说了一番话，声音不大，我也听不见，但见山下的山谷中云卷云舒。我师父一直在听，他说了一阵子，我师父抚摸着白色须髯，脸色并不放松。

我站在七步之外，并不知道他对我师父都说了些什么，我看到师父在沉吟，思索。很长的时间里，他一言不发。那个人说完了，递给我师父一大包银子。

师父唤我到 he 跟前，又和我叮嘱了几句，说，曹宝儿，你跟他们去。他们是大唐朝廷的人，要去河西沙州干一件大事。师父准许你去，去了还要活着回来。

我跪下来磕头，我心里想，我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

咸通七年（866）的深秋时节，天气寒凉，我埋伏在张议潮出行的必经之路上，藏身于一处房屋的屋顶。这个屋顶有一个凸起的长方形砖塔，是这家人在夏天里用来晾制葡萄干的通风天窗。在沙州敦煌，有很多人家晾制葡萄干，有专门的平顶晾房。干燥的空气穿过晾房，使挂起来的鲜葡萄很快就失去水分，富含糖分的鲜葡萄就逐渐变成了葡萄干。

这样的晾房在屋顶有通风天窗，类似一个瞭望小塔，我就埋伏在通风天窗里，有一个通风口可以看到外面街上的情形。而且，我隐藏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有利因素，这个屋顶之上被一棵老榆树伸出来的枝干所遮挡，有一片浓密的枝条阴影覆盖在屋顶上，随风晃动，让人意识不到此处有埋伏。

眼看着张议潮的出行人马就过来了，先是一匹快马在前面开道引路，马上有一个人在喊：让开！让开！节度使就要出行经过此地了！让开！让开！

马蹄声非常急切，路上的行人车马纷纷避开主路，让开大道。紧接着，我就看见最前面的节度使仪仗卫队骑兵呼啦啦过来了。他们分成左右两排，最前排的是军乐队，只见骑马横吹的仪仗队四对马匹，接着，鼓角各四对骑手奔走过来，横吹乐器和鼓角乐器同时响起，笛子的清音高扬，鼓声低沉，号角高亢。这是张议潮出行队伍的军乐队，让人听到之后精神为之一振。

前导仪仗军乐队两两相对，左右列队骑马行过，马蹄嘚嘚声响，军士在马上军容整齐，头戴毡帽，穿着靴子紧紧地踩在马镫上，腰间扎着皮带。接着，是军乐队的骑手手持中旗挥舞不停，接着骑马走过的，是一对队旗旗手，分列左右，一面大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然后是一对五方旗旗手飞驰而过，五方旗和大队旗比起来，旗帜要小很多，却非常炫目，他们也走过来了，执旗手在马上执旗，旌旗招展，在风中呼啦啦作响。接着，是三对执稍仪仗兵又奔驰而过。稍是唐代兵士用的一种长矛，比槊要小巧一些，因而常用在仪仗兵中，代表着轻骑兵。

我一边偷窥，一边打算伺机而动。只听见马蹄杂沓声响，张议潮出行的队伍非常长，现在，我看到在两边的骑手、执稍手之间的大道中间，有两名引导官走过，在他们的引导之下，有骑兵五对左右相对，有一个队头身穿红色衣服，脚上是白色的毡靴，头上扎着幞头，显然是一位军官，号称左马步都押衙，也就是归义军节度使

的衙门警卫首领，带着骑兵奔驰而过。接着，在他身后，是一个乐舞队走过，左右分别是唐装戴幞头的乐舞手和吐蕃装的乐舞手，舞蹈而过，动作欢快夸张。他们载歌载舞，将张议潮收复河西十一州的丰功伟绩以凯旋之师的豪壮气概和欢快的气氛衬托出来了。

接着，又是两队执旗手过来了。这是六纛，是一种大旗，有执旗手三对，左右排列开来。六纛是六面大旗，纛上还有七条整齐的飘带，飘起来呼啦啦直响，威风凛凛，显示了作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张议潮最高长官的威仪。

在唐代，作为地方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节度使出行都要竖起六纛大旗，以示地位尊贵。六纛旗手走过，接着，就是执门旌旗手和执信幡的旗手骑马走过。门旌是一种竖立在军营大门之外的旌旗，一般都要紧随六纛大旗之后而行。然后，就是马上手执蓝色信幡的旗手，为紧随其后的旌节开路。

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受到朝廷敕令的一个标志物就是双旌双节。张议潮曾经奉表归唐，大唐朝廷最终颁授他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赐双旌双节。骑在马上旌节来到，是为后面张议潮的出行引路开道。

张议潮位于出行队伍的最中间，只见他身穿红色袍子，头上有幞头，骑着一匹白马，腰间有皮带，右手握着一根短鞭。在他的马前，正有一座桥被胯下的马匹驰过，远处的青绿山水，近处的绿树成荫都显示他是成竹在胸，胜券在握。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眼见到他张议潮成竹在胸，我也是志在必得。我隐藏在敦煌民居的晾房之上，背上斜背着一把中长刀，腰间别着一把短刀，我的绑腿中间还藏着一把匕首。时机稍纵即逝，我已经不能再等待了。

我一跃而起，几步就从屋顶飞身而下，扑向了桌上的张议潮。说时迟那时快，我飞身扑向他的时候，就看见在他的身后，有一个骑兵忽然用弓弩向我射出一面渔网。

我措手不及，在半空中挥动背上拔出来的中长刀，割破了渔网。我一个翻滚落在地上，就扑到了张议潮的白马跟前。我又猛地一跃，飞在半空，挥动手里的中长刀向张议潮砍去。他胯下的那匹白马受惊了，前蹄飞起来，只见张议潮马匹前的一对卫兵持稍手反应迅速，反身就用长稍向我扎来，一下子就格挡住了我的刀，哐啷一下子，那把刀就已经脱离了我的手，飞到别处了。

情急之下，我大喊一声，七步杀！我拔出腰间的一把短刀，再度飞身而起，使用七步杀绝技，扑向转身而逃的张议潮的那匹白马，一刀就刺中了白马的颈部。只见那匹白马嗷嗷叫着，鬃毛左右一甩，张议潮就应声跌落马下。这时，他跌落在一座小桥边，我紧跟着扑上去，用右手的刀刺向他的左胸——七步杀，七步杀，我这七步杀就如同闪电一般啊，志在必得，一击必中。但我发现，眼前一个黑影一闪，一

支箭射中了我的右肩膀，我就觉得钻心的疼痛一下子弥漫开来。我滚落在地，没有刺中目标，有好几个人影扑上前来，将我擒获。

手举蜡烛，我的思绪又拉到了近前。在这个洞窟里，在那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的长卷壁画中，紧跟着张议潮白马之后的，是一队队的归义军士兵的队列。他们在马上挺胸抬头，排成了一个菱形的队列，四人和六人形成了纵向和横向交叉的队列，是归义军士兵之多之众之英姿勃发的意思。在这幅长卷的最后部分，画的是射猎和驮运的画面，似乎与前面的张议潮出行的威风凛凛、声势显赫有所不同，显得比较闲适，十分轻松，似乎和张议潮出行图的总基调不在一个时空。

我明白了，这是绘制壁画的画匠有意为之的，是将张议潮的出行分为凯旋的部分，和他在平时率领归义军士兵进行军事训练、射猎这样半休闲娱乐半军事训练的活动分开来绘制，增加了归义军最高统领张议潮亲切生动的一面。驮运图则安排在壁画的最后，有四匹空着鞍子的马匹，象征着后勤队伍的补给之精良、准备之充足。

那些年，张议潮率领沙州、瓜州起义，赶跑了吐蕃兵将，成立归义军后，依赖敦煌的世族大户、粟特和吐谷浑等各族首领，还有敦煌沙州数万的僧人这三种势力巩固了归义军的政权。

端详着眼前的壁画，我想起那一次的刺杀，等到我再清醒过来，我已经被张议潮的卫兵们抓获了。

他们把我先关在一个黑屋子里，我能听到隔壁后院的牲口棚里战马的喷鼻声。

到了傍晚，他们押送我来到节度使府邸的高墙大院里，张议潮要亲自提审我。

我被五花大绑，怎么挣扎都不能脱身。我被两个很粗壮凶狠的粟特士兵押着，来到了一座内部宽大高敞的府邸。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正在一个书案前拿毛笔在写着什么。听到我进来，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头写字。

粟特士兵踢了我的腿窝，我扑通一声跪下了。

卫兵分布在大厅里，有一位穿红色圆领唐服的书记员在帮助整理他案前的东西。

张议潮抬眼有些不屑地看着我，小子，你是谁派来的？

我瞪着眼睛，我叫曹宝儿，我倒霉，被你抓到了，你赶紧杀了我吧。

张议潮捻动须髯，扎着的幞头显得整齐而高耸。我知道你是谁派来的，你还有两个帮手，我们去抓他们了。你呀你，你杀错人了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啊，我心向大唐，你从长安来，杀我干什么呢？

他直起腰来。我跪在那里看到，他的身形高大，须眉倒竖。他走到我跟前，手里还拿着一张写满了字的黄纸。你杀错人了，你本应该去做正确的事情。

他让随从搬过来椅子，坐在我的对面，然后，给我说了很多话。

很久以后，当我回味张议潮那天说的那些话，我才知道他的心迹和心思是什么，他为什么后来没有杀我。那天，他说了很多，甚至是从他的父亲张谦逸说起，说到他父亲是吐蕃人控制河西时期的一位士人，也是佛教信士。少年时父亲去世，张谦逸在母亲皇甫氏的抚育下读书长大。敦煌张家大多出自南阳张氏，在敦煌是一个大家族。一些大姓家族彼此联姻，张谦逸不仅有一位汉族夫人，后来，他又娶了粟特部族的一位萨保的女儿安氏。这个家族不断繁衍，到张议潮出生长大时，吐蕃人在河西沙州已经统治了几十年。张议潮一开始在沙州的寺院开办的寺学里学习，经常抄写佛经。

那天，他审问我时，手里拿着的，就是一份他抄写的《无名歌》。他念道：

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附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

今年苗稼看更弱，坟榆产业须抛却。不知天下有几人，但见波逃如雨脚。

去去如同不系舟，随波逐水泛长流。漂泊已经千里外，谁人不带两乡愁？

舞女庭前厌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

君不见城外空墙遥，将军只是栽花竹。

君看城外恹惶处，段段茅花如柳絮。

海燕衔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他念到这里，手里的黄纸抖抖索索的，老泪纵横。小子，你不会想到，这是我十六岁时在寺学里抄录的吧？他接着念道：

所在君侯，勿须恼乱。发意害彼，不知自伤。

此世招得恶名，当来必酬苦果。

乙未年三月廿五日学生张议潮写。

然后，他看着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杀你。我杀你干什么呢？就像你杀我，也是受人雇用。他又走回到案子旁，把手里的那张黄纸放下来。

我稍微放松了一点，这时，忽然外面进来一个人，低声在张议潮耳边说了几句。他点了点头，然后看着我，我知道是谁派你来的。跟着你来的两个人，就是大唐朝廷中不信任我的臣工派来的。他们已经逃走了。

我明白了，刚才的来人一定是去搜查了我落脚的客店，和我一起来的两个内廷武人早就逃之夭夭了。

他长叹一声，说，大唐朝廷还是不信任我啊，把我看作是安禄山、史思明一类有贰心的藩镇割据之徒。我不是，我张议潮一心向着大唐，一片忠心啊！可是，朝廷里竟然有人在皇上面前谗言，要除掉我，险恶至极！

张议潮忽然又变得激愤起来。你，你这个杀手刺客，你拿钱就来刺我，却不知我是什么人。我是大唐归义军节度使，是我赶走了吐蕃人，是我派出我的兄长张议潭不远几千里前往长安，捧着天宝十一州的旧图奉表归唐，我兄长议潭现在还在长安，实际上就是在那里当人质。归义军体现的就是一个义字，十一州！沙州、瓜州、肃州、甘州、伊州、西州、鄯州、河州、兰州、岷州、廓州，我顺应了河西百姓的民心所向啊！百万子民百姓自安史之乱以后孤悬河西，与中原隔绝，数十年思归大唐！可是，大唐朝廷中还是有人把我归为安禄山、史思明一类的乱党。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是啊，我知道沙州和瓜州是河西归义军最重要的地盘。河西归义军建立之初的力量，就是张议潮从沙州、瓜州聚集起来的。他率兵赶跑了吐蕃人，势力逐渐扩展到肃州、伊州、甘州、西州、鄯州等河西地区。那个时候，凉州还被吐蕃人所占据，张议潮联合甘州回鹘人，沙州、瓜州的粟特人，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一鼓作气，打败了在河西走廊盘踞了六十多年的吐蕃人。

他长叹一声，把手里的黄纸丢在案子上。然后问我，在刺杀我之前，你杀过人吗？

我说，没有。

他笑了，怪不得武技如此笨拙。什么七步杀，简直是连滚带爬的。你杀不死我的，我都五十多岁了，自从大中二年（848）我举沙州义军，赶跑了吐蕃兵将，就决心一心向着中原唐廷。佛保佑我，我不可能死在你这么一个宵小之辈的手里。

听到他这么说，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可能我确实是杀错了对象。这么一个将河西十一州重新掌控并且归唐的将军，厥功至伟。再说，细想起来，我确实也没有杀过人。莫非师父魏纯子传我的绝技七步杀，是不能杀人的武艺吗？七步杀，能杀什么呢？除了杀过几只猴子，我确实一个人都没有杀过，我有些惶惑起来。

这时，忽然又有人急匆匆走进节度使大堂，在张议潮的耳边说了几句。他脸色陡然一变，号啕大哭起来。兄长！议潭贤兄啊！你怎么就在这个时候，病死在了长安城？

他的声调带着哭腔，一下子变得悲怆，变得苍老。

他说，曹宝儿，其实你就是一个草包儿。我打算饶你一条命，放你走。但若我张家需要你做事情，让你来还愿，归还我饶你的这一条命，你就要随时回来帮忙。你就欠我们张家的一命之恩，你要来报答我。

我忽然感觉到了他的大仁大义，我说，我会的。我肯定会会的！

他挥了挥手，让他们把我押了下去。

我重新被关了起来，我以为张议潮会杀了我，可是，他并没有。一个月之后，我被放了出来。

我回到终南山，却发现我的师父魏纯子已经去世了，我的众多师兄弟作鸟兽散，山上的宅院已经被荒草覆盖，长安的那些店铺也归一些师兄弟各自所有。

我有些喜欢河西地区的生活，于是独自漂泊到凉州，寄居在一所寺院里，给僧人教习武术。那时，我才知道，由于兄长张议潭病死在长安，又受到唐廷派我刺杀他这件事的刺激，张议潮决定亲自前往长安，实际上，他是去接替哥哥张议潭继续做人质。临行前，他把归义军节度使的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侄子、张议潭的儿子张淮深，他做好了一去不归的准备。这一年是咸通八年（867）。

张议潮一去长安就是很多年，他去世是在咸通十三年（872），享年七十四岁。在长安，他依旧领河西归义军节度使衔，大唐朝廷也并没有颁布新的敕令，正式任命张淮深为归义军节度使，他只是代领节度使的职务，地位因而并不稳固。这就为张淮深后来被神秘杀害埋下了祸根。

张议潮入朝之后，在沙州敦煌的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家族内部，权力纷争暗流涌动；他也如兄长病死长安之后，河西归义军节度使继续由张淮深担任，尽管张淮深多次派人前往长安，希望朝廷颁授敕令，但一直到文德元年（888），张淮深都没有得到大唐朝廷的正式公文。

大顺元年（890）的某一天，张淮深和他的夫人陈氏，连同他们的六个孩子都被杀死了，这是沙州敦煌的一大悬案。是谁杀死了张淮深？肯定有人知道，但却没有人说出来。河西归义军节度使的继任者是张淮鼎。

张淮鼎是张议潮的儿子，他还有个弟弟张淮诰。如果根据谁受益谁可疑的推断，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张淮鼎杀了堂兄张淮深夫妇和六个儿子，将他们灭门之后把权力抓到自己的手上。

张淮鼎担任节度使不久，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天谴或诅咒，也许是杀害张淮深这一堂兄弟阋墙之事触犯了天怒，他身体染病，一天不如一天，大约一年多之后，到了景福元年（892），他就撒手归西了。

在临死之前，张淮鼎将儿子张承奉托孤给索勋，请他辅佐张承奉接任节度使一职。索勋是张家的女婿，而张承奉当时比较年轻，还不能堪当节度使的大任，由一向交好的索勋辅佐儿子，是张淮鼎的如意算盘。

因此，索勋就掌握了河西节度使府的最高权力。正在这时，大唐朝廷却正式授节给索勋，使索勋成为名正言顺的归义军节度使，以索姓这一异姓代替了张姓，执掌河西归义军节度使这一最高权力，从而引发了张议潮家族内部的不满。

这就又埋下了一个隐患和祸根。于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就又被人想起来了。他们就找到了我，说，当年张议潮放我的时候说过，如果张家有事请我帮忙，我必须出山。那是因为我还欠张家的一条人命那么大的人情。

这时距离我上次去刺杀张议潮，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这些年，我一直在凉州的寺院里做寺户，闲了就教习武艺。七步杀的绝技也传了一些人，我叮嘱这些徒弟，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来杀人，就连我自己都没有用七步杀技法杀过人。如今，我要再度出山了。

我第一次从终南山下来，跟着两个大唐内廷的武人前来沙州敦煌，假扮客商，要刺杀的人是张议潮。那么这第二次，过了二十八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当时，我在凉州的一所寺院里扫地。一个身穿皂色衣服、腰扎虎头皮带的人找到了我。那一天天气阴沉，似乎要下雨。一只盘旋的老鹰在空中出现，对着我发出了尖厉的叫声，那声音非常刺耳，就像是小毛刺忽然扎在我手上一样，令我不舒服。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掏出了布袋里的弹弓，向它射出一颗泥丸。泥丸擦着它展开的羽翼而过，老鹰就迅速离开了。

我不会伤害它，但它在寺庙上空盘旋，就像是一股晦气在笼罩着我。

接着，这个穿着皂色衣服的人就出现了。我一看到他，就知道此人非等闲之辈。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他向我施礼之后，说，我从沙州敦煌来。我们知道你隐身在马蹄寺里已经很多年了。现在，你要跟我去一趟沙州敦煌，完成一件大事。那是张家拜托你的事。之后，你就还了那一份你欠的人情，你也就不欠张家的了，我们也不会再找你。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的目光都很犀利。他的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之上，随时准备出手。我的绑腿里有两把短刃，但我不会出手。我和他的目光相撞，最后，我的目光弯曲了一下。我想到了张议潮不杀我、把我放了的那一幕。

我对他说，好吧，我跟你去。

我仰脸看了看天空，有很多云正在翻滚，似乎要有大事发生。我知道天意如此，我必须跟着他前往沙州敦煌。

于是，我就跟他走了。在路上，他告诉我他们要我做什么。他们要我去刺杀一个人。我完成这个使命之后，可以回到洛阳，他们给我的金银足够我下半生用的。原来，此前，我是受到监视的。他们早就掌握我来到凉州马蹄寺的行踪，而且是归义军派出的人在盯着我，不让我到处走。我以为的自主选择，不过是他们的安排而已。

我跟着他来到沙州敦煌，他安排我住在一所不起眼的寺庙里。

这座寺庙叫作清净寺。我住进来以后，显然，这里就不再清净了。张家不断派人和我沟通消息，布置任务。我的任务很简单，那就是，刺杀现任河西归义军节度使索勋。这是张议潮的女儿张氏夫人带着她的四个儿子，要我做的事。

张淮鼎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之前，曾经托孤于索勋。索勋是张议潮的女婿之一，另一个掌握实权的女婿是李明振，他娶了张议潮的第十四女张氏。但李明振死于大顺元年（890）的七月十六日，死前担任的职务是节度押衙凉州司马。他一死，寡妇张氏就有了严重的危机感。因为张淮鼎刚刚去世，索勋把张淮鼎的儿子张承奉看管起来，自任节度使一职。张议潮的女儿张氏非常不满，她与四个儿子秘密联手敦煌的几个世族大户，再加上安姓和石姓粟特人首领，以及河西都僧统统辖的寺院僧人这几股力量，准备把索勋除掉，也就有了这一场密谋的刺杀计划。

刺杀索勋需要做准备，也需要机会。我在寺庙里等待命令，有时候就在街上溜达。这一次，我受命刺杀索勋，来到沙州敦煌，时隔那么多年，我看到敦煌变得更加繁华富饶，很多寺庙里的佛像都变得金灿灿的，一个辉煌灿烂的佛国洞窟世界正在莫高窟的崖壁上出现。商旅不断，各种长相的不同族人往来于通向长安、洛阳、辽东的大路上，显然，这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那么，杀了索勋之后，我想，我就谁也不欠，可以彻底销声匿迹了。

我的回忆收缩着，回到了当前。此刻，我在洞窟里转向北壁。在北壁的下端，又是一幅长卷出行图壁画，题榜框里面显示，这是一铺《宋国夫人出行图》壁画，与南壁下端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形成了完全的对称构图。

我举着蜡烛，蹲下来，靠近这一铺壁画，缓缓地移动手里的蜡烛，让光圈投射到壁画上，能够看到这一铺壁画的内容与张议潮出行图的人物众多、威武庄严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个画面的气氛是轻松和欢快的，这可能和壁画长卷的主角是一位女主人公大有关系。

我看到，张议潮的夫人宋氏的出行图长卷中，杂耍、百戏、舞者、乐手充斥其间。在这一铺出行图的最前端，绘制了杂耍中的顶竿游戏，有一位上身穿红色衣衫、伸展着两只胳膊的壮汉，正在用头部顶着一根高高的竿子。

有意思的是，在高高竿子的中部，有一个小孩双腿夹着竿子，他两臂展开，正在做平衡的游戏。而在这根长竿的顶端，还有一根伸展出来的横竿，壁画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这根横竿的两端，还各挂着一个小孩，一个正在屈体向上，一个正在倒挂金钟，十分灵活，显得非常活泼。

在这根长竿的最顶端，还有一个小孩，他握着竿头，正在做着三角支撑的表演，令人惊心动魄。而保护着这根长竿上的孩子们别掉下来的，还有一个大人，他站在旁边，手里举着一根略短一些的长竿，在转圈护卫着在长竿上悬空表演的四个小孩。

我忽然想到，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洛阳城，只要有庙会，就会有顶竿表演。一个壮汉用左右臂膀和头部交替顶着一根又粗又长的长竿，长竿上总是挂满了小孩，几个小孩在上面翻腾，一群大人小孩就跟在顶竿人的后面，大呼小叫的，非常欢快。

这个顶竿画面是整幅壁画长卷的开端。后面跟着的，就是跳着舞的四位吐蕃装舞女。只见她们发髻高耸，衣袖像是飘带一样飞舞，舞姿活泼优美。跟在她们后面的，是一支由七个人组成的乐队，他们演奏的乐器有笙箫、琵琶、拍板和达腊鼓，在边走边演。这都是宋国夫人出行的先导队列，他们的出场，营造出了欢乐祥和的气氛。

位于乐队之后的是骑马奔走的三对护卫。他们手持长剑，威风凛凛，接着就是装扮整齐的仪仗队列。紧接着，是一辆双轮马车，有高棚，船形的冠盖，车上还有格栅和窗帘。这并不是宋氏夫人乘坐的马车，它是一辆行李马车，装着宋国夫人出行要用的东西。跟在马车后面的是八个侍女，有的捧着包袱，有的拿着团扇，有的拿着妆奁，旁边的榜题是“司空夫人宋氏行李车马”。

在整铺壁画长卷的下端，有三个骑马奔驰的护卫武士，从画面看有空间上的连续性，因为前面骑马的人在朝后面观望，说明这三个人属于驿马手，他们正在接续

着，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传递信息。我想，他们传来的一定是好消息，比如，传来了大唐朝廷的敕令，那时正是张议潮派人奉表归唐，朝廷颁布敕令任命他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的时候，这个消息要由长安的驿马加急传来。

在高棚行李车后面，跟着左右两乘轿子。轿子是六角亭式样的，各有至少八个人抬着，那就是八抬大轿。里面坐的是什么人呢？画面旁的榜题框里面书写道：“小娘子担舆”。紧跟着这两顶轿子的是四辆双轮马车，规格比那辆高棚行李车要小一些，但似乎更加灵活。在大道中间有一位身着红衣的女官，她作为引导，骑马而行。在她的马匹后面跟着四位乐师，在他们的左右，各有四位护卫，手里都持有棍棒武器。

在画面的中间，张议潮的夫人宋氏出现了。她骑在一匹健壮矫捷的白马之上，与南壁西端的张议潮出行的画像一样大，比壁画长卷上的其他所有人像都要高大。旁边有一行从上至下的榜题：“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

只见宋氏夫人端坐在白马之上，而处于洞窟南壁的张议潮人像的胯下坐骑，也是一匹白马。她姿态雍容，头戴花冠，身穿青色交领衣裙，袖子很大，束裙齐胸。有一个小马童正在牵着这匹马稳健地行走。

在宋氏夫人的白马之后，跟着八位骑马的女士。她们应该是张府中的女眷、女官，还有一些侍女，手里捧着、抱着、举着妆奁盒、扇子、月琴、镜子这些女性生活用品，以供玩赏自然风景的宋氏夫人使用。

这是在北壁下端的张议潮夫人宋氏出行图长卷的大部分画面。然而，这一铺壁画长卷还没有完。与南壁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一样，向洞窟东壁拐了一个弯，还有一部分壁画。这部分的壁画内容主要就是骑马捕猎、猎犬追击、张弓搭箭的游猎场景，有几匹驮着酒水瓮、食物筐的骆驼在行走，还有几匹鞍鞴齐全的马匹，显然它们是宋氏夫人出行的备用马匹跟在后面。这是张议潮的宋氏夫人出行图的收束部分。

我举着蜡烛，观赏着这一铺长长的壁画，弯着腰，感到腿脚酸麻。洞窟里的空气有点浑浊，令我窒息。这位宋氏夫人，我无缘见到。那一次我躲在高处晾房屋顶上看到，张议潮出行和宋氏夫人出行并不是在一起的。他们各自出行，可在画面上，在洞窟里这两铺壁画却是对称的。

我想到，张氏家族的女性也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正是张议潮的女儿派人在凉州马蹄寺找到我，给我下达刺杀索勋的指令。我迟疑了一下就接受了。我觉得，张议潮当年没有杀我，是张家饶了我一条命，现在张家有事，我必须帮忙。我接受了张氏给我的指令，一报还一报，我要偿还我欠他们的债，我也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欠谁的债。

当年，刺杀张议潮没有成功，我觉得自己必死无疑。可张议潮竟然大人大量，饶我不死，还给我盘缠，让我回家。哪知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自己义无反顾地前往长安，入朝大唐，实际上是为了让大唐皇帝放心，他不是安禄山、史思明一类的藩镇割据之后反唐的败类，没有反叛之心。这可真是一位义人啊！

这是在咸通八年（867）的事，在长安，他被朝廷封为司徒。张议潮向唐廷表达忠心，他再也没有回到敦煌沙州。几年后，张议潮于咸通十三年（872）八月病死在长安，死后被唐廷追太保銜。

我想再捋一遍张氏家族权力变化的脉络与线索。我是草包儿，脑子不够用，需要多捋一捋。

那时候，在张议潮去长安之前，他把敦煌归义军的实际权力给了兄长张议潭的儿子张淮深。张淮深在张氏家族的第二辈人里年纪最大，他掌握了河西节度使留后的权力，不断向大唐朝廷派出请求旌节的队伍，张议潮在长安城也在积极活动。可是，大唐朝廷让张议潮在长安遥领归义军节度使，并没有给张淮深颁布敕令。

这使得张淮深在沙州敦煌归义军中的地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随着张议潮在长安城的去世，张氏家族内部对张淮深的非议就多了起来。为首的两位，就是张议潮的儿子张淮鼎与张淮詮。张淮鼎的年纪比张淮深要小一点，眼看着张淮深执掌节度使的实际权力已经有二十年了，还看不到一个头儿，就非常着急。

大顺元年（890）的二月廿二日这一天，天寒地冻的敦煌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归义军节度使府邸的深宅大院里，张淮深与他的夫人、颍川郡陈氏以及六个儿子张延晖、张延礼、张延寿、张延镠、张延信、张延武，全都莫名其妙地死在自家府邸中，很离奇。

归义军节度使府邸一向戒备森严，高墙大院，很难进入，进去之后也插翅难飞。可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天刚亮，外院的侍女们进入内室打扫，却发现八具尸体横躺在不同房间里的血泊中，全都死了，尸体早就凉了。

女人那一声声尖厉的、恐怖的喊叫声，那一天在节度使府邸里向着天空宛如利剑那样直刺而去。很多人都听到了恐怖的尖叫，他们都不明就里。直到几天之后，张淮深与夫人陈氏和六个儿子的棺椁运出了节度使府邸，前往莫高乡莫高里的南原，大家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是一片能俯瞰整个沙州敦煌的土原，有一片张氏家族的墓园。周边还有很多墓地，坟茔很多。现在又多了几个。那些坟茔就像是大地的气息那样，遥望着敦煌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每天都在朝阳和夕阳的交替变换之中，发出沉默的叹息。

是谁杀死了张淮深一家八口？这可是灭门啊，是血海深仇啊。张淮深夫妇连同孩子，不管大小全部杀死，杜绝了继承权力的后患。

到底是谁杀的？有人分析，凶手显然获得了进入节度使府邸内院的门路，并且，进入了节度使府邸的内院，使用了不为人知的熏香和迷药，以至于其他的女眷都昏迷在床，单单就是张淮深和陈氏还有他们的六个儿子被杀害，这是沙州敦煌当时的一大谜案。

后来，看到现场的人说，这八个死者，死在室内室外的都有，都是身首异处。脑袋和身体距离的位置并不远，血流尽了，场面非常残酷。室外的尸体更加醒目，白雪地上是红色的人血，就像是开着的一朵大花。

一时之间，整个敦煌到处都有军士戒严，在各个路口盘查。消息也迅速传遍了整个河西地区。张淮深节度使全家被杀了！大家都震惊了，这会是谁干的呢？众说纷纭，有人猜测是张议潮的女婿索勋干的。

当天下午，又有一个消息在沙州传播开来，凶手是谁还没有搞清楚，但张淮深的两个庶子张延思与张延嗣，却在自己的住处自杀身亡。他们因为出身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张淮深的承认，在这一节骨眼上，却又突然自杀，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两天以后，张议潮的儿子张淮鼎接任归义军节度使。这就引来了人们的议论纷纷。

有人说，张淮鼎接任节度使之后，好像在避讳什么。他迅速在莫高窟专门做了一场大法会，举办了一次燃灯节。那一天，据说敦煌莫高窟的数百座洞窟中都点燃了灯火。千灯万盏，灯火辉煌，佛灯照耀之下，洞窟里的佛像和壁画都鲜亮起来。远远看去，莫高窟的一片崖壁之上，大大小小的洞窟里都映射着光亮，佛的慈悲迅速降临在沙州敦煌每个人的心上。

人们还在心里追问，到底是谁杀了张淮深一家人，新的节度使张淮鼎已经开始工作了。两年之后，张淮鼎去世，张议潮的女婿索勋掌握了实际权力，他并不忌讳归义军节度使府邸里曾经发生过灭门凶案，大胆地住进了那个深宅大院。他住进了节度使府邸，启用护卫他的重兵，把节度使府邸重重护卫起来，固若金汤，连一只鸟飞进去都很难。

时间过去没多久，很快，索勋竟然得到了大唐朝廷的敕令，颁授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的儿子张承奉大权旁落。张家的实力开始暗中作祟，图谋杀掉索勋。

张议潮的女儿比较多，最有名的女婿有两个，李明振与索勋。索勋作为外姓人，虽然出自敦煌世族大姓索氏家族，却依旧被张氏家族所忌惮。张淮鼎一死，索勋看到

机会来了，他无法抑制自己对权力的觊觎，就把敦煌归义军的大权揽在手里，这就令张氏家族不满，特别是张议潮的第十四女张氏，她谋划了针对索勋的刺杀行动。

他们找到了我。这就是我再次出山，准备去刺杀索勋的来龙去脉。

我在脑子里把这些事情想了一遍又一遍，内心里有很多感慨。沙州敦煌归义军归顺大唐后，使得大唐控制住了河西这一要害地区，可归义军内部的争权夺利却日渐激烈，不由令人十分担忧。

我呢，草包儿，曹宝儿，作为一个世外之人，一个杀手刺客，被裹挟在他们的权力纷争之中，这就是我自己的命运多舛了。

那些天，我就住在沙州敦煌的寺院里，按照他们给我的指令做一些准备，等候新的指令，伺机发起对索勋的刺杀行动。

在乾宁三年（896）的一天，在张议潮为窟主的这个洞窟里，我举着蜡烛，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观览着南壁与北壁的张议潮和宋氏夫人出行的两铺壁画，内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情绪。我注意到，洞窟外面的光线暗淡下来，黑夜降临了，温度也降下来了，寒凉感从洞壁向外渗透。

我感觉到那一铺铺的壁画，正在远离我所在的这个残酷而血腥的世界。这一次，我响应梦中的召唤，时隔两年，第三次来到了沙州敦煌莫高窟，身居张议潮的功德窟之中，回忆往事。往事如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如今，我已垂垂老矣，可我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我是一个刺客，我是来还愿的吗？我在回忆中将前两次我来到敦煌的往事一一唤醒。是的，很多细节纷纷呈现了。特别是，我想起第一次来到敦煌的时候，赶上了张议潮所主持的一次祈愿大法会。

这是在他关押了我一个月之后发生的。他放了我，我变成了自由身。那一天，我悄悄地将脸部裹起来，打扮得像是一个行脚商人，只身前往敦煌莫高窟，参加了这个大法会，而转过年，就是咸通八年（867）了。

在上元节这一天，张议潮出资举办了莫高窟上元灯会和大法会。那可真是盛况空前啊！我还记得，在沙州敦煌，有好几万人都从各个市镇向敦煌莫高窟赶过来，骑马的、坐车的、走路的、坐轿子的，纷纷前来参加这个上元灯会大法会。

那时，张议潮已经知道了大唐朝廷对他的真实态度，那就是，对他盘踞在敦煌沙州，担任归义军节度使和河西十一州观察使并不放心。他暗暗决定举办大法会之后就离开敦煌，前往长安入朝面圣，以示对大唐忠心耿耿。

也真是天意，我没有刺杀成功，然后我发现张议潮是一个义人，大义人。他放了我，饶了我。仅凭这一点，他就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人物。有些人彪炳史册那是有道理的，就像张议潮。躲在人群中，观看大法会，我对他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在大法会上，张议潮念诵了长长的发愿文，他率领张氏全族，燃灯敬佛。晚上，莫高窟的千座洞窟之中明亮如昼，一尊尊佛像从洞窟里向外显露佛光。张议潮还修建了敦煌一座寺院的佛塔，以示自己的功德。

张议潮举办的大法会持续了好长时间。之后，他率领少数护卫军士，从北道向长安而去。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也离开了沙州敦煌，并未打算再次回来。

我第二次来到沙州敦煌这一年，距离索勋掌握归义军节度使大权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密谋除掉他的张氏有四个儿子，分别是李弘愿、李弘定、李弘谏、李弘益。其实，为了安抚李明振和他夫人张氏的势力，索勋任命他们的长子李弘愿为沙州长史；又为了避免自己被架空，没有按照张氏的请求，将她的二子李弘定任命为瓜州刺史，这是张氏不满的起因。

我在沙州敦煌住下来，有人专门与我联系。我隐藏在一所寺庙里，等待机会。直到有一天，张氏的二子李弘定前来找我，他对我说，曹宝儿，可以动手了。

这是一个黑沉沉的下午，沙州敦煌的天色阴沉，预示着这一天可能会发生一场令人震惊的事件。接着，天空中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在寺庙里，看着天色不好，有些得意洋洋的李弘定说，那个人的死期到了。这就是天怒人怨啊。

我淡淡一笑，这样的天气里，还你们张家的债，比较困难啊。

李弘定说，你可是练就了七步杀绝技的高手啊，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说这样的话呢。

我说，我又不是飞鸟，我怎么进到那个高墙大院里呢？进入那个府邸，靠近他的住室，是能够成功的关键。

他笑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到了。你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到那个府邸里吗？

我看着他，从他脸上，我想到了一种可能：难道在沙州敦煌节度使府邸的墙外，有地下暗道可以通往府邸的内院？

他说，正是如此。这地下暗道只有我们张家人知道，就连索勋自己都不知道。这才是要害，才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

我忽然明白数年之前，张淮深的死是怎么回事了。李弘定告诉我，只有张氏家族才知道敦煌大宅地下暗道的秘密。在敦煌，一些重要的府邸之间，存在着一些隐秘的地下通道。为了躲避战乱，世族大户人家之间、重要的寺庙之间，都有暗道相互连接。

李弘定说，自从张议潮建成归义军节度使府邸之后，就有了通向节度使府邸之外的暗道，这本来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方便里面的人往外逃的，但却成了外人进入府邸内部的绝佳通道。张淮深之死，一定与这个暗道有关。

今天傍晚我们就动手。他向我和盘托出了整个计划。

天色昏暗。我简单吃了饭食，是胡饼羊肉汤。不能吃太多太饱，以免行动起来不方便。

李家三个儿子都前来助阵，他们是李弘定、李弘谏、李弘益。他们还派来了二十个精兵，全都佩带长刀短刃，身上还有方便翻越深宅大院高墙的钩子索。

夜色更加浓郁，我们悄然出发。

归义军节度使府邸的确是一座深宅大院，院墙很高。暗道是与排水沟连在一起的。

我们二十多人乘坐两条小船，从外河道进入暗道边的水关。通过水关之后，就进入到暗道之中。黑夜里，完全看不到前面有什么，小船只能摸索前进。进入到节度使府邸的大墙下面，过程漫长又难熬。水道前面有铁栅栏阻隔，有人用铁剪剪开铁索。

最后，我们在节度使府邸之内的排污口摸出来，那里一口很大的深井，里面有石磴可以攀爬出来。

入夜了，猫头鹰在鸣叫。这是不祥之鸟。我们二十多人，加上李氏三兄弟，全都进来了。李氏四兄弟的老大李弘愿，在沙州秘密集结了数百精兵，已经埋伏在节度使府邸的大门之外，准备在这次刺杀行动中里应外合。若时机成熟，就从外面强攻节度使府邸，一定要把索勋拿下。

张氏夫人在幕后总指挥，各路线人和报信人穿梭行走，互通消息。这一个晚上，估计猫头鹰看到了所有的秘密，所以它才发出鸣叫。

夜深人静，节度使府邸里的人大都入睡了。李弘定先派出几人杀掉了巡逻的几个哨兵。然后，他们在府邸内的暗处，通过窗户向各间屋子里吹送无色无味的迷魂药气。这是他们从一个来自吐蕃的密宗僧侣那里得到的一种毒药。不过，这种毒药效力有限，人闻到之后只是四肢无力、短时间丧失反抗能力，却并不会死。

杀死人的，还是手里的刀。

我们屏气凝神，四下观察。约莫到了时间，人中了毒气，无法动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果然，很多屋子里的人已经动弹不得。少数人没有被这无色无味的毒气给毒到，在院子里起夜，一下子就被砍死了，连惊恐的声音都没有来得及发出来。整个外围的清扫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归义军节度使府邸之内，亭台楼阁起起落落。我们直奔索勋居住的内室。我们中间有人已经从内打开了大门，李弘愿率领的几百铁甲兵，将这座府邸在夜色之中团团围住，并缓缓进入到府邸里。

只听见咣啷一声，索勋居住的内室的两扇门被推开了。浓重的夜色瞬间被一个火把照亮。只见索勋全身披挂整齐，左手拿火把，右手里倒拖着一柄长槊，大喊道：有贼人！来人啊！对贼人格杀勿论！

可是，索勋喊过之后，并无人回应。

我们迅速向他靠近，团团围住他，他扔掉手中的火把，高举长槊向我扎来。

索勋本就是一员猛将，曾经在张议潮对吐蕃人的征战中屡立战功，后来对甘州回鹘的征战也是一马当先。他善于使用马槊，在马上战斗是他的强项。现在，他站在地上，那武艺就大打折扣。

忽然之间，我看到，天空中，厚厚的云彩逃走了，白色的月光将整个府邸的庭院映照得一览无余。索勋手里的长槊所到之处，一个个冲上前的勇士被他猛力扎戳，纷纷倒地身亡。血腥味一下子弥漫开来。

李氏三兄弟也非常勇猛，眼看着带来的勇士被索勋一根长槊杀灭倒地，他们用手里的带环钢刀，同时从三个方向向索勋猛攻。

李氏兄弟是带着必胜的信念来的，他们三个上阵，却抵挡不住索勋的一根粗壮又锋利的长槊的击打。只见索勋的长槊挥舞得密不透风，像是毒蛇吐芯，将从三个方向逼近他的李氏三兄弟手里的钢刀一一打掉在地。他正要把他们杀死，此时我左手长刀紧握，右手短刃出鞘，大喊一声：索勋！他愣了一下，瞬间我以七步杀的步法腾

挪着来到他近前，左手长刀向右斜刺里砍向他的脖颈，右手短刃同时刺向他的左肋。

索勋稍微愣怔了一下。我的左手长刀砍过去，他的右胳膊挡起来，胳膊上的锁子甲被我那锋利的砍刀砍得哗哗响，但我右手的短刃却已扎入了他左胸肋的心脏部位。他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手里的长槊向我扎来。我用刀一格，我的刀被打掉了，我又用胳膊一夹，将长槊夹在腋窝，他倒在地上，抽搐起来，嘴里面吐出了鲜血。他破口大骂，张家贼！李家狗！然后，他就不动了。显然，他被我杀死了。

这一年是乾宁元年（894），索勋被我杀死在归义军节度使的府邸庭院之内。

现在是乾宁三年（896）的秋天。在这年五月，张承奉从李氏几兄弟那里夺回了掌控河西归义军的大权，节度押衙张忠贤专门撰写了《葬录序》，为张承奉歌功颂德。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到这个张议潮的功德窟中。我举着蜡烛躬身在这个洞窟里，将那些壁画一幅幅、一铺铺地看过去。我想到了在前段时间，在洛阳老家，我不断做的一个梦。我梦见的这个洞窟，在西壁的佛龕之中，有一尊倚坐佛像在朝我微笑，后来他走出来，脸上的微笑就变成了狞笑。这是为什么？

这一尊佛像本来是黑乎乎的，看不清坐姿。刚才，我举着蜡烛走过西壁，看向北壁的《宋国夫人出行图》的时候，就感觉到西壁的佛龕里那一尊佛像动了一下。

它一直在那里的，黑乎乎的佛龕中看不清楚佛像的面容。可这尊佛像为什么在我的梦里冲我狞笑起来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举着飘忽的烛火又从北壁东侧反身往回走。我打算看一看佛龕里那尊我一直没怎么注意的倚坐佛像。当我举着蜡烛，望向佛龕的时候，忽然之间，我看到，在那一尊倚坐佛像的位置上，重叠着坐着一个人影子。接着，又响起了火镰打火石的声音，我眼前瞬息一亮，又一根蜡烛在佛龕里点亮了，有一个人戴着斗笠，倚坐在那里。

我吓了一跳，这真是一个人！他把蜡烛拉近自己的下巴，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半张脸。这张脸上有胡须，颧骨耸起，非常有杀气。

他站起来，向外走来。我赶紧后退，左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短刃。我们两个人手里的蜡烛火苗飘飘摇摇的。

我问，你是谁？

他跳下佛龕，站在洞窟地上。他的个子比我略高，看上去年纪却比我小。我现在想起来，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

他向我逼近，说，我是今天要来杀你的人！

我并未看见他的嘴唇在动，可是却听到了他说话的声音。难道，他是从腹部发声的吗？这让我有点头晕目眩。

我赶紧后退，说，且慢，我们到外面去。我们在崖壁下面的空旷之地决斗吧。

我看到他点了点头。我们彼此防备着，我闪身贴上南壁，那里是《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向东门倒退着出去。他没有理会我，就径直向洞窟外面走去，说，我们去东边那片沙梁子上见吧。

他先走了出去，我跟着也出来了。

洞窟之外，月朗星稀，天气特别好，没有风，这莫高窟的夜晚非常安静。我们前后脚来到了莫高窟东边那片沙梁子上。那是一片高地。

月光下，他戴着斗笠，半张脸隐藏在斗笠之下。他说，我也是一个刺客。今天，我是受命前来刺杀你的。

我问他，你是谁，受谁的指派？为什么要刺杀我？

他说，你不用问我是谁，我只想告诉你，六年前，是我受命带人杀了张淮深一家八口。两年前，是你杀了索勋。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使命。现在，我要来刺杀你了。

我明白了，我和他都是刺客，我们各自都卷入到沙州敦煌归义军的权力纷争之中了，他手上有血的秘密，我手上也有血的记忆。至于我们的雇主是谁，现在已经不用去搞明白了。他是被人雇来杀我的，而我，也是一个被人雇用杀过人的刺客。

在广大的天空之下，在皎洁的月光中，我和他面对面，互相戒备。月色笼罩旷野，没有别的看客，除了那一枚月亮。

我们各自缓缓后退，退后十步。我穿白色衣服，这在敦煌属于不祥之色，而他穿皂色衣裳，与夜色彼此融洽。

我们两个人，两个身负血债的刺客，在月光之下拉开了架势，准备决一死战。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们即将使出绝技击杀对方，不知道谁会死在谁的手里。

第九窟 第98窟，一个国王



第98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也就是五代时期所开凿的洞窟，是曹议金的功德窟，后人称作“大王窟”。曹议金，是继张议潮赶走吐蕃在河西的势力成为首任归义军节度使之后，又一位颇有作为的河西归义军统帅。张氏归义军政权在河西地区掌权60多年，之后出现内部纷争，归义军的权力落在曹氏手中。张议潮和曹议金家族执掌河西归义军政权，前后历时近200年，保持了河西地区对中原王朝的归附关系。

进入这个洞窟，可以看到洞窟进深比较长，是敦煌莫高窟中少见的大型石窟，进深长达15米，洞窟的高度有20米。洞窟是方形覆斗形殿堂窟。所谓殿堂窟，就是进来之后，洞窟中心有殿堂般的空间。在这个洞窟的中心有一个佛坛，原有的佛像彩塑今已不存。

佛坛背面有与窟顶相接的背屏，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洞窟顶的四个角都凿有浅龕，在浅龕中绘制了四大天王壁画。天王们双眼圆睁，宛如两丸白水银中养着两丸黑水银，从洞顶的四角看下来，令人震撼。因这个洞窟的开凿年代属于五代战乱时期，四方并不安宁，所以洞窟的四大天王壁画像，象征着四大天王镇守四方，祈求四方边境都安宁。洞窟中有大量的经变壁画，一共绘制了十一种经变图，规模空前。在南北壁和西壁的下端，以屏风画的方式，根据《贤愚经》的内容，绘制了多达42扇屏风画的贤愚经变图。这个经变画在以前的洞窟中并不常见。

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洞窟中供养人画像非常多，身形高大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而且，供养人群像中出现的人物也十分重要，显示敦煌河西地区与于阗、回鹘的历史紧密相关。

在甬道的南壁，是供养人、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画像。排在首位的曹议金的供养人像，高达2.42米，比常人要高出一大截。画面上，曹议金头戴展角幞头，面目舒展，高拔伟岸。他的三个儿子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的供养人像分列其后。

在东壁门北边，绘制了曹氏家族女眷的供养人像，依次排列开来，由大到小，有甘州回鹘可汗之女李氏，索勋之女索氏和广平宋氏这三位，她们都是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夫人。三位夫人衣着打扮各有不同。其中，回鹘公主身形最高，头戴凤冠宛如仙桃，两鬓包面，面庞圆润，皮肤白皙，额头贴了花钿，身穿拖地红袍，脖颈上有一圈瑟瑟珠饰，显得华贵端庄。这三位夫人供养人像的后面，排列的是曹议金的女儿和儿媳的供养人像。

在北壁，绘制的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和他的女婿索勋等人的供养人像。张氏和曹氏以及索氏都是敦煌的大姓家族，彼此联姻，形成了政治、经济和血缘的深厚联系。特别是曹议金曹氏政权先后与甘州回鹘、于阗国联姻，通过政治外交手段，维护了河西地区的安定。

在东壁门南和南壁的下部，绘有于阗国王及王后曹氏的供养人像。这是整座石窟的最大亮点。于阗国王、王后的供养人像信息量极大。在他们身后，还绘制有曹氏女眷供养人像。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供养人像，高达2.82米，在这个洞窟中最为高大显眼。他面容俊朗，庄严亲切，身穿袈裟，阔袖长襟，衣襟右衽，头戴冕旒，身后若隐若现两条飘带。他右手拈着一朵莲花，左手手持香炉，身体趋前。在他袈裟的左胸上部的圆环图案中，有鸟的形象，下有龙的图案。

特别是，在他头戴的冕旒之上，还绘有一顶圆形伞盖，伞盖的两边有两个身缠飘带的小人儿，正在奋力拽拉着伞盖，使得伞盖平伸如华盖。小人儿十分生动，就像是文艺复兴绘画中的两个小天使，在莫高窟的壁画中十分罕见。在于阗国王供养人像边，还有竖排一行字：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可以确认，他是于阗国王李圣天，也就是尉迟散跋婆的供养人像。

在他身后，是李圣天王后曹氏的供养人像，她是曹议金的女儿、后来的于阗国王尉迟苏罗的母亲。她头戴凤冠，装饰有步摇，穿回鹘风格的翻领大袖大袍，身披罗巾。在她身后排列的其他女眷供养人像，有穿回鹘装的女子，也有穿汉服的，个个都是端庄秀丽，落落大方，同时又姿态各异，花枝招展，妩媚非凡。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很清楚，我年幼时在敦煌生活的那些日子。

我起初是从德太子，名叫尉迟苏罗。我来自于阆国，我的父亲是于阆国王。他被晋朝皇帝册封为“大宝于阆国王”。他叫尉迟散跋婆，因心向中原，还有一个汉名叫李圣天。在敦煌，服侍我的有一大堆人，敦煌的节度使曹议金是我的外公，我母亲是他的女儿，所以，我在敦煌是住在我母亲的娘家。这让我的父王李圣天感到安心和放心。我在敦煌受教育，和曹氏宗亲的孩子们一起读书、玩耍。我的几个表兄弟和我的年纪都差不多，他们住在城内。一片挨着节度使府邸的住宅，就是曹氏宗亲的大宅子，一片片连起来十分壮观。

那是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敦煌的太子庄，有我的很多亲戚，他们早就安排好了一切，为了让我能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待下来。太子庄在敦煌的郊外，出了城，没走多远就能看到，在一片白杨树和柳树的掩映之下，一个汉式高门大户的屋顶突兀而起，周边有围墙，里面就是一座庄园。庄园里还有一个小型花园，这是孩子们和女眷们玩乐的乐园。还有谷仓、储物仓，以及供主人居住的大宅。

无论日升日落，无论花开花谢，我都不用理会，我在这个院子里的生活，是我童年的全部记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在这里生活，那些亲戚在太子庄内外走来走去。我怎么来到敦煌的？啊，此时，我想到了母后在于阆刚刚生下我，身体就不好，无法每天照看我。我得了一种奇怪的伤寒病，高烧、腹痛，浑身有玫瑰色的疹子，那时我才几个月大。母后担心我会早夭，就让奶妈员娘和婢娘祐定两个汉族女人把我带回敦煌。

见到还在襁褓中的外孙来到敦煌，外公曹议金非常欢喜，立即让人建造太子宅，又在敦煌郊区建太子庄园，另外又从凉州请来名医，给我救治。我的伤寒病在敦煌治好了。幸亏我小时候在敦煌生活了几年，不然我就会早夭了。可能敦煌的气候更适合我，一直长到三岁，我又被员娘和祐定这两个侍女带回于阆。

就这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不断在于阆和敦煌之间游走。后来，我这个从德太子的两个弟弟接连出生，他们是从连和琮原。从德、从连和琮原，我们三个兄弟的少年时期，都在敦煌的外祖家生活，在敦煌接受教育。敦煌的大儒很有名，他们从汉武帝时期就从中原来到敦煌，有的是避祸，有的是迁徙，有的是流放而来，却都很有学问。加之敦煌佛寺林立，高僧大德云集，我和两个弟弟从儒家教育到佛学修养，无不涉猎学习。

我就这样慢慢长大，却不知父亲已经有隐忧。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

敦煌，这个名字由来已久。可能是大月氏人在这里盘踞时起的名字，属于音译，到了后汉时期被人附会为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我喜欢敦煌，这里的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有河流从城外流过，灌溉了大片农田。早在一千年前，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敦煌就是四郡之一。千年的经营，大批中原豪族士人迁居到这里，相互联姻，

并与中原政权息息相关。敦煌也是向西前往西域诸国、向南抵达吐蕃、向东通达中原、向北前去匈奴之地的一个要塞和枢纽之城，好几万人生活在这里，敦煌因此无比重要。

我这次来，是故地重游。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年幼的时候都在这里生活过，后来，我们又回到了于阗。大约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又一次来到敦煌，非常开心。我少年时期的玩伴都长大了，我母亲的曹姓氏族是大家族，是敦煌望族，宗亲亲眷很多。可我是于阗国的太子，他们也不敢和我亲近，只有我的表兄弟，因为是一起长大的，没有什么亲疏之分，见面就很高兴。

当时，我父王李圣天在位四十多年，他是一位有作为的于阗国王。我也三十岁了，来到敦煌，一是看望我母后娘家的亲眷，和曹氏宗亲叙旧；二是我要随着于阗使者一起前往中原，去朝拜大宋朝廷。在中原，大宋政权建立，于阗国得到消息，立即派我这个太子率团前去朝贺，并带去了玉团等礼物。

回忆起来，那些年，从于阗西边传来了莎车国已经被黑衣大石人占领的消息。这些人身穿黑色的衣服，缠着头，手里拿着弯刀，见人杀人，见佛杀佛。从西边莎车国传来的消息，战事吃紧，我父王说，于阗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如果我到中原大宋朝拜，能搬来大宋的强大援兵，就再好不过了。即使他们不发援兵，我此行倘若代表于阗与大宋建立良好关系，也是万全之策。

我可以感觉到我父王内心的焦虑。面对黑衣大石的势力东侵，他多年与他们缠斗，对政治、军事的走势判断得很准。他一直在培养我，他说他死后，就由我继承于阗国的王位，一定要注意与敦煌交好、朝拜中原，抵御西边的敌人。父王当政四十多年来，一直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么我呢？我会不会面临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我会不会在战端陡起的世界中丧失所有？

这是我当时对我自己的提问。我要当心啊，我虽然才三十岁，可我却不能像我的两个弟弟那样，只知道整天傻吃傻玩的。在敦煌，他们太开心了，见到了太多的朋友和亲戚，长辈和同辈，还有同辈生下的下一代。可他们俩不知道，这世间的繁华说去就去，说没有就没有。这世间的幻景是转瞬即逝的。只有佛陀知道，父王和我心里也清楚。如果我不好好把握，无论是于阗还是敦煌，都很容易在更大的势力面前灰飞烟灭。

我记得，那一次我前往中原朝贺之前，在曹氏宗亲的带领下，我和两个弟弟曾经专程去敦煌西边的莫高窟，在曹氏功德窟去朝拜供奉，焚香礼佛。那是一次声势浩、车马浩荡的礼佛活动，一幕幕在莫高窟曹氏功德窟内焚香礼佛的场景，历历在目。

时隔很多年后，现在，我又来到了莫高窟。可是，很奇怪，我感到我很轻，身体极其轻盈。我为什么这么轻？我转身看我自己，我却看不到。

这就更奇怪了，难道我是一阵风？难道我是透明的？我很困惑。不过，我的这个困惑我自己很快有了答案，那就是，我现在已经变成了尉迟苏罗的亡魂。我真是一股透明的风，打着旋来到了莫高窟。

现在，我来到石窟里。在这个进深比较长的曹氏功德窟中，我一眼就看到两尊高大的供养人像。他们都是我认得的，是我最亲的人。最前面的画像，是我的父王、于阗王尉迟散跋婆，他还有一个与中原汉地打交道时的名字：李圣天。大唐是李姓王朝，我父亲叫李圣天，有心向中原的意思，实际他也是这么做的。可那时候，大唐已经灭亡，对河西地区失去了控制。

我靠近我父王的供养人画像，感到无比亲切，也感到有些陌生。其实，在于阗国，他平时不是这么穿戴的，在壁画上，他的供养人像的穿戴完全是中原帝王的装束。冕旒，袞服，龙袍，头顶还有华盖。这样的打扮，我父亲是否曾经有过？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的。不过没有关系，这是绘制壁画的画师对我父亲的想象。这也很好，这也没有什么，我父亲也可以这样穿戴，因为他也姓李，汉名叫李圣天。画面上，父王的表情十分亲切，面额饱满，生动得就像他还在世那样。我情不自禁打着旋，在洞窟的洞壁之间来回奔窜。

我冷静下来，抑制住思念父王和母后的激动心情，重新安稳下来，不再旋转，不再像一阵风刮过洞壁上的壁画。我想起，父王去世之前拉着我的手，对我说的一番话，那就是，和敦煌的曹氏亲家绝不能疏远，对西边侵扰的敌人绝不能手软。父王叮嘱我，他死后，我继位为于阗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交好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关系，携手对抗来自西边的敌人。西边的敌人势力强大，他们手持弯刀，一路杀来。他们在疏勒和莎车那边攻城略地，不过，疏勒人还在抵抗着他们。他们侵占疏勒后，就会来攻打于阗，所以要做好准备。

此时此刻我想到这些，不禁潸然泪下。可我是透明的，我的眼泪如风，也是看不见的。我抚摸着洞壁上父王和母后那高大的供养人画像，栩栩如生，他们和我说话的语气，他们的步态、表情都历历在目，让我泪奔，让我在洞窟中无法自持。

我知道，在大唐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也陷入混乱，吐蕃人乘虚而入，控制敦煌和河西地区长达数十年。一直到张议潮起兵赶走了吐蕃的敦煌节儿，建立归义军政权为止。节儿是吐蕃人在敦煌设立的类似刺史的官吏。吐蕃人还把敦煌的州、镇等十三乡，全都变成了落后的部落制。后来，张议潮派多路人马，绕过甘州回鹘政权控制地区，前往长安，送去河西地图和人民籍册，要求归附大唐。

大唐朝廷接到地图民籍书册之后喜出望外，将张议潮任命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正式成为大唐王朝的藩镇。但经过安史之乱后，大唐朝廷对地方的藩镇势力十分警惕，疑心很大。一方面，对张议潮河西归义军心向大唐十分赞赏，另外，又十分警惕戒备。大唐朝廷下诏，把张议潮的兄长扣在长安作为人质，后来又把张议潮也调

到长安去养老送终。后来继任的张淮深久久没有被大唐任命为河西节度使，因而受到敦煌大族的猜忌，最终被人暗害。张氏、索氏、李氏等敦煌大族陷入权力纷争和恶斗当中，敦煌河西地区日趋衰落，张氏归义军政权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是我的外祖父曹议金力挽狂澜。他出现在敦煌的历史上，从此留下英名，就像我的父亲在于阗留下英名一样。我是无法和父亲相比的，我继位的时候三十出头，感觉自己很没有经验。我父亲却老辣沉着，他在位时间长，很善于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父王即位于阗国王的第二十二年，他原先的于阗王后去世，他就向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派去使者，请求联姻。曹议金把长女嫁给了李圣天，就是我的母亲曹氏。

在这个洞窟里，就在父王李圣天的画像后面，站立着的，就是我的母亲。旁边的题记写道：“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养”。

看到这一行题记，我泪眼模糊。我哪里知道，父王去世后，于阗国的命运如此难测，我要面对复杂的局面，要和来自大石的黑汗王国对战。我并不怕打仗，我凡事学着父亲就好了。父王在位五十四年，真正做到了国泰民安。那不是吹的，又有几个国王能在位五十年以上呢？我的父王做到了。天下君王，短命的太多了，大部分死于非命。所以，我父王是仁者寿。

我记得，在我继位前两年，那一次，父王专门派我们三兄弟来到敦煌，联络曹氏宗亲。我们在敦煌太子宅和太子庄两边居住，十分惬意。那一次在敦煌，我们三兄弟做了很多法事活动。我们的母后身体不很好，在于阗休养，常常不怎么出门。很多于阗的大型国事活动，她也不参加。我就很担心，母亲病恹恹的，怎么办呢？我们兄弟三人在莫高窟为母亲祈福，做佛事活动。

就是在那一年，我在敦煌的太子庄里，花了好几个晚上，一笔一笔地写了十叶贝叶经，这是我虔诚祈祷父王母后福寿安康的发愿文。我是用于阗语写的。我就着蜡烛光，在晚上默默祷念着，亲自写下了发愿文。后来，我带着弟弟来到莫高窟的曹氏功德窟里，将这篇发愿文在释迦牟尼佛像前，一字字念诵，敬献给佛陀，求佛保佑我们的父王母后安康吉祥。我记得，我用于阗文写下的发愿文原件，留在了敦煌净土寺。由我自己译成汉文，让人抄录下来，再到莫高窟念诵，敬献给曹氏功德窟中的佛祖。下面是我的发愿文：

一切恭敬，敬礼一切诸佛并诸菩萨、八圣贤、佛说真谛及常住三宝。

叹佛亿万功德，不能一一称颂，谨默诵在心，并数万次匍匐礼拜。

伏愿诸佛慈悲于我从德太子，佑我得真悟真识。

从无始时来，因痴而生身至今日，由身舌心三行，由不崇敬信徒，由众多烦扰而有无数行为，今并一切忏悔；因嗔、染痴而对母、对父、对诸师乃至对三宝造罪得罪，无量无间，无论记忆与否，今并发露，许我忏悔。

至心发愿，愿借菩萨善戒力而脱我虚妄，并借菩萨五力导我以正。

至心发愿，愿借三宝，脱离生死轮回，并借六婆罗密多而得识十地，得脱五毒。

至心发愿，向有生各界宣扬佛法，以此功德普及一切众生，庇佑疾苦，并成佛道，并愿自身敬信佛法无碍，恒到涅槃，如佛所行。

愿生而为男，有德有勇，有智有慧，孔武健壮，盛福大贵，肢躯为金刚身，神威无敌。

我至亲至善之父，王中之王、圣君功德无量。伏愿其命居三聚而宝位恒昌。

我至亲至善之母、大汉皇后，予我此生性命。伏愿其命居三聚而坚远永隆。

又愿诸王子、小娘子身体安康，已躬永寿。诸臣仆效力至忠，亦愿其灾病俱消，福庆相资，永不分袂。

又愿自身我从德太子灾祛孽除，瘳疾不作，破诸烦恼，永泰增寿。

愿我诸世皆识前生，愿我拯救诸界众生皆得涅槃。

愿我亲见诸佛，永无疾苦，愿我因虔敬而往生极乐世界。

从德太子一切恭敬，敬礼佛法，命人写讫。

我诵读那篇发愿文时的声音还在耳边，可如今，所有相关的人都去世了，都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明白，我是一个游魂，是一股透明的风。我来到莫高窟，是想追寻我们的足迹，找到那些消逝的身影。

那一年，我和两个弟弟从连和琮原一起在敦煌礼佛、祈福之后，他们俩继续在敦煌居留，我带着于阗使者和敦煌归义军使者，前往大宋都城。我们去往大宋的使团，赶着朝贡的骏马几百匹、骆驼数十头，带着于阗玉石五百块、琥珀五百斤。因要路过甘州，甘州回鹘也派出使团，和我们结伴而行。他们带的贡品和我们的相当。

我们浩浩荡荡前往大宋都城。抵达后，在汴梁开封都城，我们的使团受到大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切召见。他对我们礼数有加，并给我们赏赐了很多丝绸绵帛、金银铜器等厚礼。

这次出使，我饱览了中原壮丽的山河和秀美的风光。中原汉地物产丰富，大宋都城华丽壮观，和于阗与敦煌比起来，别有风采。我向太祖皇帝禀报了于阗国愿意和大宋长久交好纳贡的心愿。而心向中原，是于阗国的基本策略。我知道，在我父王李圣天迎娶我母亲曹氏之后，我出生才两三岁，父王就派遣了于阗使马继荣，携带于阗玉石，还有白毡布、牦牛尾、红盐、郁金、硃砂、大朋砂、玉装鞍鞯、手刃等很多礼物前往中原朝贡交好。特别是，使团赶着马车，载着一些巨大的于阗玉团，重达百斤以上，有墨玉有白玉，都是于阗上好的玉石，是中原朝廷特别喜欢的礼物。

那时，中原还是晋皇帝在位，他特封我父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这也是父王供养人像边，有题记“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字样的原因，这是我父王最喜欢的尊称。

我从大宋回到于阗的第二年，父王就病故了。仓促之间，我不再是尉迟苏罗太子了，即位为于阗国王。我心里有些忐忑。此时，疏勒已经被大石黑汗兵马占领，战事陡起，他们一路向东杀来。

我即位后，首要任务就是安定内政外交。我必须和黑汗王大石军奋勇作战。他们并不信仰佛教，也不信仰祆教也就是拜火教，他们对于阗覬覦已久，但在我父王的对抗之下，他们只能长久地在疏勒止步不前。听到我即位的消息，以为我年轻可欺，他们向于阗发起进攻。我披挂上阵，决定亲征，带领于阗精兵数千人，前往疏勒。在要道摆开口袋阵，和黑汗的军马对阵厮杀。

那些年，我主要的精力就在和黑汗军打仗。他们袭扰于阗，不仅仅是袭扰西来商路上的客商，而且是对所有和于阗有关的人都进行打击。商队看不到了，于阗的经济出现问题。我还记得，我们和黑汗王军队作战的情形。虽然我心里紧张，可在战场上，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祈祷佛祖的保佑是当然的，黑汗军也在战前祈祷他们的保护神。

一阵乌云在天上移过来，一阵黑风刮起之后，我们的士兵就厮杀在一起。

那是一场残酷的战斗。黑汗王的黑衣军手持弯刀，还有三头巨大的战象，由领军将领乘坐，吹响了进军号角。巨大的战象冲过来，气势很足。我们的于阗兵没有见过战象，起初都很害怕。战象体形庞大，怒吼着，声震寰宇，在前进中战象那巨大的蹄翻飞，踩着战车和兵卒，就像是踩烂一枚水果一样轻而易举。在战象的背上，黑汗王将领挥动亮闪闪的弯刀，指挥兵马前进，黑汗军簇拥着几头战象，杀气腾腾，向于阗军的军阵而来。

于阗军的骑兵、步兵、弓箭手，还有埋伏在两侧的骑兵冲锋队，按照我的部署，分拨次迎敌。敌人的兵锋可以让开，然后我们从两侧进行攻击。

黑云笼罩之下，大地一片晦暗。只听见刀剑的碰击声，人马嘶喊声，利刃刺入人的身体发出的吡吡声，响彻云霄。这样的战斗是残酷的，血流成河的，也是佛祖不愿意看到的。可于阗没有别的选择，要么灭国，要么存活。于阗兵在我的指挥下，有勇有谋，分多次冲击，佯装退却，然后再次反身迎击。

这场战斗打了整整两天，近万名黑汗王的军队被我们杀死杀伤，少数黑汗王的军士逃走。我的于阗兵还俘获了一头战象。这头战象腿部中箭，跪地不起，身上的彩色方台脱落，方台上坐着的黑汗王副将跌落下来，被于阗兵捉住后杀死。

这场仗于阗大获全胜。我很高兴，脸上的风尘中带着血腥。我能闻到那沙场上无数死去的兵士的血流出来滋润土地的气味。这使我内心复杂，我想到佛祖像的慈悲面容。我在想，世间的战争是必须发生的吗？世间的苦难是我们必须承受的吗？

这是在于阗天尊四年，也是大宋开宝三年（970）。我决定把战胜黑汗王的消息传递给敦煌时任归义军沙州节度使曹元忠。在信中，我告诉他，我出征疏勒获得大胜，打败了黑汗王朝的军队，俘获了一头战象，还俘虏了很多敌人的士兵，想把俘获的战象，进贡于大宋皇帝，希望获得他在敦煌的接应。

曹元忠是我的舅舅，我们亲密无间。等到俘获的那头战象的腿伤愈合之后，我让人把巨大的战象装上马车，经敦煌，送往中原大宋的都城开封汴梁。我能猜想，我的使团到达敦煌后，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我的舅舅曹元忠如何的惊讶和欣喜。我在于阗抵挡黑汗王朝的攻击，就为敦煌守住了西南方面的大门。我听说，战象在敦煌展览了几个月，之后，到开宝四年（971），我派于阗大僧吉祥率领使团，携我的于阗国国书继续东行，向大宋进贡战象。吉祥使团带了不少贡品，除了这头战象，还有玉团、白毡、马匹等很多礼物。

现在，我在这个曹氏功德窟内，看到敦煌的张氏、曹氏两族几代人，都绘制在这个洞窟的壁上列队供养。前面有张议潮、张淮深、索勋等人的供养人像，接着，是曹议金的高大的供养人像，这显示了曹氏归义军和张议潮开创的敦煌归义军的继承关系。曹议金的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三个舅舅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以及第三代曹氏归义军首领曹延恭、曹延禄等的画像历历在目。在洞壁的另外一侧，是敦煌归义军的主要将领、押衙等，第四组人物，则是敦煌的高僧大德，僧界代表人物，很多人，我就不认识了。

我是一股风，在这个洞窟中盘旋。我是怎么来到敦煌莫高窟的呢？我感到疑惑，聚精会神想着我的来路。啊，我想起来了，在于阗国王的王位上，我一共在位十年。我的性格不像我父王那样豁达开朗，我总是有些忧心忡忡。可我预感到西来的黑汗王势力凶狠，他们对于阗的威胁并不容易解除。与他们作战，虽然我打了一场场的胜仗，还俘获了他们的战象，进贡给了大宋朝廷，获得了大宋的嘉奖，但我所面对的真正威胁并没有结束。我积劳成疾，在位十年之后，就去世了，我被葬在王城西

南边于阗国王家寺院后的陵墓中。很多年过去，我的儿子、于阗国王尉迟达摩也已死去，他之后的于阗国王尉迟僧伽罗也去世了。最后，是于阗国也不在了。于阗最终被黑汗王朝所击破而灭国。

于阗国自此消失了。地下的我知道大地之上的所有家国震动。这些我看不到，但风会说话，风来到地下，在墓穴中告诉了我。我的肉身腐朽，已不存在了，身形不再具体，可我渐渐变得透明，变成了无形的风。我似乎听到敦煌在召唤我，敦煌是我的儿时记忆，是我少年的欢乐，是我青年的欣喜。有一天，我忽然就飘出了陵墓，看到的是大地完全改换了模样，于阗国已不再是佛国，一轮新月在于阗上空升起。

我就这样以一股透明的风的形态，来到了敦煌，在我儿时生活过的地方盘旋良久，寻找记忆中的蛛丝马迹。可才过了几十年，太子宅里住进了新人，不再是敦煌太子和公主在敦煌的暂居之所。太子庄也破败了，成了一个养马场。我倍感神伤。

我又来到敦煌莫高窟。我看到，一阵阵大风把沙子从远处的鸣沙山刮过来，在莫高窟的山崖上形成了一道道沙的瀑布。空气里弥漫着沙尘，十分呛人。我在曹氏功德窟内待了一阵子，心心念念想了这么多，泪水也变成了无形的珠子四下洒播。我忽然想到，我要去找到另一个洞窟，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跟随我外公来到莫高窟上香礼佛时，画工曾端详着我，把我画在了洞窟的供养人群像中。可那个洞窟在哪里呢？

我飞到莫高窟的半空，寻找着那一次我随着外祖父、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前来敦煌的记忆。是的，当时，在一个洞窟内，外祖父带着小小的我礼佛上香，祈祷于阗国和敦煌归义军万民有福，国泰民安。那个洞窟在哪里呢？里面的洞壁上，有我小时候的画像。

我找啊找，一个个洞窟外面都是流沙，流沙将洞窟口变成了沙帘，我的视线受到了阻碍。好在我是透明的，我很轻盈，没有人能够看见我，我却能看到他们所有人。我没有语声，却有自己的记忆。

我找到了。这个洞窟是覆斗形洞窟，洞顶绘制有藻井，四披绘制的是千佛。正西的洞壁没有开龕，沿着从南到西再到北壁，在墙脚凿出了马蹄形的佛床，塑有彩塑的三世佛像，最中间的释迦牟尼佛像坐在须弥座上，结跏趺坐，另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的塑像，还有两尊菩萨像左右胁侍。在洞窟的南北两壁，还塑有一佛二菩萨，这个洞窟一共有十一身塑像。此时，我一下想起来了，所有的记忆都复活了。就在这个东窟的甬道南壁，左手，第一身供养人像就是我的外公曹议金。在他身后，画了一个童子像。那个童子就是我。在童子像的身后，画的是一个持弓箭的侍从。在北壁相对应的地方，画的是我的舅舅、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他身后也画了一个童子像和一个持弓箭的侍从。

在我外公身后的童子供养人像边上有一则题记，我飘过去辨认，我认出来了，那几个字是：戊戌年五月十五日从德太子。

我找到了。我叹了一口气，又略略有些兴奋。我扑过去，一下子附着在洞壁上那幅童子像身上，我成为了有形的从德太子。不过，那时候我刚刚四岁，我还很小，不知道未来的世界那么广阔，不知道我还成为了于阗国王。我回到了童年时代，在洞窟里，你要是仔细看，我会向你眨眼睛，可你再定睛一看，我就会一动不动。

第十窟

第17窟，一个学者



这是一座附着于第16窟的小型洞窟，其门扉开在16窟北壁之上。进去之后，可见其内部空间不大，约有8平方米。总体呈方形，四边长不到3米。抬头看去，有一个覆斗形的洞窟顶，洞窟高近3米。

在洞窟的北壁下端，建有一个长方形的禅床式样的供坛，禅床或供坛上，赫然坐着一尊塑像。仔细看，这一尊塑像和敦煌洞窟的很多塑像大为不同，这尊坐像，并不是佛像、菩萨或者金刚像，而是一尊纪念僧人的塑像，身着僧衣，表情安详。这尊塑像就是名噪一时的洪 誓塑像。

在洪 誓的塑像背后的墙上，绘制有两棵对称分布的、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树上挂有书囊和水瓶。菩提树下，左右各绘有一位女子的站立像，分别是近侍女和一位女尼像。近侍女扎双髻，右手持杖，左手托着一方汗巾。

在洞壁的西面墙壁的北端开有一个佛龕，在佛龕内并无佛像，向内镶嵌着一块石碑，石碑高1.5米，宽0.7米。根据碑文，可以得知这个洞窟是高僧洪 誓的纪念窟，也称为“影窟”。碑文的内容正是当时的朝廷颁给洪 誓的“告身”文书、敕

牒诏书。在碑文中，洪 誓被称为是“京城内外临坛大德赐紫衣充河西释门都僧统摄沙州法律三学教主”，也就是说，洪 誓曾是河西地区僧人的最高统领。

这个编号为017窟的洞窟，就是大名鼎鼎的敦煌“藏经洞”。1900年5月26日或6月22日（研究者对此有不同说法），道士王圆篆在清理第16窟甬道的泥沙时，偶然发现在北壁上有一个封闭起来的窟门。他打开门之后，发现里面有一个方形洞窟。洞窟内存有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大量佛教经卷和各类文书以及绢画，达5万件之多。由此，敦煌才逐渐走入到现代中国人的视野之中。

我到敦煌是来看望我的同学赵娉婷的，她在敦煌研究院工作。自从前年我们在工艺美院研究生毕业后，她就跑到敦煌，在研究院里当了一名壁画研究者，宁愿过着远离尘嚣的生活，整天和莫高窟中那些千年前绘制的壁画打交道，让我很吃惊，也很佩服。

她来到莫高窟，缘于我们毕业之前的一次社会实践。美院的毕业社会实践走的路线非常漫长，这样的社会实践，纵横万里之遥，时间跨度在半年以上。我们从北京出发，先到新疆南疆，从于阗再一路向西，靠近阿富汗，考察犍陀罗文明的遗迹，再向北，到达克孜尔石窟群，然后就往东走，经过吐鲁番的交河和高昌遗址，再进入敦煌。在敦煌莫高窟，我们都惊呆了，历时一千六百多年的营建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无比丰厚。那时，我就感觉赵娉婷看敦煌壁画时，眼睛放着光芒。

后来，我们去河西走廊附近的炳灵寺石窟，去麦积山石窟，去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再去四川的一些石窟，继续向东，一直到达山东青州，寻访汉、唐时代的西来东传的文明轨迹。这样的社会实践，走了大半个中国，行程万里，历时数月，真是让学子们开眼。然后就是毕业，然后就是我们的各奔东西。我留在北京艺术研究院专心研究雕塑，赵娉婷西行，到达了敦煌。

这次我来敦煌莫高窟，是在十月国庆节假期之后的某一天。在这个季节里，敦煌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凉，秋衣秋裤穿在身，早晚还要披上一件大衣。此时，大部分游客更喜欢到南方阳光明媚的海边游玩，敦煌呈现出喧嚣过后的一种清静。在敦煌市内，看不到更多的外地人，都是本地人在活动。

我在敦煌市区周围，寻找着一千多年前粟特人在这里的聚集区和生活区的遗迹。这需要依靠史料的指引，也要依靠当地朋友的引导。让我感到失望的是，汉唐时期在敦煌的粟特人聚集区，如今是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我在甘肃省博物馆看到一些出土文物，特别是粟特人的石棺围屏，令人惊叹，可敦煌的粟特人遗存极其少见。

莫高窟的秋天是绝对的清静。早晨起来，就能看到大地之上一片白色的寒霜。干燥的空气里，初升的太阳迅速把大地温暖，寒露逐渐消失。在赵娉婷的引导下，我在莫高窟的身后西边崖壁上高地，从远处观察莫高窟周边的所在。在莫高窟对面，三

危山逶迤而去，在莫高窟的东边，大体是东北到西南走向，显得谦逊低矮，并不高。公元366年，一位法名乐僔的和尚来到这里，从三危山映衬的霞光万道看到了佛光胜境，内心里顿生敬畏和喜悦，于是在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坐禅洞窟，莫高窟由此开端。

如今，大部分游客来到敦煌，要先在敦煌文化中心看电视片，就能领略很多洞窟里的壁画和雕塑的美，这样就能防止更多人在洞窟里哈出二氧化碳，毁坏那些千年以前绘制雕塑的珍贵壁画和雕塑。这是敦煌研究院的一大功绩，在研究、保护、利用、开发等方面实现了艰难的平衡。

我算是一位专业的雕塑研究者，在敦煌市和敦煌研究院也有一些朋友，除了关心粟特人遗迹，我来到敦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去莫高窟第16、17窟实地探访。我告诉赵娉婷，让她带着我，给我一个下午的时间，专心在洞窟里坐禅。我的这个请求经过了院长特许，因我是雕塑研究学者，又是赵娉婷的同学，她答应带着我去探访第17窟。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兴奋。我们在莫高窟的会面十分亲切。两年过去了，细高挑的赵娉婷还是那么的清秀美丽，目光中含着执着和单纯。我其实暗自喜欢着这个女孩，但一直没有说出口，想来一切都是缘分，强求也是不行的。一晃两年过去了，天各一方，我还惦念着她。

她说，你这次来，应该好好看看敦煌彩塑，可你偏偏对藏经洞感兴趣，你是咋想的？

我笑着说，娉婷，我在北京天天研究雕塑，都嫌烦。所以，我特别想看看藏经洞。

她说，两年前的那次社会实践，咱们没有去过藏经洞。一般人不知道，第17窟就是著名的藏经洞，它是第16窟的甬道北洞壁上开凿出的一座小型影窟，是16窟这个大洞窟派生出来的小洞窟。

我说，对呢，听说，17窟藏经洞，是道士王圆箓在1900年左右发现的。他雇人在清理16窟的甬道积沙时，雇工发现北洞壁上似乎有缝隙，赶紧呼唤王圆箓，于是发现了17窟，也就是藏经洞。

嗯，是这样。王圆箓那时住在莫高窟的下寺里，敦煌有上、中、下三个寺庙，上寺和中寺住着喇嘛。他一个道士，住在下寺，看守着洞窟。一个道士看守一个佛教圣地，实在有点奇怪，后来到敦煌研究院，我才明白，这个王圆箓道士实际上是个流浪汉，他以道士的身份住在莫高窟比较便利，后来就由假变真了。

这个王圆箓，是个罪人啊。他发现藏经洞之后，里面的几万件文书宝贝都流出去了。

赵娉婷说，没那么简单。王圆箎也干了很多好事，只是他的认知有限，有局限。他发愿整修残破的莫高窟，筹集了很多钱款。那是在清末民初，天下大乱，敦煌又在西北偏僻之地，他打开藏经洞，里面堆着的一摞摞纸本、绢本经卷，肯定让他惊呆了。王道士并不知道这些经卷的来由和真实价值。后来，前来敦煌考察探险的斯坦因和伯希和从王道士手里连骗带买，弄走了藏经洞内发现的约五万卷文书的一多半，也是事实。王圆箎卖了很多经卷，可他得到的银子，都拿去维护洞窟了。尽管他对有些塑像的翻新，实际上搞了破坏，可他发愿整修莫高窟的本心是好的。

娉婷，我明白啦。你先带我看看在莫高窟最早开凿的洞窟吧。

她笑了，吴刚，你就是喜欢最早的，最早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那我们就到北京凉早期开的洞窟，第268洞窟去看看。

我走进去，感到洞窟里比较寒凉。这268窟是一个长方形洞窟，进去之后，借助上午的阳光，可以看到洞窟正面西壁上，开有一座圆券形的佛龛，在佛龛里塑造了一尊交脚佛像。这座长方形的洞窟进深只有几米，算是一座小型洞窟。在南北两侧的洞壁上，各开了两个对称的小龛窟，南壁的两个编号为267和269，北壁的两个小龛窟，编号为270和271。整个莫高窟一共编号有492座洞窟，这个洞窟就占了5个编号，算是很特殊的。

凑近仔细观察，这南北四个小龛，并不高大，容积很小，小到仅仅能容下一个人盘腿坐在里面。显然，这四个小龛窟，就是供僧人专门坐禅用的。赵娉婷告诉我，也有学者推测，这个洞窟就是乐傅和尚当年用过的禅窟。我说，我并不相信这一说法。

上午的时间里，我们都是在北京凉和北魏时期开凿的洞窟间参访。我试图寻找到早期洞窟的那种风韵，那是北朝时期简朴、生动、大气的美学特征，这只有实地勘察，才能得到确认。

中午吃了饭，没有休息，我就很着急地让赵娉婷带着我，前去探访藏经洞所在的第16、17窟。这是晚唐时期著名高僧洪誓法师所开凿的一个功德窟，是一个中型石窟，进去之后，我感觉进深还比较长，是一个有容乃大的洞窟。主室在最里面，是方形的，西壁设有佛坛，塑造了一组佛像雕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我手里拿着斯坦因当年在这个洞窟里所拍的照片，进行比较后发现，一百多年前，斯坦因在这个洞窟里拍摄的佛像和我眼前的佛像完全不一样，不是五尊，而是有九尊之多，是一佛、两弟子、四菩萨、两天王。

娉婷说，原先的佛像都损毁了，现在的五尊彩塑是后来重塑的。

我看到，在主佛像的背后，是圆券形的北屏，与洞窟顶部连接。佛坛前还有一个供上香的台子。覆斗形的洞窟顶部和四壁都绘有壁画。娉婷说，你看这些壁画，不是原作，都是后来画的。这是第16窟的情况。这时，我才反身去找藏经洞。在甬道北面的洞壁上，有一扇网格铁门，门前有半圆形的四级台阶，门右侧有一个牌子上写着017。这是这个洞窟的编号。也就是说，从这里进去，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我的心在颤抖，有点紧张。赵娉婷带我走进了藏经洞。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洪誓法师的坐禅塑像。17窟是洪誓法师的影窟，影窟的意思，就是纪念洪誓所开凿的专属洞窟。只见洪誓和尚的坐禅像，以真人大小比例塑造，他的塑像端坐在台地上。洪誓塑像神态慈祥庄严，眼望前方，身披袈裟，一看就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大德。

在藏经洞没有发现之前，是洪誓法师的塑像一直看守着眼前的五万卷敦煌文书吗？

不是，赵娉婷说，洪誓的塑像在这个藏经洞封闭的时候，就搬到364窟去了。他的塑像重新搬回来，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我注意到，在洪誓和尚塑像背后的洞壁上，绘有两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菩提树的叶子是青绿色的，树干和枝叶枝蔓横生，树上还有紫藤垂下。在左右两棵树旁，分别站着一位梳着双髻的近侍女和一位比丘尼。近侍女穿着圆领长衫，有腰带，右手持着一杆顶端弯曲下垂的长杖，左手拿着一块布巾。她身旁的那棵树上挂着一个布挎包。洪誓坐像左侧的比丘尼画像，则是双手持着一柄长杆纨扇，身穿红色交领袈裟。她身边的树上挂着一个红色有菱形图案的陶水罐。我走近了仔细看，壁画上的近侍女和比丘尼完全是唐代风格的女相，脸部饱满生动，神态安详，姿容整洁，表情很纯净。

赵娉婷笑了，唐代的女子很美好呀。尼姑也美丽呢。

我说，没有你清秀呢。我拿出常书鸿的《敦煌，敦煌》一书，给她念到这一段：

1954年10月25日，是千佛洞有史以来空前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晚上，新安装的电机开始发电……我听得轰鸣声，急忙从下寺跑出来，一下子冲进第16窟甬道中的第17窟那个有名的藏经洞中去。……我要亲眼看看，在强烈的灯光下这座半个世纪以来历经劫难的石室纤毫毕露、空无所有的现实情况。我对北壁上那两幅唐代供养仕女像审视良久。她们从这个石窟创建时起，就寸步不离地看守着石窟中的一切，她们是藏经洞惨痛历史的唯一见证人。现在，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看见她们正在向我露出动人的微笑，这是多么令人动心的幸福微笑啊！……

赵娉婷说，常先生写得很有趣，你再仔细看看，她们在冲你微笑呢。

我凑近洞壁上近侍女和比丘尼的画像，仔细观瞧，并没有看到她们的表情带有微笑。我说，这一定是常书鸿当年的幻觉吧！难道在这个洞窟中，能产生奇妙的幻觉？

赵娉婷说，你不是想在藏经洞中打坐坐禅吗，这是你来莫高窟的一个心愿，现在，就是实现的时候。她带着一个圆垫子，递给我说，你就在这里和洪誓和尚聊聊天吧。我就先不陪你了，等会儿我来接你。然后，她就走出了洞窟。

现在，藏经洞里重归寂静。我把垫子放在洞窟里的地上，盘腿坐下来，闭上眼睛。在这个洪誓和尚修禅的洞窟里，此刻，像是时间停止了，凝固了，非常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我神思缥缈，我内视自我，能够看到我周身的小宇宙在旋转。是的，有时候人自己就是整个宇宙。我的宇宙慢慢变成小一号的银河在旋转，巨大的银色旋臂带着无数恒星和行星在转动，我要寻找我自己的家园，地球。我看到它在群星中间是那么孤独，我凝视地球，放大地球的表面，山河渐渐呈现了走向。我瞩目于中国所在的欧亚大陆，随着地球的转动，我找到了河西地区，在祁连山的北面，河西四郡星罗棋布。我找到了敦煌市，三危山，莫高窟，我放大我的视力，我看到了九层楼，也就是第96窟，然后，我渐渐看到了第16窟的门，我走进来，洞窟内一片阴凉。我在甬道右侧看到了第17窟的台阶，我走进来，看到了洪誓和尚塑像，朦胧中感觉到有一点微风拂面。

我睁开眼睛，恍惚间看到洪誓和尚正在对我微笑。是的，他正在看着我，周身有一种银光，让我感到微微的炫目。洪誓确实在我的对面安详地看着我。这难道是量子纠缠或者是多维空间里的复活？

施主，从哪里来？他发问道，声音像是透过了一层水那样带着波纹的颤动。

北京。洪誓法师，我是个研究雕塑的学者，这次来，就是为了看看您。

谢施主。我早就预料到你会来看我，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事情，见到了太多的人。我也想告诉你我所见，所想。他的声音依旧像是从很深的洞里发出的。

我摸了摸我的脉搏，还在跳。这不是做梦。但我依旧觉得诧异，洪誓法师，我知道您是唐代河西地区的都僧统，掌管河西的佛教事务，您权力很大啊。

洪誓笑了，没有什么权力，只有一颗向佛之心。现在，被你们这些后人编号的、外面这第16洞窟，上面的二层、三层还有365、366两个洞窟，都是我在大唐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开始修建的，前后建了十多年的时间。依着山崖还构建了三层木构窟檐，费了我好大的劲。

我感到很惊奇，啊，洪誓大师，这个一层的16、17窟，二层的365窟，号称七佛堂，三层的第366窟，都是您的功德窟？

嗯，都是我在当年所建的功德窟。那时候，这个洞窟叫作吴和尚窟，因为我姓吴。这组洞窟在当时算是规模宏大。你知道的，年轻人，大唐在安史之乱后江河日下，更需要弘大佛法，重振盛唐风貌。施主，我知道你是带着疑问而来。你问我，我是有问必答。

我忽然兴奋起来，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啊，洪誓法师，那我就问第一个问题，王道士王圆篆是不是千古罪人？

洪誓微微颌首，说道，这个王圆篆发现藏经洞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六年间，也就是1900年的5月26日。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实际上是从陕西来到这里的行乞人。为了谋生，就自称道士，住在莫高窟的下寺里，发愿一心向佛，并开始清理洞窟内外的流沙积土。他打开了这个洞窟之后，看到了从地上一直堆到窟顶的一卷卷的佛经写本文书，摆得整整齐齐，就知道找到宝贝了。

我问，洪誓法师，是谁把这些经卷文书放到这个影窟里的？又是什么时候放进来的？有人说，是僧人为了防止西夏人到敦煌来烧掠经卷，才搜集起来放在这里的，是吗？

洪誓侧脸微笑着看着我，嗯，也是，也不是。你自己看。洪誓和尚的右手轻轻一挥，我看见，在17窟外出现了一些人影，都是僧人，抱着、背着经卷、经文和各类文书，不断地进进出出这个影窟。他们就像是幻影所造就，没有实体，我和洪誓和尚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进来，把大量的经卷搬运进来，很多次，很多天。当然，我所看见的就是一会儿工夫。这是时间的快放，是洪誓法师的法力，让我看到了很多无名僧人把经卷搬进来的过程。这都是发生在洪誓和尚圆寂之后的事情。僧人把17窟洞门用土坯封起来，砌好墙、画上壁画之后，就走了。

洪誓说，你看，其实，在僧人们看来，这些经卷是历代积累，不能毁弃，佛门子弟敬惜字纸，不会让这些经卷和各类俗世文书随便丢在外面，就要放起来。也就是一个平常动作。西夏人当时占领敦煌，外面的局势不稳定，也是一个原因吧。

洪誓和尚把手又一挥，我看到，在对面墙壁上，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在1969年出版的《敦煌写本概述》里的一段话：

这些写本为什么被弃置？藏经洞又为何封闭？伯希和认为，敦煌封藏这些写本，是由于十一世纪西夏人的入侵。斯坦因却持不同观点，他把藏经洞描写为“神圣废弃物的存放处”。比较而言，斯坦因先生的观点更合理一些，因为我们找不到理由要对西夏人隐藏佛典饰物的原因，因为西夏人大概在来到敦煌以前已皈依佛教了。从

大部分的卷轴、绘画、织锦的保存状态较差的情况来看，它一定在洞中堆积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些写本过于神圣，不能随便抛弃或挪作他用，所以只能这样收藏。十一世纪早期，当对这座三层建筑后面的主窟（16窟）进行修复时，洞内的这一大堆数量太多的写本无法迁移到他处保藏，便将藏经洞（17窟）门垒墙封住并且在外面建造一条漂亮的通往主室的甬道。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写本中的藏文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那些汉文本，在当时不具有任何实用价值。

我点了点头，说，这些敦煌文书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实在太珍贵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国际敦煌学。法师，请您接着说说王圆篆王道士的所作所为。

王道士发现我这个影窟之后，他曾拿着部分经卷、文书和绢画之类，去找当时的县令、省学政等人，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可没有人重视这些宝贝，他就把这个洞窟安上木门，拿铁锁一锁，不让一般人进来。有人听说了，就来找他，他就卖给他们一点绢画或经卷，得来的钱加上他自己化缘的钱，在1906年这一年，全部拿来重修了我的三个功德窟，也就是16、365、366窟的窟前木檐，并请当时姓郭的知县写了一个《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你说这个王道士，他是不是有些功德呢？

我点了点头，说，可他后来把藏经洞里的五万卷经卷的几乎一半，卖给了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探险家伯希和。

洪誓的目光这时穿越了我的头顶，说，施主，你看。洪誓的手一挥，我看到，王道士的幻影出现了。没有声音，只有图像，是银色的，边缘有光。只见他身形瘦削，穿着一件松垮垮的道袍，袖子老长，遮住了手臂。头戴一顶圆道士帽，一副落魄道人的样子。但王道士的眼神十分狡黠，眼珠子转来转去。只见他穿梭在莫高窟的各处，和各种人周旋，指挥工匠和雇工清理各个洞窟积沙，怀着好心，却把一些雕像和壁画在修复中搞得更加庸俗。他一副到处奔忙的样子。时空压缩的幻影展示中，可以看到，王圆篆尽管见识不高，在狡狴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有些愚蠢，可他发愿一心向佛，一直到死，都在为莫高窟的清理和整修奔忙。

这个王道士，他以各种方式募集到银圆二十多万，全都用来整修莫高窟了，没有贪污挥霍吃喝玩乐。他还雄心勃勃，发愿整修九层楼，参与了“太清宫”“古汉桥”的修建，修葺了很多洞窟里的佛像，功未成而死于1931年。他的是非功过，就任人评说了。

我感到了汗颜，我问，洪誓法师，你能让我看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身影吗？法师法力无边，我真是佩服啊。

洪誓法师微微一笑，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做了一个与愿指，洪誓和尚是要让我如愿了。我果然看见了斯坦因的身影。只见他头戴英式圆顶毡帽，身穿英式猎装，左胸口袋处还露出了手绢的白色一角。他脚蹬皮靴，腰扎皮带，风尘仆仆却精神矍铄，

还有一个穿布衣的汉人在他身后，我知道，那个汉人是斯坦因在喀什雇用的翻译和助手，名叫蒋孝琬，平时叫蒋师爷。由王道士带着他们俩，三人前后脚走进了藏经洞，就从我的面前和洪誓和尚的身边擦身而过。

我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可他的银色影子与我穿透而过，并不影响我的存在。我明白那是时空幻影，是洪誓和尚召唤来的斯坦因的身影。斯坦因的表情当时是惊呆了。王道士在他身边喋喋不休，不知道在说什么。斯坦因翻检着堆积如山的经卷，一边看着，一边掩饰着内心的激动不安。停了一会儿，他可能觉得这藏经洞内光线太暗，又十分逼仄，就让王道士把经卷拿出去，放在16窟的主室里。他们走出去了。王道士进来抱了不少经卷出去，放在16窟的主室地上。

斯坦因和蒋师爷两个人在那里仔细翻看，小心翼翼地对待这千年以前的经卷。他们说什么我听不见，一切影像开始快进。斯坦因需要蒋师爷给他翻译。蒋师爷对斯坦因言听计从，即使在斯坦因把那29箱敦煌文书和绢画丝织物运走之后，还派他专门潜入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下来230捆的敦煌文书。忽然，我看见，斯坦因把从王道士手里得到的藏经洞的写本24箱、绢画和一些丝织品5箱，装进马车里，运走了。

我对洪誓和尚说，斯坦因取走的这些敦煌宝物，经过了一年多的路途颠簸，1909年被运到英国伦敦，由大英博物馆收藏。痛心啊。

洪誓说，星移斗转，我说过我见了一千多年里太多的事情。你知道，斯坦因是如何得到王道士信任的？这个王道士最崇拜的人是玄奘法师。斯坦因得知他的喜好后，不经意地告诉王道士说，他也崇拜玄奘。他就像玄奘一样，从印度天竺那边，踩着玄奘的脚印一路来到了莫高窟，而他取走的这些经卷就是天意，印度现在需要这些已经没有了的经卷。这一下子打动了王道士，才有了斯坦因获得这么多敦煌文书的结果。因为，王道士最喜欢的故事就是《西游记》里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

洪誓的手又一挥，这时，我看到又有一个人来了。他骑在一头驴身上，带着几个人。他是法国探险家、汉学家伯希和。他的长处是和王道士用汉语交流——他的汉语说得棒极了。伯希和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我看到他风尘仆仆的身影在莫高窟的旧影中浮现。他浑身都是灰尘，他对敦煌的洞窟进行了编号，还进行了拍照和测量，对洞窟里的各种题记，全都进行详细抄录。然后，云游数日的王道士回到了敦煌，他和伯希和见面了。伯希和绝口不提斯坦因，他只是以他的汉语取得和王道士的绝佳的交流效果。

伯希和说，他肯定要给王道士一笔钱来帮助他清理整修洞窟，他被王道士感动了，王道士也被他说动了，直到把伯希和也引进了藏经洞。我看到，在藏经洞里，面对

那靠墙堆积的古代文书，伯希和的表情是僵硬的，那是他完全被震撼的效果。他压抑住内心的激动，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耐心而快速地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书、绢画都翻了一遍，挑选出6000多件上乘的写本和丝绢，以500两银子的价格，从王圆箐王道士的手中得到了它们。

在时间的深处，我看到了伯希和心满意足离开敦煌的身影。我感到我已经升到高处，不再在藏经洞内盘腿而坐，而是出了藏经洞，在莫高窟的崖壁前，获得了一个全景式的视角。如何形容我此刻获得的那种时空视觉呢？就像是在同一时刻，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都压缩了、折叠了，共时空出现了很多人物，是的，这些人物都是在20世纪出现在敦煌的著名的或杰出的人物。继斯坦因之后，他们在洪誓的法力下，在我如同上帝的视角之下，以全方位、共时空折叠的方式，一瞬间全部显现。这对于我来说，有着科幻世界的那种魔幻感。

怎么说呢？比如说，我看到了那些接踵而至，来到莫高窟的人。继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之后，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人鄂登堡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十多人、美国人华尔纳等欧美日探险家和学者，也都纷纷出现在敦煌莫高窟。他们几乎在同一时空进行着同样的工作：在莫高窟爬上爬下，在一个个洞窟中进进出出，他们中间有的人给洞窟编号，有的在拍照，有的在剥下壁画，特别是美国人华尔纳，盗剥壁画的手法十分粗暴野蛮。他在320、321、323、329、335等几座洞窟中，一共剥取了唐代壁画26铺，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被他装进12个特制的木箱子，运回美国，路途中还弄坏了一箱。第二年，华尔纳带了五个人又从美国来到莫高窟，打算将第285窟的全部壁画剥下来，偷运到美国，这一次因北大学者陈万里等人的阻拦，最终没有成功。

至此，从斯坦因开始到华尔纳终止，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欧、美、日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敦煌藏经洞和其他洞窟内对壁画、雕塑等文物的盗取活动宣告结束。但敦煌宝物已经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大学等研究机构，引发了世界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极大关注。在他们之后，我看到，画家张大千的身影出现在敦煌。他以自己的眼光对敦煌洞窟进行了全面探查，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编号。在编号过程中，他对敦煌壁画进行了大量的临摹，一共临摹了200多幅精美的敦煌壁画。我看到了张大千的身影在敦煌莫高窟出出进进，我说，洪誓和尚，张大千对莫高窟的编号和临摹等工作，有没有破坏敦煌壁画呢？

洪誓微笑，说，张大千啊，如果没有他大张旗鼓地来到敦煌，在敦煌待下来的好几年来进行编号、临摹、办画展，让社会各界关注莫高窟，敦煌莫高窟在当时的社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关注。他后来办的画展引发巨大轰动，客观上促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在1944年的宣告成立。

说到这里，洪誓不用挥手，我就看到了留法归来的常书鸿，第一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影子。接着，岁月荏苒，由黑白渐渐变成彩色，后来，研究所变成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是段文杰，然后是樊锦诗，王旭东……他们带着更多的艺术家做着整理、保护莫高窟的工作。黯淡的画面也渐渐变得明亮。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集合起来，重叠起来，一一演示给我看。

我说，洪誓大师，经历一千多年的风云岁月，您还有什么要说的，您是感到遗憾、痛苦，还是对敦煌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洪誓笑而不答。但我感觉到他的目光早已穿透了未来的岁月。他的目光里有担忧、游移，也有欣悦和满足；有沉痛纠结，也有狂喜和宁静。未来的时间和空间我现在看不到，洪誓能够看到，可他不给我说结果。

他挥了挥手，说，施主，时间到了，你也该回去休息了。

然后，他端坐在远处，形同一尊雕塑，不再说话。

我在藏经洞的坐禅中忽然醒转了。刚才的一切幻影全部消失，我眼前是洞窟内无边的寂静。我无法确认刚才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刚才坐禅时看到的、听到的是不是都是我的幻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眼前的洪誓和尚的塑像显灵，让我看到了这一切。在藏经洞里，我睁大眼睛看去，洪誓和尚的塑像依然端坐在那里。他一言不发，表情肃穆，这的确是一尊塑像，而不是一个活人。

我缓缓地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腿，拿起坐垫，走了出去。在走出洞口的瞬间，我又回望了一下第17窟，我依稀看到洪誓法师端坐的影子似乎在延伸出来，向我告别。我双手合十，以示敬意，然后，我走出了第16窟。

不远处，我看到身穿红衣的赵娉婷站在那里等我。看到我出来走向她，她很惊讶地对我说，你知道你在藏经洞里待了多久吗？

我说，我不知道。她说，整整一个下午。是不是洞中已千年，洞外才半天？走吧，我们赶紧回研究院，晚上院长要和我们一起吃工作餐。他是洞窟艺术史专家，想和你聊聊雕塑呢。

我一边跟着她走，一边在想，要不要告诉她，我刚才在藏经洞里与洪誓和尚说话间所经见的一切。也许，她会觉得我出现了幻觉幻听幻视。

我张开嘴，说出口的却是：娉婷，我这次来，其实是想告诉你，我想到敦煌研究院来，和你一起工作。

我终于说出了口。这句话我压抑了好久，在毕业之后，我一直想对她说。现在，我终于说出来了。她看着我，表情非常生动，她感动了，微笑了，但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慢慢地，她伸出手，轻轻拉住我，说，好啊，其实，我一直在等着你来。我们走吧。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莫高窟外面的一片旷野之地。我忽然看到，就在我的眼前，三危山被晚霞点燃了，我和赵娉婷手拉手，正在晚霞中奔走。我惊呆了，此刻的三危山映衬着霞光万道，就像是一片金光闪闪的净土胜境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确信看到了乐傅和尚当年看到的万丈金光，大地一片金黄，三危山就像是遥远的三尊大佛，过去、现在、未来，都在闪闪发光。此刻，天地之间似乎有某种启示在宣谕，而解读它的人即将诞生。我和赵娉婷，我们手拉手，受到某种召唤，将在敦煌度过这一生。

后记

邱华栋

从上大学时的某个暑假我第一次到敦煌算起，三十多年里，我去过敦煌的次数加起来应该有十次之多。每一次去，我都能在敦煌莫高窟看几个洞窟，都能在附近的鸣沙山、月牙泉和更辽远的周边戈壁地区盘桓一阵子。

这些年，我又阅读了数十种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书籍。我都是当闲书来读的，读得津津有味。这些学术著作时常能唤起我的小说创作欲，按捺不住后，我就写了一部六万多字的《敦煌七窟》，发表在了《十月》杂志上，也作为我的长篇小说《空城纪》的一部分出版了。

但对于敦煌的书写，我还是意犹未尽。我觉得，起码应该写十个敦煌洞窟，从中演绎出十个故事，才能够把我对敦煌近千年的开窟史和历史风云变幻勾勒出来。

2024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的鼓励和邀请，他要我把《敦煌七窟》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指定了编辑来联系督促我的写作。

我当时爽快地答应了，觉得可以借此机会，把我心目中对敦煌莫高窟的文学想象写得再充分一些了。我首先就确立了这部小说的结构：手串串珠式。首尾要相连，连接起一千多年的敦煌传奇。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加写了八万字，这样，这部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变》就完成了。

这部小说算是完成了我一个心愿——为自己的十赴敦煌，做一个充满了小说式想象力的多角度呈现，奉献给自己三十多年的敦煌探访记忆。

因为是串珠式结构，全书分为十个章节，全部章节都围绕一个“变”字展开。世事无常，变字当头。同时，“敦煌变”也是对变文——中古时期的佛教说唱文学样式——的一种回应。

有人会问我，《敦煌变》是不是一部小说集呢？我说，不是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手串串珠式的结构让这部小说的十个章节成为闪闪发光的珠子，被敦煌莫高窟这根结实的绳线穿在一起。小说的时间跨度有一千八百年，然而开篇和结尾，一位叫赵娉婷的女子，作为全篇的轮回式人物，让时间和空间又都凝聚起来、可亲可感起来。

当然，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小说中哪一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我想，大多数游客在敦煌，很难建立对敦煌的更加深刻的联系，转一转、看一看也就走了。而一定有些人，和敦煌莫高窟的那一个个洞窟建立了生命中最为深刻的联系，那是情感的、血缘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联系。这部小说，即是我与敦煌莫高窟深刻联系的证明。

在这部小说中，我将虚构和非虚构的内容进行了联结。非虚构的部分是十个有确切编号的洞窟，每一章节的开篇都是对实有洞窟的内部空间与壁画、雕塑分布的写实性描述。而十个部分的第一人称叙事，就都是虚构的了——如果您从中感受到了“我”视角的代入感，那虚构又拥有了一层“实”的意义。

在这个虚构的部分里，我还涉及敦煌莫高窟自公元三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的一些历史，其中不乏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因而，虚构和非虚构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虚中亦有实。如此一来，小说就是在虚与实之间自由穿梭的。这是我这些年对西域历史书写的一种经验。当然，也与我对于敦煌莫高窟作为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有关，创造莫高窟、成就莫高窟的，有一种天地生民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同时，这种精神又无时无刻不降落在现实的大地上，扎根在现实的大地上。我期待读者能与我一起从更深的层面上认识莫高窟、接近莫高窟、热爱莫高窟。

近些年，我有一个关于西域历史书写的“星群聚集”式的写作计划：从《空城纪》中长出了《龟兹长歌》和《敦煌变》这两部独立的小说，然后，我还要完成一部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流沙传》，这几部长篇小说互相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像是“星群聚集”那样，彼此呼唤着来到我的面前，来到读者的面前。

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又重读了一些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著作，特别是：

《归义军史研究》（荣新江著）、《图说敦煌二五四窟》（陈海涛、陈琦著）、《粟特人与敦煌莫高窟洞窟营建》（沙武田著）、《敦煌石窟中的归义军历史》（梁红、沙武田著）、《涅槃、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公维章著）、《梵室殊严：敦煌莫高窟第361窟研究》（赵晓星著）、《“画”中有话：敦煌石窟百讲》（敦煌研究院编）、《敦煌民族史》（杨富学、张海娟、胡蓉、王东著）、《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荣新江著）等著作，对我的启发很大。

在此，向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们致敬。没有这些年敦煌学的发展和国内外杰出学者们的细致的研究，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许无法展开我文学想象力的翅膀，进行另一种对敦煌的书写。

我也希望阅读这部小说的朋友，能够以你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建立起与敦煌莫高窟的深刻联系。

2025年夏天